

字.的.字.體

譯 趙 羅 韃

FONTAMARA

by

IGNAZIE SILENE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行印社版出立獨

MG

1546.45

2/3

死了的山村

原名方塔馬拉

(Fontamara)

原作者 Ignazio Silone

英譯者 Gwendolyn David 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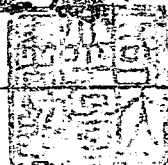
Erie Mosbacher

譯者 趙 蘿 蕤



3 1760 6537 7

行印社版出立第



死了的山村

(原名方塔馬拉)
Fontama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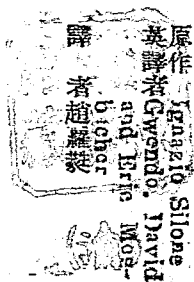
緒言

我現在所要記下來的是去夏在方塔馬拉所發生的事。

請想方塔馬拉是馬錫最加窮最簡陋的村子，在已經開拓的富其諾湖北。那裏有一百左右破爛，不成形的，一層頭的小茅屋，被時間燻黑，風雨剝蝕，簡陋的用各種瓦片石片作着屋頂，圍着多石的山尖上一個殘破的教堂。這些不用石砌的小屋大半只有一個出口作為門，窗與煙窗。男人、女人、小孩、驢子、山羊、母鷄在裏面生存，睡覺，飲食，繁衍牠們的族類。

假如沒有我所要記下來的那些事，對於方塔馬拉本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在方塔馬拉度過了一生中最早的二十年，除此之外，亦更無可說。

在還二十年中我知道了方塔馬拉的天，雨，雪，茅屋，教堂，聖賢節，飲食與貧窮的單調；那無窮竭的貧苦，子傳其父，父又傳其祖父，而這些祖父又是累代窮苦的後



緒

言

1

渝 2514

人。人獸與大地本身的生命似乎已注定了要在一個無窮竭的輪環裏迴轉，是一個自然的輪環，不感受時光的變遷。

先下種，後除草，後修剪，後排葉，後收割，再採摘葡萄。以後又是什麼呢？

下種，除草，修剪，排葉，收割，採摘葡萄。

永遠這樣。絕無變化。年日過去了，年日堆積起來了，年青的長老，老的死去。下種，除草，修剪，排葉，收割，成籬不絕。以後呢？接着又有些什麼呢？毫無任何變化。年年都像去年，季季都像前季，代代都像上代。

氣候惡劣的時候？居民就忙着家務；也就是說各往控訴。在方塔馬拉家家都有親戚關係。照例，一般的小村子，家家都是親戚，因此有相同的利益，亦因此而互控——永遠是同樣的舊口舌，同樣吵不完的爭端，那些代代相傳不了的懸案，無非是要確定某一堆荆棘的主權。這堆荆棘即使燒光，也不能就此結束了案子。

完全沒有出路。你可以每月放開二十蘇地，三十蘇地，在夏季甚至可以多到一百個蘇地，而也許一年攪成三十里拉，但是一場病，或是什麼別的不幸一到，就把十年的積蓄喫光。因此就得從新開始；每月二十蘇地，三十蘇地，一百蘇地。然後又從頭來。

在這期間，下面平原上已起了種種改變，但是方塔馬拉却未有任何變更。土地瘦瘠，乾燥，多巖石，這些瘦瘠的地是分丁了又分，押了又押的。農人沒有一個能有幾畝以上的田

地。

八十年前富其諾湖之被汲乾，已使馬錫加全地的氣候永遠較前炎熱，以致四週的山地從此不能墾植，完全毀壞。橄欖林也完全被毀。葡萄害病，不能常期豐熟。這些葡萄必需在初雪未下十月終了時收成，可以製成一種極兇而辣的酒，像這些製酒的可憐的農人中多半還命定了自己飲喝此酒。

汲乾了富其諾湖而被墾植的土地算是義大利最肥美的土地了，但這些土地的開墾還不能抵償損失去的土地。這一帶地方的農人幾乎完全淪為農奴。每年出產的財富不能保留在本本地，必需移至都市。一個所謂託羅尼亞親王就主有了富其諾八千畝地，還有羅馬的坎巴涅和德士根尼的一大片。

這位親王是一個奧凡爾涅人名託羅尼的後裔，這託羅尼是在前世紀之初跟着一團法國軍隊來到羅馬的。他先靠戰爭投機，後來又靠和平投機。後來又靠鹽投機。他靠一八四八年之戰及以後的和平投機，後來又靠一八五九年之戰及以後的和平，他又在蒲蓬身上投機，後來又乘他們的失敗投機。一八六〇年後，他又順利的掌管了一家法國，西班牙，尼波利合夥的公司，為汲乾湖水的緣故，建造了一個出口。他賤價買了股份。按照尼波利王所給予這公司的權利，託羅尼對於這些開墾地可以有九十年的物產權。但是為要報答他對於比得蒙朝的政治上的支持，這種權利已擴充至永久，並賜他以公爵的頭銜，後來又賜親王。比

得蒙賜給他的封贈是他們自己權力所不到的賞賜。

這個所謂託羅尼亞親王，現在已有了他自己的武裝衛隊來保護他的神聖的產業。一條四十哩長的運河圍繞着他的浩大的地產；要在地產上去必須經過夜間吊起的許多懸橋。約有一萬個窮苦的農人在他地上工作，那所謂託羅尼亞親王把地租給律師，醫生，檢察官，教授以隣境的富農，這些人又轉租或自墾，雇用窮農作日工。在富其諾盆地週圍各較重要的地點，每天早晨都有農工市。這些佃戶就在那裏雇定了幫手，以日為期。這些農民則每天須走三哩至八哩的路去作工。

託羅尼亞親王在富其諾所得年入之巨富，這些農人的貧苦比起來何止天壤。富其諾每年供他四千噸甜菜，一萬五千噸麥子，二千噸蔬菜。

富其諾的甜菜就是歐洲最重要一個製糖廠的原料，但是在種糖的農人看來，糖還是一種稀罕的奢侈品，只有在復活節的糕餅裏，一年進門一次。幾乎所有富其諾的麥子都城去被製成麵包糕點和餅干，甚至餵狗餵貓。可是種糖的農人必需喫大半年的玉米麵。農人們從富其諾所得的唯有挨餓的工價，這種工資只足以使他們不死，還不能使他們

有一個時期，農人們曾設法出境到美洲去，在大戰以前，有些方塔馬拉的村民竟曾到廷和巴西去碰運氣。那些成功的不再回方塔馬拉，就在近處住下了，還能靠自己的積

嘗收點成果。失敗的就回到方塔馬拉，重又墮入一般的野獸似的惰性之中，同時却仍然保留着那失去的樂園的印象，那只看了一半的海外生活的夢想。

這種生活雖然已停滯了許多年，但在去年不多幾個禮拜之中却發生了幾件事，震撼了方塔馬拉的基礎。這些事沒有立刻出現在報紙上，只在數月之後才有謠傳漸漸演出來，傳到義大利和外國。

方塔馬拉，一個不見於地圖的村子，忽然被人討論起來了。有些人甚至用方塔馬拉來代表大部份的義大利——即義大利南郡。

我已經說過，就是在方塔馬拉附近出生的，而且在那兒住過二十年；但是因為已經離開了那地方多年，所以對於傳聞來的那些在方塔馬拉發生的事不覺覺得十分奇突。我不免覺得這些事絕對不會發生過，必是由於什麼理由被人捏造出來的，和許多其他的故事一樣，而且發生在這樣遼遠的村子裏，使人無法核驗。我立刻想設法找直接的消息，但是我的努力都失敗了。

這件事已開始從我腦筋裏淡下去，但是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很晚，發現三個農民兩男一女作一堆兒睡在我家的門口，我立刻從他們的頭飾和蓆袋上看出，他們是方塔馬拉的村民。他們看見我走近便都站了起來，在汽燈下我認識他們的面龐。是的，他們是從方塔馬拉來的。

一個高而瘦削，巨大的老人，舉動像熊一般的遲緩，一張灰色多毛，驚恐的臉，站在我面前。在他背後的影子裏站着他的女人和兒子。他們進來坐下，開始講他們的故事。

那老人先開口。他的女人接着講，然後是那男人，然後是女人，然後是男人，然後又是女人，然後是他兒子。最後男人又接着講。等到他講完，天已微明了。

他們所說的話就在這裏。

但是必需說明兩點。這故事和傳統的文學上所描寫的南義截然不同。人人都知道，在書上，南義是個幸福美麗的地方，農民們唱着歌快樂的去作工，火車的村姑美妙的回唱着，穿着美麗的傳統的土裝，而鄰近的樹林裏夜鶯也在唱。

但是在方塔馬拉却從來沒有過這些事。任何人想在這故事裏找尋「地方色彩」是喪失望的。也不會發現一個描寫方塔馬拉居民的傳統服飾的字樣，也沒有一個方音字。方塔馬拉沒有樹林，山邊是乾枯荒禿的——像大部份的阿般寧，這是事實。鳥兒很少，絕對沒有夜鶯。在本地方音裏根本沒有夜鶯這個字眼，農人們並不合唱，也不獨唱。甚至喝醉了酒他們也不唱。上路作工去時更不。

他們不唱歌，他們咒詛。他們用咒詛來表現任何強烈的情感，不論是喜歡或是忿怒。關於他們的咒詛，更無富於想像力的地方。在這方面，他們並沒有類如佛羅稜薩人的想像力。

方。他仰光叫着知道的二三聖賢的名字咒罵，永遠用着同樣的字眼。

在我年青的時候，方塔馬拉唯一唱歌的人是一個皮匠，他只知道一隻歌，是遠在阿比西尼亞戰爭開始時的一隻，開頭是：

啊，巴爾地塞拉，

小心那些黑人……

這句警告天天重複，自朝到晚，而唱着的聲音也隨着這皮匠的長老的愈加悲涼。這句警告使方塔馬拉發生了普遍的恐怖，怕的是巴爾地塞拉將軍一時魯莽，失神或大意，結果還是相請了黑人。

許多年以後我們知道這災禍確實發生過，而且在我們尙未出生之時。

第二點是這樣。我該用什麼語言來講述這故事呢？

不要以為方塔馬拉的居民是講義大利話的，在我們看來，義大利語是學校裏學來的，如同拉丁，法文與世界語。義大利語像一種外國語，一種死的語言，這種語言的詞彙與文法的發展與我們和我們的思想或表現的方式毫不相關。

自然有在我之先的兩義鄉民曾經講過也寫過義大利語，正如我們進城穿乾淨鞋子，硬領和領帶。可是一眼看去已足夠顯露了我們的不安。

義大利語磨折摧殘了我們的思想，不免添上了一點古怪與無力的拘執，帶有翻譯的意

味。假如一個人必需翻譯，也就不能表現得好了。有人說：「你能善用一種語言來表現自己之前，必需要先學習在這語言裏思想。這話若不錯，則我們說義語之所以費力顯然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用牠來思想。換言之，義大利文化在我們是一種陌生的文化。」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別的方法來使別人了解我們——而人之了解我們對我們已成了生死問題——我們必需盡力運用學校裏學來的語言來翻譯那我們願意人人都知道的方塔馬拉的故事。

雖然我們必需借別人的喉舌來講這故事，但講述的形式至少是我們自己的。至少這是方塔馬拉自己的藝術。我們幼時在長夜手紡織的節奏中已經學來了。

講故事的藝術，字復一字，行復一行，句復一句都彷彿紡織的古藝，線復一線，色復一色，清楚整潔，固執明顯的放在衆人面前。你先看見玫瑰的莖，然後是葉，其次是花，然後是花瓣。你在開始時就知道是一朵玫瑰了，因此城裏人覺得我們的出品是粗獷而簡陋的。但是我們曾經想到過到城裏去銷售牠們麼？我們曾經把牠們拿出來求售過麼？我們曾經求城裏人用我們的方式對我們說過話麼？沒有，我們沒有過。

那麼，請讓人人有權利利用他自己的方法來說他的故事。

第一章

去年六月一號是方塔馬拉第一次沒有電燈。六月二號，三號，四號，方塔馬拉還是沒有電燈。

如此繼續了無數日月。結果方塔馬拉對於月亮又習慣了。在月亮時代和電燈時代之間已隔了一世紀，這世紀包括菜油和右油時代，但是一晚上的工夫已足夠把我們從電光又鑽回月光。

年輕人不知道這故事，但我們年老人是知道的，七十年中比得蒙朝人所帶來的一切新花樣可以歸為兩種：電燈和香煙，他們把電燈又拿走了，致於香煙呢，就讓那些抽的人噎死，我們也管不着。我們覺得煙草已夠好了。

第一次切斷電燈時，本不該使我們詫異，但究竟還是詫異。

電燈已幾乎被認為自然的現象了，因為方塔馬拉人從來沒有付過電費。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人付了。其實這一區的收費員也沒有來發送收費單和那些欠了錢的警告書了。我們把他發下來的紙片清煙管。最後一次他來，只保全了他那張皮。不在教區界上喫顯子彈，還算是他運氣。

那人確乎覺得勇敢不如謹慎。他在男人出工只剩女人和小孩在家的時候才到方塔馬拉

來。他非常客氣。他總是帶着副款綉而又求和的神氣來發他那些紙片。

「拿一張罷」，他會說：「不會損傷你什麼的，家裏有點紙片也是方便的」。

但是客氣並不够，有一天——不是在方塔馬拉，因為他很早就不得在這地方插足了，是在我們下面的鎮上——一個趕車的已很明顯的暗示給他聽，說是萬一打着一鎗，可不一定是对付伊諾成卓·拉·萊格個人，而是對一股賦稅。但若是一鎗打對，却不一定打掉了稅賦，是打死了他，伊諾成卓·拉·萊格。所以他不再來了，也沒有人掛記他。他覺得對方塔馬拉的居民取法律的步驟是沒有用的。

「不錯，假如法律步驟可以捉蟻子的話，一定可以大有功效，」他有一次說過。「但是法律步驟既作不到這一層，就唯有切斷電燈」。

電燈原定是正月一號切斷的。後來又說是三月一號，後來又是五月一號，後來是六月一號。最後是六月一號切斷的。

最後發覺的是家裏那些女人和小孩。但是我們男人在放工回家時就察覺了。有些人在磨坊裏，從大路回家；有些人在墓園裏，沿山邊下來回家。有些人在沙井那裏，沿着溪回家；又有其他的人作日工，四面八方的回家。天在漸漸黑下來，我們看見旁的村子都着了燈，只有方塔馬拉還在黑暗中，迷失了，使你在樹林莽叢和糞堆裏找不着牠——我們忽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是詭異，但也還不是。

孩子們覺得是莊極好玩的事。我們的孩子們不常有什麼好玩的事，因此一有機會就立刻應用——走過一個騎機器腳踏車的，一對驢子交配，或是彈鹵着了火等等。

我們回到家時，發現可憐的巴爾地塞拉在大着急。夏天裏他總是修補皮鞋，湊着他家門口的那盞街燈，直到夜深。一大羣小孩已經包圍了他的桌子，打翻了他的釘子，刀和錐子，他的臘，蘇和小皮塊，把他的一桶髒水倒翻在他腳上。他正在拚命大聲叫着本地因鄉聖賢的名字咒罵，他要知道長了這大歲數，半瞎了眼，作了什麼孽，把街燈的光奪去；又說亨勃特國王對於這是荒唐事會怎樣想？

亨勃特國王會怎樣想是很難揣測的。

當然有許多女人也在那裏，恨恨的抱怨着。用不着提是誰。她們坐在家門口的地上，有些在餵着小孩子，有些在忙着煮弄，又有些人在哀號，好像剛死了什麼人。她們爲電燈被切斷而哭泣，好像她們的苦戀將因黑暗而更加可憐。

米契利·桑巴和我在瑪利埃達·召加奈拉的酒店門前的桌子邊停下來了，吉亞柯比·羅索多帶着那頭配種的母驢也出現了，不久彭濟奧·比拉多抗着硫磺噴筒來了，然後是安東尼奧·拉諾契亞和巴爾多維諾·斯吉亞拉巴，去修葺的，和吉亞慶多·巴萊他，凡奈地。桑多，契洛·齊隆達，巴巴西斯多和別的那些到沙井去的人。我們大家都立刻開始講起電燈和賦稅的事來——新稅，舊稅，地方稅，國家稅——把我們已經說過幾百回的事，又說

死了的山村

四

一遍，因為這些事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們忽然發現有一個生人在我們中間了，一個推着自行車的生人。但是在這個時候很難猜測他是誰。

他不是電燈匠，他也不是地方官；也不是警察局裏來的人。他確是個很漂亮的年青人，有一張精緻，剃得很光潔的臉，和一張小小粉紅色的嘴。他那支握着自行車把的手是小而黏的，像一隻壁虎的肚皮。他綁着白綁腿。

我們停住了話。這小傢伙顯然是來宣佈一種新稅的。對於這件事當然毫無疑問。我們也不用懷疑他的來是完全白費時候，他的紙片將和伊諾成卓的紙片享受同樣的命運。唯一可疑的是：到底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加得上新稅的呢？我們大家搜索腦筋，但是誰也想不出什麼。

那時候，那個生人已經用着一種輕佻的母羊式的聲音問了兩三次，問有沒有人能帶他到英勇的召加奈拉的寡婦家去。

英勇的召加奈拉的寡婦正好在那裏，在酒店門口用她的粗大懷孕的身子擋着入口——這是她丈夫戰死後第三或第四次的身孕了。她丈夫給她留下了一個銀的勳章和一筆撫卹金，但並沒有留給她三四個身孕。她丈夫死時既是個英雄，召加奈拉也就常和有來歷的人來往。有一次在本鎮的一個莊嚴的愛國紀念日上，召加拉奈曾在最高桌上佔一席，靠着教皇。他的身孕常顯出穢褻龐大的形狀。教皇並不是瞎眼。

「你又結婚了，我的好太太」，他對她說。她回說沒有。教皇頗詫異的表示她那不可否認的身孕，瑪利埃達預先不會防備就回說：「這是我過去的丈夫所遺」。

由此可見召加拉奈知道如何同有來歷的人打交待了。她請生人在桌邊坐下。他就從口袋拿出一大捲紙，把他放在桌子上。

可能的話，我們一看免紙，也就更無懷疑了。這些都是講賦稅的紙。但是問題依然存在：還能有什麼稅呢？

生人開始說謊了。我們立刻知道他是鎖上來的。我們勉強能懂一兩句話，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他說的稅是什麼。

那時天已漸晚。我們在那裏，帶着我們的工具——我們的鋤，斧，叉，鏟，硫磺噴筒和吉亞柯比·羅索多的驢子。有些人走了。凡奈地·桑多，吉亞慶多。巴萊他和巴巴西斯多走了。巴爾多維諾·斯吉亞拉巴和安東尼奧·拉諾契亞又多聽了一回兒這人的囁咕，也走了。吉亞柯比·羅索多娶就一忽兒，但是他的驢子困乏了，也把他逼回了家。

我們只剩了三個人，還有那鎖上來的。

他繼續說着，但是我們一句都聽不懂。我的意思是誰也不懂到底是什麼上了新稅，又還有什麼還可以上稅的。

結果，那人停止說話了，他回頭對着我——我靠他最近——拿出一枝鉛筆一張白紙說：

「請你簽名」。

他要我們簽什麼名？他全篇的演說我們沒懂上十個字，就算懂了罷，又有什麼名可簽的？

他又回頭對着我旁邊的人拿出鉛筆和那張紙又說：

「請你簽名」。

我旁邊的人也不回答。鎮上來的人又轉向第三人，又拿出鉛筆和那張紙來說：

「你先簽。你簽了別人也就簽了」。

他等於在對一座磚牆說話。誰也不透一個字。我們全然不知是怎麼回事，因此為什麼要我們簽名？

鎮上來的人簡直生氣了。聽他的聲調我們想他一定是在侮辱我們。但是他沒有說什麼關於收稅的話。我們是在等他說新稅的話，但是他定要講別的事。說到某一處，他舉起一根綁在車架上的馬鞭開始在我臉前舞動起來。

「講啊，不會麼，該死的？」他喊說。「為什麼跟你說話不回答？為什麼不簽名？」我同他解釋，我們不是傻瓜，我們不知他在說些什麼，不管他說的是什麼，我們準知道他是因一種新稅而來的。

「我們早已知道了。」我告訴他。「我們知道得太多了。但是我們決不交錢。已經有

了房捐，葡萄園捐，貓捐，狗捐，草場捐，豬捐，車捐，酒捐，也差不多夠了。你還要上什麼稅呢？」

那人對我看看，好像我在講希伯來話。他好像有點失望。

「講了半天，彼此不懂，」他說。「我們講的是一樣的話，却又不是一樣的話。」這倒是不錯。鎮上來的人和農民本來說不明白。他說話就像鎮上來的人，他只能像鎮上的人那樣講話，他不能講別樣話。而我們却是農民。我們只有照農民似的理解一切，按照我們自己的方式。我一生已發覺過幾千回，鎮市上的人和農民是完全不同的。我年青時在阿根廷的大平原。我和各種族的農民講過話，自西班牙至於印地安，我們彼此互懂好像我們都在方塔馬拉。同時每個禮拜天我都和一個從鎮市上來的義大利人說話——他是領事館裏的人。我們講的話彼此都不懂，有些時候簡直完全弄反。

因此我一點都不奇怪，又聽那生人開始重新廢話一遍，給我們解釋他不是講什麼收稅，他和收稅毫無關係，他到方塔馬拉是完全另外一個理由，根本用不着付什麼錢。

時間已晚，且已黑了，他開始劃點洋火。他一張一張的把紙給我們看。倒實在是白紙而不是收稅的紙。完全空白。只有在一張上面寫着一點東西。那人劃了兩根洋火指給我們看是什麼？

「具名者以自己自由的意志將簽名式奉給貝里諾，民團指揮官閣下，作為熱烈擁護上

死了的山村

列話語的表示」。

那人說他就是貝里諾閣下，那些紙張簽名後就要送給政府的。

這些紙張是貝里諾閣下的上司給他的。同樣的紙張已由他的同事拿到別的村子裏去了。這些紙不專是爲方塔馬拉發的，別的村子也有。這些紙其實是呈請政府的請求狀，而這請求狀須要許多簽名。不錯，他沒有把請求狀帶來，也不知那裏面說些什麼。他的上司會把牠寫出來的。他唯一的責務就是來收集簽名，而農民們只消簽名就夠了。

「抹殺而輕視鄉民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他解說。「現在當局又新換一批，他們非常尊重農民而且願意考慮他們的意見，所以我請你們簽名。當局派個官員來徵求你們的同意是你們的榮譽，你們應該乘此機會表示感謝。」

我們還是有點疑慮，但是這時巴爾地塞拉將軍出現了，他已經聽見了那官兒最後幾句的解釋。「好罷」他說，也不顧一切（你知道這些皮匠的）「假如你老先生可以担保用不着付錢，我就先簽上名罷。」

他真的先簽了名。然後我簽，然後彭濟奧·比拉多，他在我旁邊，然後是米契利·桑巴，然後是瑪利埃達。但是其他的人怎麼辦呢？這早晚怎樣去叫他們簽名呢？到這個時候挨戶去收集簽名已是不可能了。貝里諾閣下有了辦法。我們可以口授所有方塔馬拉農民的姓名，他可以記下來。我們就照辦了。只有在一處我們爭得很兇，那就是貝拉圖·維奧

拉。我們儘管講給貝里諾閣下聽，貝拉圖是無論如何不肯簽名的，但是他的名字還是寫上了。

第二張紙已寫滿了名字，那個生人也已經點了三四十根洋火，忽然他發現有樣東西在桌上。這東西似乎使他入迷，又使他恐怖。但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在那裏。他點一根洋火又仔細檢查桌子。他低下頭來望着牠，幾乎碰到鼻子。然後他用手指着桌子，開始用他那副母羊嚎大聲的叫着：

『這是什麼？這樣東西是誰的？誰敢把牠放在桌子上？』

他顯然是去找岔。誰也不回答。巴爾地塞將軍垂覺河回家去了。那生人把這話問了四五遍，同時刻了三根洋火弄個亮點的光。然後我們是看見有樣東西在桌子上了一樣動的東西。

彭濟與。比拉多先站起來，把頭低上桌子仔細看過說：

『這不是我的！』

我也照樣，我對牠看着，碰牠一下，用我的煙桿把牠來回撥弄。我可以發誓不是我。米契利。桑巴只當不懂，繼續抽煙，望着空間。瑪利埃達也把頭低到桌上來，對那小蟲兒看了一陣。這小蟲子這時已爬到了那滿着簽名的紙中間了，她把牠放在手掌心，一下扔到街心。

「真怪」，她說。「很奇怪。一種新的輪子——長而黑，背上有十字形……」
米契利·桑巴跳了起來，開始大喊：

「什麼！什麼！牠背上真的十字麼？你把牠扔了？你是說你真的把教皇他自己的輪子扔了麼？那修好的輪子？應該把你逐出教會，你這可惡的褻慢的女人，你……」

我們都不懂這一陣的怒氣是怎麼回事，於是米契利解釋了。

「這是我去年冬天作的夢」，他說。「我告訴了唐·阿巴契奧，他命令我不要告訴別人。但是現在「牠」出現了，如果瑪利埃達說得沒有弄錯，而且「牠」已經出現，我也可以告訴你們了。這是這樣的：

「你們想必還記得在教皇和政府講和以後，唐·阿巴契奧從聖壇的台階上同我們解釋過，說是農民的好日子就要來了。教皇從基督那裏受了宏恩要把一切需要的賜給農民。我在夢裏看見教皇和耶穌在說話。

「耶穌說：「我們最好把富其諾的地分給那些墾種牠的農民慶祝和約的成功」。

「教皇回答說：「主啊，託羅尼亞親王不肯的……不要忘記託羅尼亞親王曾給聖彼的錢袋獻了很大一筆捐款呢。」

「耶穌說：「我們最好能解除農民們的稅賦，慶祝和約的成功。」

「教皇回答說：「主啊，教皇不肯的：不要忘記，有了這些農民付給教皇的稅銀才給

村二萬萬里拉對聖彼得的金袋裏。」

「耶穌說：『我們最好賜一次豐收，特別給農民們和小地主，慶福和約。』」

「教皇回答說：『主啊，假如農民的收成豐盈，農產物就要跌價了。不要忘記我們的教皇和教魁都是大地主啊！』」

耶穌很傷心，因為他不能替農民們做什麼而同時又要不傷害其他別人。因此那教皇，他是很愛農民的，他說：

「主啊，我們還是自己去看罷。也許我們還是可以替農民們做些什麼，而可以不觸犯託羅尼亞親王，政府或教皇和教魁們」。

因此在和約的晚上，基督和教皇飛過富其諾，和其他馬錫加的村莊。基督走在前面，他肩上背着一個大包；他後面是教皇，他已經得了允許可以從裏面取出任何對農民們有用的東西。

這兩個神明的訪問者在每一個村子都看見同樣的事。農民們在抱怨，咒詛，吵嘴，愈來愈愈窮，不知到那裏去找衣食。教皇看見了心中難過。因此他從袋裏拿出一簇雲彩似的蟲子，把牠們撒在馬錫加，說：

「收下罷，我親愛的孩子們，抓抓你們自己。這樣，你們就可以在空閒的時候，看樣東西來轉移你們的思想，脫離罪惡了。」

這就是米契利。桑巴的夢。當然人人都有他自己解釋夢的辦法，而且許多人簡直不把夢看得認真。許多人把牠來預言將來。我看唯一的好處還是在能使你睡着。但是瑪利埃婆。召加奈拉，很信宗教，因此別有想法。無論如何她極可憐的放聲哭起來了，並且一邊抽咽，一邊說：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假如沒有教皇替我們祈禱，誰來使我們遠離罪惡呢？誰來救我們出地獄？』

但是真里諾閣下却加以完全不同的解釋。

『你們在開我們的玩笑，』他賊說，向桑巴和召加奈拉揮動着他的馬鞭。『你們在開我的玩笑。你們在嘲笑當局。你們在笑政府和教會。』

接着又諸如此類的說着。我們一點都跟不上他說的是什麼。

『政府定要使你們知道自己的地位，』他說。『政府要刑罰你們，你們不久就要從當局那裏知道下文了！』

他還是要說話，但是他倒底要閉上嘴的，我們自己這樣想。但是他還是說下去。他不會閉嘴。

『你不知道麼？假如我控告你，你至少要坐十年牢監？』他對米契利喊着說。『你知道不知道有許多人正在作十年苦工，因為說了比你所說的還要不要緊，不煽惑的話？你活

在什麼世界裏，你這人？你倒底知道不知道最近幾年出了些什麼事。你知道不知現在是誰的主人？你知道現在誰掌權？」

桑巴很忍耐的問他，想使他安靜下去。

「你聽」，他說。「鎮上會發生許多事。至少鎮上每天要發生一件事。新聞紙每天總要出來報告一件事。一年以後你想會有多少事？幾百幾千。一個可憐蟲似的農民怎麼能樣都知道呢？簡直不可能。但是發生什麼事是一件事，誰掌權又是一件事。掌權的人就是當局。有的時候他們也更改名字，但是他們永遠是當局。」

「教會當局呢？掌教權的怎麼樣？」鎮上來的人問，也許他自己就是掌教權。你要知道，我們連這個名稱都還弄不明白是什麼意思。那人得重說好幾遍，用各種不同的名詞來解釋。最後米契利回答說：

「在一切的上面是上帝，天上的主宰，

「在他之後就是託羅尼亞親王，地上的主宰。

「然後是託羅尼亞親王的武裝衛隊。

「然後是託羅尼亞親王武裝衛隊的狗。

「然後，什麼都沒有了。然後什麼都沒有了。然後什麼都沒有了。然後是農民。這就是「一切了」。

死丁的山村

一四

「但是當局呢，他們在那裏？」鎮上來的人越發生氣的問題。

彭濟與·比拉多插進來解釋說當局可以由薪金而分在第三第四類裏。第四類（即狗類）是很大的一類。

貝里諾閣下站起來了。他氣得發抖。他說：「你們等着瞧罷」。于是他走了。

第二章

第二天黎明發生了一件出乎尋常的事，整個的方塔馬拉騾動起來。

一個可憐瘦薄的水泉從一堆石子底下升起來，在方塔馬拉的入口處，形成了一汪髒的水潭。幾步以外，這水鑽入了多石的泥土不見了，後來又復成了一條較為豐滿的溪水出現在山脚下。這條溪水轉了若干灣然，流向富其諾。方塔馬拉的農民總是從這裏打水來灌溉他們山谷下面有限的田，也就是他們唯一的財富的。每年夏天總要因分水の問題大吵架。在枯旱的年份，這種吵架結果就是械鬥。

六月二日第一批下山作工的方塔馬拉農民在路上遇到了一羣修路的人，帶着耙鏟從鎮上來（他們這樣告訴我們）要更改溪水原來在牠自有地有水以來經常灌溉的田和菓園中間的溪道，而把牠改過來沿着若干葡萄園，灌溉若干不是方塔馬拉的田地。這片地是本鎮上一個富有的地主，唐。卡洛大人的，因為無論何時何人去訪他，問：「唐·卡洛在茶麼？」女僕就永遠會回答：「唐·卡洛，大人？他在喫飯，但是你如果願意，可以會見太太。」

起初我們以為修路的在跟我們開玩笑，因為本鎮上的人最高興的消遣就是開我們的玩笑。最近幾年他們所開我們的玩笑，就是講一整天的工夫也講不完。驢子和牧師的故事可

以多少說出他們所作的那類事。

方塔馬拉從來沒有過牧師。教堂的收入不夠養活一個。因此只在重要的聖日教堂才開門，而唐·阿巴契與則從鎮上來作彌撒，傳福音。

兩年以前方塔馬拉的人民曾呈過特別請求，請教皇給我們派一個教區牧師。數天後我們知道我們的祈禱已蒙垂聽。我們必需準備慶祝我們第一個教區牧師的光臨。當然我們盡了最大的能力給他以盛大的款待。教堂是經過了澈底完善的掃除。那條到方塔馬拉來的路也修好，有若干地方且加寬。在方塔馬拉的進口前修了一個大的牌坊。各家門口都飾着青的樹枝。那偉大的一天到了，全村的人都出來歡迎新的牧師。走了一刻鐘以後，我們看見一大羣人向着我們走來。我們走上去迎着他們，唱着讚美詩，背數着念珠。年長的走在前面，巴爾地塞拉將軍也在其中，他是準備講一篇短的演講的。女人和小孩們走在後面。等我們走近了這些鎮上來的人時，我們便分爲兩隊站在路的兩旁，迎接我們的牧師。巴爾地塞拉將軍獨自向前喊說：

「祝福耶穌！祝福童貞女馬利亞！祝福教會！」

這時候那羣鎮上的人也分開了，而那個新的牧師，其實是一老弱驢子，戴着聖飾，被腳踢石扔的走上前了。

雖然鎮上的人常常在發明新的笑話，但這一類的笑話是不容易忘記的。因此我們很自

然的就認爲溪水改道也是笑話。如果有人類真的要開始來干涉上帝所造的原子的話，一切也就完了，不論是改變太陽線，風線和水線。這些都是上帝所建立的。這也就等於聽說驢子學飛，或是託羅尼亞親王已不復是個親王，或是農民不再受換餓的苦；換言之，就是上帝的法律不再是上帝的法律。

但是那些修路的人，已一言不發的用手拿起他們的耙鏟來挖掘新的溪床了。這玩笑似乎開得太過火了。就有一個農民跑回方塔馬拉去報信。

『快跑！去告訴警察！去告訴市長！』他喊說。

男人都不能去。六月裏田裏的活計太多了，因此一定要女人們去。我女人可以把後來的事情告訴你。

對了，你知道女人是怎樣的，事實如此：我們還沒動身以前，大陽已經高了。

起初是誰也不能去。一個要看着她的鷄，又是一個要看着豬。又是一個不能去，因爲是洗碟的日子。另外一個要去和東西準備排葡萄，又有一個要去找麻袋準備打麥子，又有一個要去給山羊割草。其實起初是誰也不能去。只有召加奈拉自動要去，因爲她知道怎樣和和當局者說話。她自己這樣說的。

她又另外找了一個女人和她同去。用不着說是誰了，因爲她也懷着孕。她丈夫已經到美洲去了十年，很難信如此距離會有這樣成就。

「老實不客氣，我們能把這樣一件和人人有切實關係的事，讓這兩個淫婦去代表方塔馬拉麼？」我對桑巴的女人說。

我們當然不能，所以我們去找利沙貝塔·利蒙娜和馬利亞·格拉齊亞，也勸她們去。馬利亞·格拉齊亞帶了齊阿馬露加，她又帶了加納羅卓的女兒，而她又帶了斐洛米娜·加泰納。

我們正在準備出發時，彭濟奧·比拉多的女人嘮叨起來了，因為我們沒有找她。

「你們想偷偷摸摸在我們背後作事，是不是？」她嚷着說。「你們想利用別人，自己上前，是不是？難道我丈夫的地就不要水了麼？」

所以我們就得等她穿好了衣服。但是她不去穿衣，却去找來了斐洛米娜·加斯塔涅、泰邱塔·格幽地塔·斯加卜尼和芳娜拉，也把她們勸着同去。結果我們至少有十五個人等在巴爾地塞拉的店門口準備出發。我們還得再等一回兒，因為召加奈拉還在穿衣。最後她穿了禮拜天穿的最好的衣服，出現了，繫着新的圍裙，珊瑚珠圍着她的頸子，英誰的銀勳章佩在她胸口。

「一條漂亮的新圍裙在一個漂亮的新肚子上，」巴爾地塞拉露着牙笑。他假裝近視，但是要看的時候，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瑪利埃送自己也露牙笑了。

他們最遲出發時太陽已高高的在天上。熱氣窒息人。

修路的人一看見我們就大恐怖，往荷荷園那邊跑去。

利沙貝塔·利蒙娜看見如此情形就決定認爲目的已達，想要回去。但是召加奈拉穿着她的新圍裙說我們還是該去，因爲這些人也不是自作主張，是奉了命令來的。我們開始辯論到底應如何，瑪利埃達給打斷了。

『你們怕我們就獨自個去，』她說，就是指她自己和那另外一個蒙受聖靈懷孕的女人，她們兩個就直向鎮上走去。

『老實不客氣，我們不能讓兩個淫婦來代表方塔馬拉，』我們彼此這樣說。所以我們都跟在召加奈拉後面走上去。

我們到鎮上已經是正午了。我們來到市政廳的空地上，引起了相當的恐怖。我們的出現實在是在叫人放不下心。店裏的夥計都跑出店外來上門板。有些賣水菜的站在空地上，也頭頂着籃子跑掉了。所有的窗口涼台都擠滿了人。有些嚇壞了的書記員在市政廳門口出現了。人人都以爲我們要衝進市廳。我們還是嚴肅的向前進，準備應付一切。

正在這時候一個壯丁衛士把頭從窗口伸出來開始大喊：

『不要讓她們進來！不然到處都是餓子了！』

羣衆大笑起來。

他們都大笑起來。不久以前那些嚇昏了要跑的人，和不久以前已經關起店門來或把籃

子頂在頂上的那些，他們都笑起來了。我們大家擠在一塊兒靠着市政廳的門。那壯丁衛士得意忘形，開始講了許多關於我們和我們的蟲子的荒唐故事。朝着我們站在涼台上的一個女太太笑得這樣厲害，雙手扶着兩邊腰。一個修鐘表的一邊卸他的店窗，一面笑得快哭了。又有好些書記員和打字員也擠在市政廳門口，他們都大聲地笑着。

我們此時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召加奈拉在路上對我們說一切她保辯，可是遇到了這些大笑的人她也不知怎麼辦了。假如只有那個壯丁衛士，就容易把他頂回去了，因為他年青時，還不在別人身上看見蟲子爬。可是還有這許多別人要打發。

一個書記員問我們：『你們要見誰？你們要什麼？』

『我們要同市長開下講話。』瑪利埃達說。

門口那些書記員說異的彼此望着。有些又再問一遍：

『你們要找誰？』

『我們要見市長，』我們四五個人同時回答。

那些書記又開始像瘋子一般笑起來了。他們直着嗓子把我們的要求又說了一遍，所有空地上，窗口，廊子裏和鄰近餐廳裏（這時正是午膳時分）的人又都放聲大笑起來。

因為是正午，所以所有的書記都走出了市政廳，其中一個則在關鎖各門。

『你們真的要同市長說話麼？』他走的時候對我們說。『那就等着罷。也許要等些時

候呢。』

我們一直到後來才明白他的意思。同時我們的注意力被空地角上的一個飲水泉吸引住了。我們都衝過去。其像狗和貓似的打起來了。我們大家都渴，但却不能同時喝水。瑪利埃遠因為懷孕的緣故認為有先喝的優先權，但沒有被認可。推擠了半天我們才決定了喝水的次序，格幽地塔，斯加卜尼先喝水，然後是一個嘴上長上一瘡的女孩。我們要她最後喝，但是她抓住了龍頭不肯放。瑪利埃達輪到了，但正在喝的時候，沒有水了。

也許這是片刻的阻斷罷，所們我們等着。但是水並沒有回來。那泉水死了。在要走開的時候，我們聽見水又來了，所以我們回轉。又是吵嘴，又嚷起來，兩個女孩開始對拉頭髮。

我們又把喝水的次序重定一遍，但是忽然水又沒了。我們等了一忽兒，但水却並不同來。

水的行爲簡直叫人摸不着頭腦，方塔馬拉進口的那水泉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那修鐘表的和壯丁衛士都在空地的那邊看着我們大笑。

也許我很笨，不該荒費時間把這些事告訴你，因為更糟糕的事還在後面。但是我簡直忘不掉這喝水的事，怎麼在我們口渴時就沒有了，每次都是這樣。因為水不回來我們就離開水泉，但是等我們一走就又回來。這樣來了三四次。只要一打倒轉，水就立刻停止，泉

也就乾了。我們一走開，水就立刻回來，我們渴得舌焦唇枯，但是還是不能喝水。一走近水，水就不見了。

一直到第四次的時候，十二個來福鎗手上來圍着我們，問我們要幹什麼。

「我們要找市長講話，」我們說。

「市長？市長？」那班長喊着說。「你們還不知道早已沒有市長了麼？你們什麼時候才弄得清楚現在的市長叫波但士達了呢？」

不管他叫什麼在我們都是一樣。但是對於受過教育的人，這顯然是件重要事，不然這些書記不會因為我們要找市長不叫但波但士達而笑得這麼厲害的，而那班長也不會這樣生氣。但是受過教育的人很挑剔，為一點小事就大發脾氣。

班長命令四個來福鎗手陪我們去見波但士達。兩個開路，兩個殿後。路過的人向我們喊，開我們的玩笑。大鎮市裏的人，尤其是工人和學徒永遠喜歡取笑鄉間來的農民。來福鎗手帶我們走過大街，又走過許多我們不知道的街道。我們經過了前任市長唐·契爾可斯坦札的家，但是我們大為奇怪，這些來福鎗手却並不停下來。我們發現唐·契爾可斯坦札已不是市長，却覺得很為詫異。我們以為其次就是帶我們到唐·卡洛大人家了，但是來福鎗手一直領我們向前，也不在那兒停。我們一直走，不久就出了市鎮，又到了田裏。

「來福鎗手是在騙我們，」我自己中間這樣說：「市長不給是別人，一定是唐。契爾可斯坦扎。他在戰前，戰時，戰後都是市長；在他不作市長的短時期內就是唐。卡洛大人。來福鎗手既然在這兩個的家門都不停下來，可見一定是同我們玩什麼惡作劇了。」

來福鎗手帶我們走一條路，堆滿了建築材料——磚，石灰，砂，樑木和鐵皮——我們要通過已夠難的了。最後我們到一所新蓋的別墅門口是一個方塔馬拉稱爲包工的羅馬人的。這別墅裝飾着旗子和小小顏色的紙燈。有幾個女人在院子裏打刷地氈。來福鎗手在別墅門口停下來了。

「什麼？這土匪做了市長？像他這樣一個外路人？簡直不可能！」我們誰都忍不住表示驚異。

「他是昨天當選的，」來福鎗手告訴我們。「定他爲波但士達的電報是昨天從羅馬來的。」

三年以前，那包工剛從羅馬來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他是誰，是那裏人。他在一家旅館租房住下，在五月裏開始購買蔬菜。這時候蔬菜還在樹上，而農民很需要錢。後來他又開始購買洋葱，大豆，扁豆和番茄，他把所買的都送到羅馬去。後來他又養豬，更後又養馬。最後，他在每一塊餅上都伸一指；他交易兔，蜂蜜，皮，地，瓦貨，木料。他也參加築路；當地各處市場都看得見他。起先那些老地主很看不起他，拒絕和他往返，漸漸一個

一個的彼他歷倒了。他在每一莊重要的交易上，沒有不超過他們的。到後來他們疑惑起來了，竟然罵他是偽造貨幣的人。但是經過了官方的調查之後發現有一家鈔票公司，專替他所有的專業準備款項，並且這些鈔票完全合法。因為這公司是一家銀行的。

關於這件怪事，克塔馬拉頗有議論，但誰也不願承認此事。我們自己經驗而且別人也說，銀行的功用是妥存銀錢，或把錢從美洲寄到義大利，或兌換外幣。但銀行怎能做呢？銀行怎會對養豬，蓋屋，製革，燒磚，發生興趣呢？

經過調查之後，包工的聲譽日隆。他代表着銀行。他支配着一個造幣廠。那些老嫗主開始在他面前發抖了。但無論如何我們不懂為什麼要讓他當市長。

院子裏作工的女人看見了我們就去把包工的太太羅沙利亞找來了。她大怒而出像個潑婦。她正在慢慢上年紀了，穿得像一個鎖上人，她的頭像一隻惡鳥，又有一個頗長而乾癟的身體。

「走！走！走！」她開始向我們尖叫。『你們到這兒來幹嗎？我們就不能作自己房子的主人麼？你們不知道這兒今天有宴會麼？慶祝我丈夫當選的宴會再過一個鐘頭就要舉行了。沒有夫請你們啊。我丈夫不在家。萬之他回來也沒有工夫荒費在你們身上。你們找他說話到破籃上去！』

來路鎗手把主磚窯的路指給我們之後，就走了。

我們迷了幾次路才到了磚窖。大約有二十個工人在那裏，又有些車夫在裝磚。但是包工的却不在。不久以前他是來過的，但剛離開不久，他們告訴我們。他也許在電氣製木廠，但多半他去了。一忽又已經走了，最好到製革廠去。但是製革廠很遠。

我們不知道如何是好。在那條灰塵很多的路上遲疑的停了下來。天氣熱得窒息，奔跑到我們眼睛裏。我們頭髮裏嘴裏，喉嚨裏，衣服上都是灰塵。我們這時已辭不識了。而我們既餓且熱，非常之累。

「都是你，你這鬼，你這鬼！」利沙貝塔·利蒙娜對着召加奈拉發氣。

這是個普遍吵架的信號。彭濟奧，比拉多的女人就向我開戰。

「都是你揪我來的，」她尖叫道，「我不要來，我家裏有許多事要作，我沒在外面，在大路小路上颯蕩！」

格幽地塔·斯加卜尼和加納亞卓的女兒開始把彼此的頭髮都揪下來，結果滾在地上。馬利亞·格拉齊亞來幫加納羅卓的女兒，但是萊邱塔撲在她身上，結果四個人都倒在地上弄得一片灰雲。幸虧她們的尖叫比發出或受着的撲打更嚴重。召加奈拉在桑巴的女人和利沙貝塔。利蒙娜中間尖喊着好像誰在切她的喉嚨似的，但其實她不過損失了幾根頭髮，她的新圍裙也被撕成碎片。經過了窖裏的工人來干涉之後，這場戰鬥才結束。

「我們不該跟着這巫婆的。」利沙貝塔說——指召加奈拉——在和平恢復以後。「我

不信包工的和改溪道有什麼關係，我們到這兒來幹嗎？」

「我們去看唐·卡洛大人罷，」米契利·桑巴的女人建議。「溪道是改到他地土上的，也許完全是虛張聲勢——也許他只是試一試。」

我們分裂成了兩三隊互相仇視的隊伍走回鎮上去。我們到唐·卡洛大人家還是是那個開門，我們也還是問那句話。

「請問，我們可以不可以見一下唐·卡洛？」

回答也是照舊：

「唐·卡洛，大人？他正在喫飯。你們願意見太太麼？」

太太很知道我們，正好走出來，她好像正在等候我們似的接待我們。她把我們帶到大廚房，火腿，大蔥臘腸，香腸，豬油囊一球一球的莓菓，大蒜和蔥掛在天棚上。唐娜·齊左拉的衣服總是舊式的。她戴着一頂黑的小帽穿着一件黑衣拖着地，她說話的時候好像在哭。她一說話就好像在呻吟。我們地主們的太太是和男人一樣的懂事的，她們對於財產和遺產的意見常常可以把持男人。保護家產，應付傭工，價付雇工，規定出產的買價全仗她們。地主們的太太對於自己陪嫁過來的田地竭力保其完整，因此至少可以留一部家產，不受丈夫投機或欠債的危險。

人人都知道若是沒有太太節制，像唐·卡洛大人這樣一個有名喜歡快樂的賭棍，酒漢

和發錢，一定早已把他全部的遺產都耗光了。女僕對我唐·卡洛的客人的那套老話也是多年前這房子的主婦發明出來管理她丈夫的事務的。

等我們把溪水的爭解釋完畢，唐娜·齊左拉的臉已灰白得好像要暈倒的樣子。她的古板沒，肉的臉已顯出她是在努力忍住眼淚。

「土匪！土匪！」她自己呢喃着。她不是指她丈夫。她是指包工。

「這人簡直是個土匪，」她對我們說。「什麼法律都束不住他。再在這裏住上兩年，要把我們和我們的房子，地，樹，山，都吞了。他要把我們全都毀完才算。他和他那鬼鬼，就是要拖我們下溝——等我們在溝裏討飯，他還是來偷我們的施金。」

然後他告訴我們，一個禮拜之前，唐·卡洛大人那一小片地，就是要肥方塔辱拉的溪道改得去的那塊，已經被包工廉價買去。當然只要使牠受水灌溉，賣掉了就可以佔大便宜。

「現在他們讓他做了波但士達，」唐娜·齊左拉接着說，「新政府叫他做了波但士達。新政府就在一羣土匪手裏。他們自名為銀行家，他們自名為愛國者，其實他們是土匪，毫不尊敬老地主。這土匪才做了二十四小時的波但士達，市政廳的打字機就不見了。不出一月門窗也要完了。掃街的原是公家付錢，但從明天起他們就要在包工工廠裏作建築工人了。路工的工資是地方稅上抽出來的，他們正在替那條溪挖水渠，取水到那被土匪偷去的我丈夫的地上。伊諾成卓·拉·萊格，那鎮上的跑腿已作了包工太太的傭人，今天早

上我遇見他，低着頭像條狗，跟在她後面提着一大筐蔬菜，這才不過開頭，這土匪不久就

就把我們大家都吞了。」

從她那興奮的話中我們只得到了這一點：就是和老地主們算賬的一天已經到了。古語說，自作床，自己躺。

於是我們又回到波但士達的別墅那裏。我的腿走痛了，正如在復活節的星期五，我把膝蓋作按放十字架的位置似的。我的光着的脚也受傷了。

我們在路上遇到了安東尼奧·查巴，一個方塔馬拉趕山羊的。他也正在找包工。他和平時一樣把山步趕到公衆的牧場上，但是一個壯丁衛士來警告他叫他走開，據說那片牧場是包工的。

「這片牧場是包工的話，我們吸的空氣也是他的了，」那趕羊的說。

安東尼奧·查巴不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但是這一次他可是對極了。但是壯丁衛士也許在扯他的後腿，牧場向來是公產，從我們山上一直到阿蒲利亞，在五月賣衣市之後，大約有百萬頭羊要來我們山上過整個的夏天，一直住到十月。據說這樞事在耶穌降生以前已經有過了。不知道其間有過多少次戰爭，被侵略，或是更動改皇君主。但牧場始終是大家的公產。

「他碰那片牧場，包工可真是瘋了，」我們說：「也許不是他發瘋，是那些壯丁衛

士在扯我們的後腿。」

在波但士達別墅門口，我們發現女僕正大著急。

「波但士達還沒有回來，」她說，「客人已上了半個鐘頭的席，但是最要緊的人還沒有來」。

我們在我們站的地方可以聞得到烹調的氣味，女僕仔仔細細的告訴我們宴會裏的枝枝節節。唐·契爾可斯坦扎已經帶了一篇漂亮的演說。然後她把菜單上每一個節目都告訴我們——葱，蕓，香菌，洋芋，還有香料和特種佳味。

宴會必已將近結束，因為酒後的效果已漸漸顯出來了，我們能聽見唐·契爾可斯坦扎的聲音超過一切。說話的片斷從大開的窗戶裏出來。

說到全能的辯發生了激烈的辯論，唐·阿巴契奧和那化學家在爭論，大家徵求唐·契爾可斯坦扎的意見。

「全能的麼？」他說，「這還不明白！全能的是一個形容詞！」

大家都表示同意，和平又恢復了。

然後我們又聽見唐·阿巴契奧喝醉了酒的聲音。

「因麵包，香腸，好的白酒的名字阿們。」

又是沉默。然後唐·阿巴契奧用他認真所教的聲音唱：「*Uc, miasa est.*」(走吧，散會了。)

這是從桌子邊站起來的記號。

客人們開始走到花園裏來解放自然。

第一個是唐·阿巴契奧，肥胖而發蒸氣，頸上的脈管膨脹着，他的紅臉腫着，他的眼半閉，帶着一副豬一般的幸福的表情。他喝得這樣醉，幾乎都好不直，他開始向着一棵樹溺起來。他把頭靠在樹上免得跌倒，把他開了口的袴叉向着我們。

其次是唐·彭波尼奧，那律師，有那來福鎗手的隊長扶持着他。但是他說文雅，走到屋後人看不見的地方。

其次是化學家，收稅的，郵政局長和那公證人也到一堆磚後面去解放自然。

其次是律師唐·契孔尼，有一個年青人扶着他的膀子。他在唐·阿巴契奧先前溺過的樹後開始頭暈起來，那年青人用一隻手支着他的頭。

其次是一個半老的市廳書記，被名爲「學生」的那人，因爲他在二十歲時進大學，六十歲時還在準備他的考試。他走到房子背後。

其次是律師唐·柯卡瓦斯邱，小而胖，一對牛眼，一副馬牙，也在一堆磚後解放自己。

其次是律師泰朝代拉，也就是所謂「禿子」，因為他頭上沒有頭髮，沒有眉，沒有眼毛，沒有短鬚，也沒有長鬚。我們很好奇想看泰朝代拉在另外一處是不是也是無毛，但是不幸他到房子後頭去了。其次是思想家，茫然的徘徊着——只有上帝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在沒有應用那堆磚之前，也走遍了花園。他已喝得死醉，我們看見他在一堆磚後跪在自己的溺裏。在他還在思索最好要怎樣站起時，那和我們同在門外望着包工回來的女僕忽然看見他來了。

他正在和幾個工人很熱鬧的說着話。他穿着平常的工裝，一隻臂搭着他的短外衣，一支酒精水準儀在他的手裏，一根尺從他的袴袋裏露出來。他的鞋被石灰燒了，他的袴和肩都被石灰和石膏污了。不認識他的人誰也不會相信他是全省最富的人，又是地方上的領袖。他雖已看到我們，却仍和工人們大喊大辯。

「假如車夫不小心再弄破瓦片，我要他賠償損失，」他喊說。「什麼？他要我上月的工資？大膽的人！他怕我逃走麼？他不但不感激我在這樣艱難的日子給他事作……什麼？水門汀工人不願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真的麼？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我是主人，我還要每天工作十二小時」。

「羅沙利亞，」他開始對着別墅喊叫。他太太立刻在廊子上出現。「建築師帶圖樣來了麼？什麼？他以為我給就是塞他的肚子麼？站長拿提貨單來沒有？什麼？你說沒有麼？」

這人一定要把他轉到加拉勃利亞去。巡長來過了麼？……什麼？你叫他走了？你爲什麼叫他走了？……宴會？什麼宴會……哦，慶祝我當選的……對不起，我沒有工夫，我得去找巡長……怎麼？客人要生氣麼？不，他們不會的。給他們喝，我知道他們，給他們多喝點，他們就不會生氣了……胡說，我知道他們。」

然後他筆直的經過他別墅的門，一看都不對我們看，繼續和同他在一起的那些工人辯論着。他說話作事的方式實在使人生畏。

「真是」，我自言自語的說。「這土匪在這裏再住上兩年，一定要成鷄窩裏的公鷄了」。

「你們女人等在這裏，」安東尼奧·查巴喊着去追他了。

我們看見他在一所正在造着的房子後面不見了，就等着他回來。

同時那些喝醉了的客人已集合在廊子上。

唐·契爾可斯坦扎那大而糟的鼻子和招風耳，在其他律師中特別顯著。他的肚子已到了第三期。大家都知道非們這一帶的律師是穿一種特別的袴子去赴宴的。就是風琴袴或學士袴，因爲這些袴子不光是一排紐子，一共有三排。因此可以隨着身體的需要而漸漸放出。照例第一期是頭道，第二期是烤盤，第三期是點心。

那天唐·契爾可斯坦扎，唐·彭波尼奧，唐·契孔尼，唐·柯卡瓦斯邱和一學生一的

風琴袴都了第二期。

唐·契爾可斯坦扎一看見我們就大聲招呼：

「我的方塔馬拉人萬歲！」他喊。

唐·契爾可斯坦扎對於方塔馬拉人永遠有特殊的好感。他們所有的控告案都是他經手的。因此方塔馬拉大多數的雞蛋和鷄早晚都要找路到唐·契爾可斯坦扎的廚房裏去。從前只有能念能寫的人有選舉權的時候，有一個寫字先生到方塔馬拉來教所有的農民寫唐·契爾可斯坦扎的名姓。因此方塔馬拉的人永遠是結結實實的選定了他，其實他們也不能隨便選任何別人。後來廢棄了選舉，我們也沒有誰因此而傷心。

但是唐·契爾可斯坦扎仍舊保留了人民之友的名稱。

「方塔馬拉來了這些個好太太們，我們已經決定送到政府長官那裏去的電報就完全了，」唐·契爾可斯坦扎對在廊子上，和他一塊的先生們說。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張紙來，寫了幾下，就高聲朗誦起來。

「當局與人民以協和如手足之精神，贊成新波但士達之就任。」

當我們發現包工沒有回來，客人又在向他太太告別，而且毫不注意我們，都走了開去，我們就忍耐不住了。我們站在門口，在不聽我們的話，擔保不改溪道之前，決不容任何人盪盪。我們開始騷擾起來。

「你們這些沒廉恥的，這樣待窮人！強盜！賊！我們今天打早上就站起，就沒有有人碰我們！上帝刑罰你們！上帝要罰你們！」

我們中間有兩三個就拾起石頭來向着樓下的一扇窗扔去。玻璃破了。我們一聽見玻璃的聲音就衝到門邊的一堆磚旁。那些從花園裏往外走的醉漢嚇壞了，都逃到別墅裏去躲避。女僕急急忙忙的把樓上的百葉窗關上。

我們忽然聽見包工的聲音在後面。他的聲音非常鎮靜。

「你們拿我的磚作什麼？」他問我們。「這些磚是我的，你們不能拿，也不能用來拚我，」他說。「況且你們也用不着拚我。你們要什麼解釋，我可以在這裏給你們。」

我們把磚放回原處，走進了別墅的花園。我們站在一邊，包工和那些喝醉了的客人，還沒有克服他們的恐怖，就站在另一邊。

瑪利埃達·召加奈拉走上前，一隻手放在心口，恰好和那勳章一般高，並且說話很謹慎的形容那些修路人的可惡，因為他們要改方塔馬拉的溪道。

「我們準備知道市長老爺一定會責罰這些強橫的路工」，瑪利埃達結尾說。

「真的強橫，你們可準知道我是受壓制的，」包工回答說「只要我是地方長官，決不會有強橫事，尤其是對於像方塔馬拉人那樣的工人。但是這件事決談不到強橫。隊長，把這件事說清楚。」

來福鎗手隊長，就從客人羣裏向前一步。

「決談不到強橫，」他說。「在新政府之下決不會發生什麼強橫事。反之，這是一件合法的事。這實在是當局賞賜方塔馬拉人。」

他從口袋裏取出「捲紙繼續着說：

「這是方塔馬拉全體居民具名的一紙請求狀。這張請求狀是人人具名毫無例外的。裏面是要求政府爲增加農產的緣故，把溪水從方塔馬拉那些開墾得不足的地方改到鎮上的地那邊去，可以增加那邊的地主的資金，從事開發」。

隊長還要說下去，但是我們不讓他再說。我們很知道昨夜的那個貝諾閣下，他如何把方塔馬拉人的名字寫在幾張白紙上。

「騙子！造假的！拐徒！」我們開始喊叫。「你們研究了法律來騙窮人！打倒假的請求狀！」

包工想插進來說幾句，但是不能。

「我們不再聽了，」我們大叫說。「你們的演講都是圈套！不用辯了！水是我們的，還是我們的！我們放火燒別墅！燒了牠！燒了牠！」

唐·契爾可斯坦扎出來幫包工的忙了。

「這些女人完全不錯，」他喊說。「她們不錯，十分不錯，百分不錯，手分不錯……」

我們立刻停止。唐·契爾可斯坦扎已開始替我們申辯了，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律師。

「這些女人完全不錯，」人民之友接着說。「她們是萬分的對。我總是替她們辯護，我將永遠替她們辯護！這些女人到底要求些什麼？她們要求人尊敬她們……」

「聽啊，聽啊！聽啊，聽啊！」我們有幾個就插進去。

「她們要求尊敬她們，我們的責任就是尊敬她們，因為她們是值得尊敬的。這些女人並不強橫。她們知道法律對於她們不利，她們也不是要反對法律，她們是要和波但士達講朋友講妥協。她們要感動他的好心。她們不是向地方長官有什麼請求，她們是向大眾的公僕，慈善家，人民之友請求，因為他把一切都給了國家，自己却從來沒有拿過什麼。照這樣的立場有妥協的可能麼？當然可能……」

唐·契爾可斯坦扎的這篇演說講完後，就提出了若干妥協方法。唐·阿巴契奧提出一種，公證人又提了一種，收稅的又提了第三種。都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根本不把灌溉所需的水量估計進去。

包工一句話都不說。只讓別人說話。

唐·契爾可斯坦扎發現了真正解決的辦法。

「這些女人說半條溪不夠灌他們的地。也就是說，假如我知道她們的希望的話，她們

要一半以上的。她們完全不錯，十分不錯。有一個辦法，也只有一個辦法。波但士遜候留四分之三的溪水，餘下的四分之一一定要留給方塔馬拉人。換句話說，大家四分之三，也就是說大家都有一半以上。這是唯一的辦法，我知道我的建議一定使波但士遜受很大的困難。但是我當是求一個慈善家和公僕，他素來只是施捨而不求收穫的……。」

唐·契孔尼，唐·柯卡瓦斯邱，唐·泰朝代拉，唐·彭波尼奧和隊長這時已從恐懼之中恢復過來，都圍着包工，求他爲我們的緣故犧牲一次。思想家想了一下也加入了他們。經過了多少勸說，包工算是答應了。

有一個人拿了一張紙來。

那個公證人把妥協的辭文寫下來，請包工簽名。求來羅鎗手隊長簽了名，唐·契爾可斯坦扎也簽了名，作爲方塔馬拉人的代表。

事後我們就開始走回家去。

事實上我們誰也不懂這次的協議究到什麼程度。

我丈夫可以把後來的事告訴你。

第三章

後來的幾天之內就有兩個來騙鎗手來保護路工在溝上作工，把我們一部份的溪道改到包工買去的地上去。究竟是那一部份就簡直鬧不清楚。

我們所受的教育還不夠使我們理解這條溪怎麼可以分成兩個四分之三。那些接受這條件的女人對於實行這辦法的意見也不相同。有些以為水是對半分的，又有的說方塔馬拉可以得一半以上，換言之就是四分之三。巴爾地塞拉理直氣壯的認為四分之三是指月象而分的。他的意思是在三次月象的盈虧期間這溪水就灌溉方塔馬拉人的地，在下期三次盈虧時就是包工的地等等。

我們人人都知道要想再和包工爭論就等於白費時間。人人都急於想犧牲別人成立自己的權利，在所餘剩下來的這一點點水裏，最好能得越多越好。灌溉時期還差幾個星期，但是吵架爭論已經立即開始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大多數人都得每天上富其諾去作工。我們必晝三點左右起身，在黎明以前到鎮上的市場裏去，等在那兒被人招雇去作一天的工。在某一個時期。只有最窮的農民才如此，但是現在惡運已臨到了每一個人。每一個農民都有一小塊地，所收成的簡直不

夠付債償整的利息。地主和富農利用大批到市場上來的農民，就減削工價，但是無論如何低賤，總有個把挨夠了餓的人來接受。有些人甚至不論工價就去工作，他們對於任何可憐的報酬，都是這樣的急切。

從市場到富其諾，必需要走五哩至十哩路，按照你去工作的確實地點，再加上你從方塔馬拉走到鎮上的三哩。到黃昏時又得走同樣這點路回家。每天在來回方塔馬拉的路上，關於分水的吵架就愈來愈厲害。

有幾個人受了嚴重的傷，吉亞柯巴·羅索多的一下鐮刀就幾乎喪失了米契利·桑巴整整半個屁股。巴爾多維諾·斯吉亞拉巴的頭像田瓜似的裂開了。安東尼奧·拉諾契亞的臂被他內弟弄折了，彭濟奧比拉多和我的事更險惡，因為我們兩個都不願讓步，結果我們去作工的時候都帶了兒子作伴，並且多多益善的武裝起來。我們見面的時候不打招呼，但是我們四目相視的樣子已經在互相担保算賬的日子是決不會永遠延宕下去的。

有一天早上我和兒子到富其諾去的時候遇見了他。他正在和修路的人說話。

「聽着，」他說。「給我的豆留下點水。其他別的事我管他媽的！」

「管你媽的！」我喊着，一手一把鐮刀向他奔去。

貝拉獨，維奧拉和兩個護路值班的來福鎗手正在旁觀，所以這次沒有釀成慘案。

後來幾天貝拉獨天天陪我到富其諾去，免得遭遇彭濟奧·比拉多。他可以在水的事情

上作和事老，原因很簡單，就因為他自己沒有地，因此他的利益和任何人都衝突。

他在數年前已把父親傳給他唯一的一塊地賣掉了，想出境到美洲，但是離境的許可證永不來，因此只得在方塔馬拉住了下來，像一隻脫了鎖鍊的狗，但是不能欣賞他新獲的自由，仍是渴望着牠那些已喪失的權利。他的本性其實雖和事老是遠得很。

他是著名的土匪維奧拉的孫子。維奧拉是我們這一帶最後的一個土匪，在一八六七年爲比得蒙人所逮，貝拉圖承襲了他祖父的身體和精力。他的體格幾乎像一個巨人，四肢堅挺像橡樹，他有一個堅實四方形的頭像鐵砧，兩隻極大的眼像一個着了魔的人，胆大、魯莽，衝動，永遠準備着決鬥似的，既不怕神又不怕人，喜歡喝酒，對朋友揮霍而慷慨，但也固執。他的體力對於若干方塔馬拉的年青人很有影響。這種影響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常常引起暴動與破壞，毫無實際利益。

在他確實接到不準出境的通知以後，忽然有一天唐·卡洛大人整個葡萄園的葡萄都被砍倒了。爲着回報那著名的牧師與驢子的故事那些引到鎮上去的水管被破壞了好幾處。又有一次在圓周八哩路內大路上的標程石都被變成碎片。而爲駕駛汽車人的利益所設的指路牌，至多兩三天就離了原位。

方塔馬拉第一次停電的時候，貝拉圖一句話也不說，但是兩夜以後，所有通鎮上和鄰村路上的燈都被搗壞。

「和鎮上人爭辯是沒有用的。」這是貝拉圖·維奧拉全部的主張。

他的解釋是：

法律是鎮市上的人造的，是鎮上作官的人用的，是鎮上作律師的人解釋的。一個農民怎樣能想有公平呢？」

如果有人問他假如人家剝扣你的工錢時該不該爭論，他有一個現成的答案。

「完全是白費時候，」他會說。「一個做日工的和一個農主爭論簡直完全是白費時候。無論如何他還是少拿工錢。農主做事是完全只顧自己的利益的，叫他不扣工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失利。爲什麼失利呢？我可以告訴你。他們把男孩子們鋤玉米田裏的雜草的工價，從七里拉減爲五里拉。這些男孩子聽了我的話並不抱怨，但是他們不再把野草拔出來，就用土把草蓋上。四月下雨以後，那些農主們發現野草長得比玉米還高。他們以爲減了工價可以賺便宜，不料這點便宜不到幾個星期一到收打時就加十倍的損失。如果他們剝扣收的工錢，爭論抱怨也都沒有用。收割也不光是一種辦法。有十種。每一種辦法適合某一種工價。工價好，收割也好，工價壞，收割也壞。」

假設有人問他包工的這樣搶走了我們的水，我們要不要向他抱怨，他也會照樣回答。

「只要放火燒掉他的製革廠，他就一聲不響的把水還你們了，」他會說。「假如他還不明白就燒掉他的木料行，假如還不夠就打毀他的磚窯廠，假如他是個傻瓜還不懂就乘他

和唐娜·羅沙利亞睡覺的那晚上把他的別墅燒去。這是把水收回來的唯一方法。假如你們不這樣，總有一天他會拿你們的女兒到市場上去賣的。我也不怪他。你們的女兒究竟還值幾文呢？

這就是貝拉圖·維奧拉的忿世主義。但是他之所以能講這一套，是因為他沒有地，並且又因為沒有地使他心裏發燒。他是個無所損失的人，所以才這樣講。其他農民的處境可就不同了。

他聯想到美洲去的計劃，以及他那種找各種各類順季候而不同的工作——或日工、或搬、或燃炭、或砌磚——已很明顯的表示他心裏對於現狀並不滿意。又因為沒有地所以他比其他農民的地位更低，因此他更沒有權利認為別人要聽他的話，因此每次我們爭論他插進來時，總只有增加混亂，講實際的誰也沒有去聽過他甚至反對他。唯一的例外就是巴爾地塞拉將軍。他的看法永遠和他貼準相反。但因為他是個鞋匠，所以自然就歡喜瞎講。

但是貝拉圖的粗獷的辭令和他自己的榜樣，却完全改變了方塔馬拉年青人的觀點。

方塔馬拉從來沒有過這許多年青人。在有一個時期，年青人幾乎一上十六就離家了。有些人到羅馬坎巴涅，有些去阿普利亞，有些到美洲。有些人離開了他們的未婚妻已四年，六年，乃至十年，要等回來再娶。又有些人在出櫃之前那一天結婚，而離家四年，六年，乃至十年，只有一夜恩愛。他們回來的時候會看見很大的兒女在等着。有的時候會有

好幾個歲數不同的兒女。

但是自從禁止了出境以後，這些事就停止了。年青的男孩子沒有別條路走，只有住在人人卻很難找到事的方塔馬拉。不能出境就等於不能賺蓄金錢以致可以拯救父親剝奪下來那份背夠了債，押了又押的產業，就等於不能讓他們採用重要的改良，用比較不太簡陋的方法來繁殖，就等於不能使他們買一頭壯驢來替代一頭死的或老的驢子，或買一頭豬或兩隻山羊，或買一隻床可以讓他們結婚。但是因為他們還年青，所以他們不用囑咐或埋怨來發洩他們的不滿。他們用不着顯在臉上，表示他們明瞭他們自己的命運的兇險。每到空閒的日子，他們就聚攏來，由他們中間一個年齡最高，智慧最低的人來領導計劃做些完全莫名其妙的事。

冬天時他們比較喜歡在安東尼奧·查巴的馬棚裏聚集，那裏的山羊氣息使空氣稍微溫暖一點。安東尼奧·斯巴文塔去那裏，還有盧基·代拉·克羅齊和巴隆莫和拉發里。斯那卜尼，和凡奈地·桑，還有我的兒子和彭濟奧。比拉多的兒子和別的。每一次組織什麼暴動時貝拉圖·維奧拉就出一次頭。

除這些人以外誰也不準加入這個小社會。方塔馬拉的女孩子把牠叫作罪惡會。這名字初看好像不公道，其實是不錯的。有一天發現那些年青人最喜歡玩的玩藝就是凌辱山羊，特別是巴爾多維諾·斯吉亞拉巴的那隻叫作羅塞塔的小小母羊，因為她皮色的緣故。又聽

說這畜生很溫順慣活的服從這些人。常常爲了雞塞塔的緣故有吵架的事。這件醜事弄了很久，因爲羊的主人巴爾多維諾·斯吉亞拉巴照例是最後一個聽說。自從出了這件醜事，就有許多從前把山羊交給安東尼奧·查巴的農民不肯再交給他了，罪惡會也就消滅了。

但是最大的奇蹟是像貝拉圖這樣一個強壯有力的年青人，年近三十，無父無母，而肯和一個將近九十的祖母同住，竟毫無娶妻的打算。他曾一度 and 艾爾維拉·拉丁多拉多少有過諒解，實在是最好沒有的了，但自從去了那片地以後，他就和她決裂了，也沒有說明什麼緣故。跟他打聽艾爾維拉的消息準保能使他生氣。到了冬天晚上，在沒有工作的時候，年老的喝酒，年輕的調情，貝拉圖就會深更半夜的一直和巴爾地塞拉將軍辯論錢上人和農民的不同。有時還有三條法律之爭——即牧師律，工頭律和關稅律。他會用力捶着桌子，使瑪利埃達·召加奈拉的酒店都震搖起來。但是那老將軍仍然不動搖，他仍堅持他是那永遠不變的社會秩序裏的一員。

也許人家以爲貝拉圖已對艾爾維拉放棄一切權利了，但是有一天消息傳來說是非烈伯·伊爾·貝洛，那路工，曾向她求婚。貝拉圖像一隻瘋牛似的爆發起來。他一直跑到非烈伯家裏，但是他出去了。又聽說他在石壩上，又跑到那裏，看見他在砂礫堆旁邊忙着。貝拉圖也不問問他和艾爾維拉那件事的真假，就把他像根毛似的提起來，往砂堆上墩了十下；後來有別的工人過來勸住了他。

從那天起，誰也不敢再接近艾爾維拉了，雖然貝拉圖還是避着她。

有一天黃昏，從富其諾回家的時候，我想在這個題目上探探他的口氣。

「艾爾維拉現在一定過了二十五了罷，」我說，「在我們這地方是算上了歲數了。這裏的女孩子都是二十以前就結婚的。不說別的她也應該結了婚，家裏多一個帮手。」

貝拉圖不答話。

「你若不打算娶她，總該讓她自由嫁別個啊。」

貝拉圖冒火了。

「閉上嘴」他說，表示這話不用再講。

第二天在沒有到富其諾之前，我白等了他半天，我到家去看他是不是還睡着。我發現老婆婆急得直要哭。

「貝拉圖要瘋了，」她說，「他比他祖父更要沒結果。昨夜他一下，一分也沒睡。他兩點就起來了。」「到富其諾去太早了，」我對他說。「我不到富其諾去，」他說。「你上那兒？」我說。「到加瑪來西，」他說，「富其諾有工爲什麼要到加瑪來西？」「加瑪來西錢多些，」他說。「你什麼時候打算過錢？」我說。但是他一言不發的走了。」

貝拉圖到拉了翁姆去的消息傳得很快，使方塔馬拉的農民非常詫異，固然一個靠日工生活的農民若能在別處多找錢！就根本沒有住在他自己本鄉的必要，不管眼前的活計如何。

多。我們更詫異，因為當天黃昏貝拉圖又回到了方塔馬拉。

我們四五個人，有瑪利埃達和巴爾地塞拉將軍，正站在街心討論他。他這樣出乎意外的出現，使我們以為他的出走一定是開玩笑的。但是我們看見他穿戴着他最講究的襯衫和帽子，手裏挾着一個包。他究竟為什麼回來呢？他亂七八糟的講他的故事。

「我在車站上已經有了車票，」他說。「一隊來福鎗手來了，開始向大家要證件，要知道他們為什麼旅行，我立刻就把它實話告訴他們。我說我要到加瑪來西去作工。他們問說：「那麼你的證件呢？」「什麼證件？」我說。「你沒有證件就不能作了，」他們說。但是什麼證件呢？我也得不到適當的解釋。他們叫我到售票處去退票，然後就把我逐出車站。於是我就決定步行到下一站，從那裏上車，我一買好車票就有兩個來福鎗手來問我到那裏去。我說我到加瑪來西去作工。「拿出證件來，」他們說。「什麼證件？和證件有什麼關係？」我說。「沒有證件就不能作工，」他們說，「有一條國內移動的新規則，」他們說。我想說服他們，說我到加瑪來西去和國內移動毫無關係，我只是要找工作了。但毫無效力。「我們奉了命令，」來福鎗手說。「我們不能讓任何沒有證件的工人進火車上任何別的地方去作工。」他們又叫我去退票，把我逐出車站。但是什麼證件的故事我簡直吞不進。我上一家酒店和那兒的人談起。「證件？」一個趕車的對我說。「你怎麼不知道證件呢？在大戰時我們一天到晚講的是牠。」所以我又來了，白化了幾乎一整天」。

聽了貝拉圖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巴爾地塞拉將軍，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郵寄來的印刷傳單，並且說：「這上頭也是講證件的！」

無可懷疑。阿蒂利亞省，工人聯合會，皮革組斷然的要求巴爾地塞拉要有皮匠業證件。

「艾爾維拉也收到了這樣一封信」，瑪利埃達說。「她很害怕，找我解釋給她聽。我簡直弄得毫無頭尾。我只知道他們取消了工作的自由。在艾爾維拉以前，她父親與祖宗向來是染洗匠和織工，從沒有人來干涉過他們。但是現在他們却寫信來說如果她還想工作的話就必納付一種稅，得一種證件」。

這些傳單和貝拉圖的冒險故事正好同時發生，使我懷疑這整個事情是不是笑話。

「政府同洗染紡織有什麼關係呢？」我說。「政府爲什麼要干涉農民從一省到另一省去找工作呢？政府有的是別的事要打。這些事都是個人的事，只有在戰時政府才會這樣干涉個人的自由」。

「你懂什麼？」巴爾地塞拉插進來。「你怎麼知道現在是和呢戰呢？」

這問題使大家都得了深的印象。

「如果政府一定要人民有證件，就一定是在戰時了，」將軍悲傷的接着說。

「和誰打呢？」貝拉圖問。「我們怎麼一點不知道是打仗呢？」

「你知道什麼？」將軍說。「像你這樣一個無知沒有地產的農民能知道什麼戰爭？這是在鎮市上人宣的戰，是農民去打的。上一次戰爭爆發時方塔馬拉誰也不知道是對誰。彭濟與比拉多以為是對曼納里克，辛不列齊亞諾以為是對土耳其，直到過了好幾年我們才發現是對屈瑞底諾和特里斯底。有些歷史上的戰爭就沒有入弄得清是對誰的。戰爭？哦，戰爭太複雜了，農民此生休想懂得，農民只看見戰爭的一小角——比如證件——這給他的印象已夠深了。鎮市上的人看見得多得多——軍營，兵工廠以及一切，國王看見全國。只有上帝看見一切。」

「那麼你是不是去要證件呢？」我問巴爾地塞拉。

「是啊，證件我是要拿的。但是錢我可不付，」他說。

「不管話怎麼說，這件事我們都同意——就是大家的態度都願意應付這個證件的問題。」

那天晚上還講了許多關於戰爭的話，幾乎沒有一家不在講，人人都問：「是對誰打仗呢？」沒有人知道。巴爾地塞將軍坐在名加奈拉酒店前面，對所有來向他探聽的人都耐煩的回答着。

「我們是打誰呢？我一點也不知道，」他說，「我拿到的傳單裏沒有提。只說要付一筆錢去領證件。」

農民大半只是說：「付錢，付錢，付錢，永遠是付錢。」
意思不到伊諾成卓，拉。萊格來了，使大家更迷惑。

伊諾成卓一定有什麼極嚴重的理由才回到方塔馬拉來的。爲要保全自己的皮肉，這恐怖原也極合情理，致使他躲開了幾個月。他一定不是自己願意來的。當他到召加奈拉店門口時，農民們衝上去包圍他，使他大吃一驚。他的臉分明是嚇白了的。剛好召加奈拉給他一隻橙坐，才救了他不會跌倒。

「對不起，對不起，」他說，細細一縷的聲音。「不，不要怕，不，不要怕，沒有什麼可怕的，是不是？你們不怕我罷，你們……」

「來，來，告訴我們是怎麼一回事，」貝拉圖說話的聲音不大使人放心。

「好罷，我們就直說罷。這件事和賦稅毫無關係，我可以指一切神明起誓担保和賦稅毫無關係。這和賦稅毫無關係；假如和賦稅有關係，請上帝弄瞎我的眼睛！」

停了幾分鐘。伊諾成卓的眼睛並未被弄瞎。

「快說出來！」貝拉圖說。

好罷，你們記得有一晚上有一個民團的官長到這裏來，他的名字是貝里諾閣下，不是麼？你們記得？好，我很高興。好罷，這位貝里諾閣下向當局呈了一個報告，說方塔馬拉是仇視現政府的發祥地：不用怕，沒有什麼壞，不用怕。貝里諾閣下在他面前講的一些

反對現政府和教會的話，一字不漏的報告上去。他顯然沒有好好了解你們的話。但是當局已決定對方塔馬拉採取若干步驟。沒有什麼嚴重，我可以担保簡直不用你們化一個錢。簡直是廢話。這種廢話鎮市上的人很看重，但是明理的農民是簡直不去理會的……。」

伊諾成卓不能知道當局對方塔馬拉的整個步驟。他只是本地一個跑腿的，他只知道本地地方上的決議，由他負責來告訴當事人。

別的事他都不知道，也不願知道。他要告訴方塔馬拉的第一個決議，就是晚鐘時的按手禮。方塔馬拉人在晚膳後一小時必須進入屋內，直到天明。

「我們還照舊領工錢麼？」貝拉圖問。

「積和工錢有什麼關係呢？」伊諾成卓回答說。

「有什麼關係？假如我們天明之前不能離家，我們就不能到我們作工去的富其諾，只好在正午以前，」貝拉圖解說：「假如作幾個鐘頭的工作而仍然能夠如像從前的工價，那麼晚鐘萬歲！」

「我們灌田呢？如果我們必須在家，怎麼能在夜間灌田呢？」
在這一剎那間，伊諾成卓·拉·萊格是被問住了。

「你們沒有好好明白，」他說，「或者，你們如果不見怪的話，你們是假裝不懂，故意磨我，誰說要你們更改生活方式呢？包工現在是波伊士達了，你們不能阻止他不叫盡責。我是

本地跑腿的，你們也不能阻止我不醉。爲要停止高設當局的非難和抱怨起見，包工的决定叫你們在晚上必須就在家裏。我就是來把他的命令告訴你們。你們必需自己斟酌辦理」。

「法律怎麼辦呢？」巴爾地塞拉將軍開始喊叫，「如果這樣弄下去，法律和秩序怎麼辦呢？法律還是法律麼，我問你？」

「對不起，」伊諾成卓說，「你晚上什麼時候上床？」

「天一黑，」那半瞎的皮匠回答說。

「你早上什麼時候起來？」

「十點光景，因爲沒有什麼事作。」

「那麼好，我派你執行法律，」伊諾成卓說。

我們都開始笑了，巴爾地塞拉除外，他一點都不高興。這時候天也黑了，他也蹣跚去睡覺了。伊諾成卓沒想博得如此笑聲，就很高興，也恢復了一點自信心。他點了一根香煙，開始那樣抽起煙來，我們見都未見過。他把煙氣留在嘴裏不吐，却從鼻孔裏噴出來，不像我們似的穿過兩個鼻孔，他是失一個，又一個。他利用了這一刻驚訝和醜羨的工夫就告訴我們波俱士達對於方塔馬拉的第二項建議，就是要把下面張違布告貼在村裏所有的公衆場所：

此處嚴禁

政治議論

奉命具

方塔馬拉唯一的公共場所就是瑪利埃達的酒店，所以伊諾成卓交了她一道命令，是波但士達寫的，就是如果方塔馬拉仍然議論政治，要由她負責。

「但是方塔馬拉沒有人懂什麼叫政治，」召加奈拉說的是實話。「我酒店裏從來沒有人講過政治。」

「那麼什麼事使貝里諾閣下生氣这么大的氣回鎮上呢？你們講了些什麼？」

「哦，我們講了些事情，」召加奈拉說，「我們講到價錢，工資，稅銀和法律，今天我們講的是證件，戰爭和出境……」

你們不能再講這些事了，這是波但士達的命令，」伊諾成卓解釋，「這命令也不是專發給方塔馬拉的，是要在全義大利應用的。絕對禁止在公共場所討論價錢，工資，稅銀和法律。」

「你的意思是不是什麼都不準討論，」貝拉圖說。

「對了，貝拉圖，給你說着了，什麼都不準討論，這是波但士達的規定的要旨。任何討論俱不容許。」

伊諾成卓對於貝拉圖之表示同意感覺非常滿意，他很痛快的接收了貝拉圖的建議，把那

張要掛在牆上的布告修改起來並加以加倍的說明。他自己把牠寫在一張大的白的硬紙上：

一切討論

嚴格禁止

奉波但士達命具

貝拉圖幫着指揮，把這張布告高高貼在召聖奈拉酒店外面的牆上，他對這件事之嚴貼簡直使我們詫異，好像他的態度還表白得不夠似的，他還說：

「誰敢碰這張布告留點神！」

伊諾威卓向他伸出手來要擁抱他，但是貝拉圖的解釋把他的熱誠多少減了一些。

「我不是老是告訴你們麼？但是你們一定要等波但士達來把牠定成法律，」他說。

「我的原則永遠是：決不和上峯爭論，辯論和討論是農民一切不幸的根由。農民是頭驢，是頭爭辯的驢，所以我們還不如驢子，因為真正的驢子，從來不辯論，至少裝作不辯，那真驢要駝五十，七十，一百磅的重，但是不能再重，牠不辯。這頭驢能走相當的遠度，但是不能再快，牠不辯。這頭驢子須要若干分量的草料，不肯少吃，但牠並不爭辯。你從這頭驢子身上不能得到你從牛，山羊，或馬身上所得的。任何爭辯都說不服牠，任何演講都感不動牠。牠就是不懂！或假裝不懂。從另外一方面講呢，農民是要爭辯的，你可以勸他超出他力氣的範圍去工作。你可以勸他不吃飯，你可以勸他為他的主人而死，你可

以勸他去打仗，你甚至於可以使他相信有地獄這樣一個地方，看結果罷。看看你周圍的話果罷。」

貝拉圖說的話，我們不覺得新穎，但是可把伊諾成卓，拉，萊格嚇壞了。

「你的驢子沒有飯吃就不答應，」他接着說。「牠說：『有食就作工；沒有食就不作工。也許牠沒有這樣說，因為他是不爭辯的，但他却自然而然的這樣做。請想假如六千個墾植富其諾的農民不但不是那些會爭辯的驢子，就是那些你能馴服，能說服，能受來福鎗手，牧師和官的欺侮的驢子！』請想如果他們是真正的不能爭辯的驢子。託羅尼親王怕非討飯不能生活了罷。你來的那條路是好好一條黑路，我的好伊諾成卓，不久你還是原路回去。爲什麼我們不把你殺了？你說！」

伊諾成卓張口結舌的想回答出來，但是不能。看上去他慘白得像死亡一般。

「因爲我們不是驢子，我們爭辯，並且知道殺人的後果，所以不殺你，但是伊諾成卓，你親筆寫在布告上，說是奉了波但士達的命令，從今天起禁止一切辯論。你簡直是自殺……」

「喂，聽我說，」伊諾成卓居然說出來了。「你說你反對爭辯，但是我看，請原諒，你辯得太多了，你所有的話都是辯論。我從來沒聽見過這樣的驢子話。」

「如果一切辯論都是贊成當局或上峯的話，」我問貝拉圖，「爲什麼波但士達要禁一

「辯論嗎？」

貝拉圖沉默了片刻。後來他說：

「得了，天也晚了，我一早三點就要起來上當其諾。晚安罷。」

他走了。

貝拉圖的辯論結果總是這樣的。他說着說着也不願鐘錶像一個牧師似的說着些腦筋裏面最古怪最激烈的東西，他的聲音根本就不容許有任何回答。然後，經他說完後若有什麼人問他一句問句，他就全然摸不着頭腦，一言不答的走開去。

那天晚上伊諾成卓·拉·萊格沒有回到鎮上去，也許是因為貝拉圖的恐嚇，也許他忽然覺得有點不舒服。總之，他在召加奈拉那裏過了夜。

第四章

六月中旬時消息傳來說是高錫加的農民代表將要被召到阿凡章諾去聽取羅馬新政府關於富其諾問題的決議。

這消息大為興奮，因為從前的政府從沒有承認過有這樣一個富其諾問題；並且自從政府選舉以後，那些曾把這問題熱鬧的討論過的我們這一帶的律師也已把牠完全忘光。

的確是有一個羅馬新政府是無可懷疑的了，因為我們常常聽到這樣說。似乎證明是有過一場戰爭了，或者將要有戰爭，因為唯有戰爭才能把舊政府逐出，把新政府迎進來。在我們這一帶地方蒲蓬還不是這樣代替了西班牙人，比得蒙人還不是這樣替代了蒲蓬。在方諾，拉蓬沒有人知道新政府是那裏來的，是那國人。政府這類事是發生在城裏的。

更換政府的時候，農民只能說：「求上帝賜我們一個好的，」正如司夏天的雲影飄在天邊，不由農民作主，全仗上帝的意旨斷定是雨水或冰雹的預兆。

但是一個新政府的代表居然願意和窮苦的農民以平等的立場來討論事件，已經是件奇事了。

「我們又在恢復舊制了，」巴爾地塞拉將軍到處去說。「從前可不像現在，在皇宮與農民的草叢中間林立着兵營，副提督府，提督府，從前的那些統治者總是一年一度變賣着

人衣服到市場裏去聽窮人訴苦的。自從行了選舉以後就在統治者和農民間劃了一道鴻溝。但如果現在謠言不虛的話，我們又在恢復舊制了，我們原不該背棄的……」

米契利·桑巴有同樣的希望。

「根據選舉弄出來的政府永遠是富人所控制的，他們對於選舉有他們的辦法」，他說。「獨頭政府曉得住富人，國民還能妒忌農民和他們對抗麼？想起來也可笑。但是國王和託羅尼亞親王就容易牛嫉妒了」。

貝拉圖並不反對大家的意見，也不發作他平時的壞習慣，因為他希望重分了富其諾的地，他也可以得一份。

「政府永遠是賊組成的」。貝拉圖會這樣議論。「對農民說來一個賊自然比五百個賊好些。一個大賊的胃口無論有多大總比五百個小而餓的賊喫得少。如果他們重分富其諾的諾，方塔馬拉一定要利用這權利」。

有一個星期天早晨，一輛卡車到了方塔馬拉。那開車的邀請所有願意到阿凡章諾去的農民上去。不要化錢。這輛卡車上飾滿了三色旗。是當局派來的。而且我們覺得不用化錢，很是奇怪。

剛好方塔馬拉只剩下了我們十一二個人。其他的都去作工了。在活計多的時候，教會向來允許我們星期日照常工作。

新政府不知道六月底就要開始收成。我們也不見怪。鎮上人的政府怎會知道這是收穫的季節呢？但是爲要去赴一個解決富其諾問題的會的緣故，我們很願意失去一天的工作。我們方塔馬拉人向來認爲有租用富其諾地的權利，但是在託羅尼亞行政之下從未得過許可。他寧可把地租給醫生，律師教授和富農那些利用我們雇工的人。但是我始終希望租些富其諾的田地。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唐·契爾可斯坦扎，常常跟我們說的，尤其在選舉日，那著名的移置產權的事。

「富其諾是耕種富其諾的人的！」這是唐·契爾可斯坦扎的口號。

他說富其諾應該脫離了託羅尼亞親王，富農，律師及其他玩票的人而歸給種地的人。就是農民。所以消息傳來，富其諾將被分攤，使我們大家都非常興奮。特別是現在政府派了一輛卡車來可以使方塔馬拉的農民去參加盛會。那有限幾個留在方塔馬拉的就問也不問的爬上了卡車。除我之外有貝拉圖，維奧拉，安東尼奧，查巴，鐵歐非洛，代拉，克羅齊，巴爾多維諾，斯吉亞拉巴，辛不列契奧，吉亞柯比，羅索多，彭濟奧，比拉多和他的兒子安得烈，卡包拉爾和拉發利，斯格毛扎。

但是在未走之先那開車的問：「你們的旌旆呢？」

「什麼旌旆？」

「上面雜會命令每一隊農民要一面旌旆」，開車的說。

「甚麼是甚麼呢？」我們問。

「旌旗就是旗子，」開車的人解釋。

我們担心不要使新政得了壞印象，尤其是正解決富其諾問題的盛會裏。鐵歐非洛是管教堂鑰匙的，他提議我們去拿聖洛可的旗幟；我們都同意了。他就上教堂去取，拉斐利·斯格毛扎去幫他。但是開車的看見他們回來，很艱難的抗着一根十五碼長的桿子，上面繫着一面極大的白藍兩色的旗，又綴着聖人的像，一隻狗在舐他的傷口，他就說他的車上帶不了。但這是我們方塔馬拉唯一的一面旗子，而且貝拉圖的態度很堅決。結果開車的讓步，允許我們帶了他。

麻煩可大了。卡車開動時我們三個輪流扶着那根旗桿。我們的旗子很像一隻迎風而駛的船上的檣桅。老遠就可以望見。我們看見田裏作工的在那裏詫異的指手劃腳。女人們跪下來劃着十字。

到阿凡章諾路上第一個村子的時候，開車的對我們說：

「唱國歌！」

「什麼國歌？」我們問。

上面命令每經一個住人的地方，農民都要唱歌，並且要表現得非常熱烈。但是我們一個歌都不會，至少我們支直着聖洛可的旗桿已忙的了。

我們在大路上碰到別的裝滿了農民的卡車，還有馬車，小汽車，機器腳踏車，自行車，也都是上阿凡章諾去的。

他們看見了我們那偉大的藍白兩色的旗子，起先是詫異，後來是狂笑不已。別人拿的旗都是黑的，比一方手帕大不了多少，中間是一個骷髏的頭和一根交叉的骨，正像你們在電報桿上看見的，還有刻的字：『非常危險』。

為這面旗的緣故，所以進阿凡章諾時很混亂。一羣穿黑衫的年青人站在路當中等候我們。他們立刻就叫我們把旗交出。我們拒絕，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的一面。那些年青人命令車夫停止卡車，想用武力來搶那面旗。但是我們被沿途所忍受的訕笑弄冒火氣，所以我們竭力反抗，有許多黑衫就在路上弄了一層漂亮的灰塵。

一羣興奮嗷叫的人圍着卡車。有許多是黑衫青年，但許多是方塔馬拉附近村子裏的農民，他們認識我們，拚命的大喊招呼我們。我們靜靜的就在原處，站在卡車裏圍着的旗幟。我們已決定不再忍受任何更多的侮辱，忽然我們看見唐·阿巴契奧的胖身體往我們這邊走來，流着汗，喘着氣，帶着幾個來福鎗軍官。我們都相信他是一個牧師一定會保護聖潔。事實正相反。

『你們以為是狂歡節麼？』他對我們喊。『你們對於教會和國家的協和就是這樣附和的麼？你們這些方塔馬拉人鬚時才不搗亂呢？』

我們一言不發，讓年青的黑衫人把我們的旗拿走。假如牧師都背棄了聖洛可，我們又何必向他輸忠，冒險弄壞了我們對於富其諾的權利的可能呢？

我們被帶到阿凡章諾的大市場上，給了我們一個好位置，在保民官的大廈陰處。其他的農民隊都一排一排的站着沿着市場四周的屋牆。來福鎗隊站在每隊農民中間。乘自行車的來福鎗手在市場的各個方向馳去。每逢一掛新的卡軍到就叫農民下來，被來福鎗手引到市場周圍的位置上和其他各隊的農民隔開。

一個來福鎗隊的官長騎着匹漂亮的黑馬穿過市場。

不久後一個來福鎗手傳令兵騎自行車給每一隊送一個命令。每隊出來「鎗手把命令交給每一隊農民。命令說：『你們可以坐下來』。

我們坐在地上，我們在地上繼續坐了約一個鐘頭。等了一個鐘頭後另有一個傳令兵引起了很大的興奮。一隊高級官員在市場的一角出現了。來福鎗手就給我們下令！

『立刻站起來！站好！用力喊：波但士達萬歲！誠實的政府萬歲！不搶窮人的政府萬歲！』

我們站起來，用力喊：

『波但士達萬歲！誠實的政府萬歲！不搶窮人的政府萬歲！』

那『不搶窮人的政府』中我們認識的只有包工。等到『不搶窮人的政府』全體走後，

來福鎗手又允許我們坐下。

過了幾分鐘又有一個傳令兵引起了更大的興奮。

「起來！站起來！」來福鎗手命令我們，「還要喊響些：提督萬歲！」

我們站了起來，喊得更響：

「提督萬歲！」

提督坐着一輛華貴的汽車經過，然後來福鎗手又允許我們坐下來。

但是我們才坐下不久，來福鎗手又叫我們站起來。

「再喊響一些！盡力越響越好！首相萬歲！」他們命令我們。

一輛汽車過了後面跟着四個騎自行車的，像閃電一般穿過市場，而我們則盡力大喊：

「首相萬歲！萬歲！」

我們又坐了下來，得了來福鎗手的允許。值班的人去午餐了。我們打開了自己的袋子，開始喫我們自己帶來的麵包。

到了兩點鐘，這幕喧鬧又重演一次。首相先過，然後是提督，然後是「不搶窮人的政府」裏面的人員。每次我們都得站起來表現得非常熱烈而大喊。

最後來福鎗手對我們說：

「你們現在自由了。你們可以走了。」

來福鎗手又說一遍。

「現在都完了。你們可以走了，在阿凡章諾走一圈也可以。但是你們只有一點鐘。在
一點鐘之內你們一定要走」。

「首相和富其諾問題怎樣呢？」我們問，但是沒有人理會我們。
我們在未曾分曉之前不願回家。

「跟我來」，貝拉圖說，他認識阿凡章諾的路。

他帶我們到一座大廈之前，門口飾滿了旗子。

「我們要同首相講話，」貝拉圖對門口值班的來福鎗手說。

來福鎗手向他撲來，好像他說什麼大逆不道的話似的，想把他拖進門去。但是我們拉住了他，所以就有點紛爭的樣子。有些人開始從大廈裏面跑出來，其中就有唐·契爾可斯坦扎，顯然已經喝醉了，他的風琴袴已到了第三期。

「不要對方塔馬拉人敬啊！好好的待我們方塔馬拉人！」他開始大喊。來福鎗手放了我們唐·契爾可斯坦扎走到我們這邊來想要一個一個的擁抱親吻我們。

「我們要同首相講話，」我們告訴人民之友。

「首相已經走了，」他告訴我們。

「我們要知道富其諾問題是如何解決的，」貝拉圖又加一句。

唐·契爾可斯坦扎讓一個來福鎗手帶我們到託羅尼亞親王辦公處去，裏面有一個官可以以解決富其諾問題的辦法解釋給我們聽。

「新政府已經把富其諾問題解決了麼？」貝拉圖說。

「是的，富其諾問題已在大家滿意的狀態下解決了」。

「爲什麼不叫我們來參加討論？爲什麼把我們放在外面市場裏？」彭濟奧·比拉多問。

「首相不能和一個個農民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他已和你們的代表討論過，」那官員回答。

「誰是我們的代表呢？」

「貝里諾閣下，民團指揮」。

「地是怎麼分的呢？方塔馬拉的農民可以有多少？什麼時候分的？」貝拉圖問。

「地是不分的」，官員回答。「首相和農民代表決定把那些小佃戶取消，有許多是退伍軍人所以得了地，但是軍功並不是真正經濟標準……」

「不錯」，貝拉圖說：「打過仗不一定就表示能耕地。最要緊的是要知道怎樣耕地。富其諾是耕地的人的。這是唐·契爾可斯坦扎的原則」。

「首相也接受了這個原則，」官員回答。「富其諾是耕地的人的，富其諾是有資本去

耕種，有資本把牠耕出來的人的。換言之，富其諾是資金充分的人的。富其諾必需從那些可憐的小佃農那裏解放出來，交給有財產的富農。沒有大量資金的人沒有權利租用富其諾的地。』

『我們的代表怎麼說？』

『代表農民的貝里諾閣下說，爲國家生產的利益計，必需要取消農民的富其諾租地的分配權。爲達到目的緣故，他建議減少大租戶的租金，把小租戶的租金增加百分之二十。貨抵租金，特別是甜菜，由託羅尼亞親王來定價，小耕戶不產甜菜的就付一萬方米突七百里拉。我還可以添一句，就是你們代表的建議已完全被接收了。所有富其諾益地的農民集合在阿凡章諾，已表現滿意，他們熱烈的歡迎首相提督和其他的當局。你們還要知道些什麼呢？』

『已完全清楚了』，我們說，

已完全清楚了。

街上溢滿了燈光，這時天已晚了，但是亮光使黑夜變成白天。（一切都完全清楚了）。

阿凡章諾有一種奇怪的，受苦難的模樣，像一個正開始發瘋的世界。我看見人在咖啡店裏享樂跳舞喊叫着愚笨毫無意識的話，而我呢？需要努力的使自己相信那發生的

一切都是的的確確的。難道整個兒是笑話麼，難道他們着不出來都發了瘋麼？我問我自己。

「鎮上人自己在享樂，他們快樂，他們又在喫又在唱……在農民面前眩耀」，貝拉園說。

一羣喝醉了的青年打我們面前經過，唱着歌，又用一些猥褻的手勢伴奏着。詞是：
我的髮和你的髮，

成了多美的樹林啊……

第二羣跟着第一羣，他們中間有早晨我們到阿凡章諾時沒收聖洛可旗幟的黨衫青年。他們一記得我們就開始喊起來：「聖洛可萬歲」接着是狂風暴雨似的一串髒話。然後把我們圍了起來，拉着手，在我們周圍跳舞，像打轉，唱一個歌，一面用淫穢的手勢作愚憐的模樣來伴奏。他們唱的是：

我的腿和你的腿，

成了多美的弧形啊……

我們讓他們去。他們沒有精神反抗。我們早就放棄不去理解了，我們在鎮市人中間是在另一世界。

年青人離開我們走了。他們一邊唱，一邊走，唱着「古怪的泰烈瑟」一支小孩子的

歌，用加利巴爾地讚美詩的調子。

一位先生走到我們這裏。我們已經注意他跟了我們好久。他穿得很好，紅髮紅鬚，下巴有一個疤。

「你們是方塔馬拉的麼？」他對我們說。

我們不回答。

「你們知道麼，當局很怕你們？」他接着說：「當局的知道你們反對新政府」。

我們容他講。

「你們無疑是對的，」他繼續的說。「你們反對他們是對的。事情不能這樣弄下去，來讓我們比較平靜的來講講這件事」。

那位先生朝旁邊轉了一轉。我們跟着他，在我們後面走着個年青人，看他的外貌是介乎學生與工人之間的。他對我們笑了幾次，好像要跟我們說什麼，那紅髮的先生領我們到一家寂寞無人的咖啡店，我們跟着他走進去，那青年跟着我們槍疑了一下也跟我們進去，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張桌子旁坐下。

「事情不能這樣弄下去，農民間的不滿已到了最高峯。但是你們沒有受過教育。你們須要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來引導你們。唐·契爾可斯坦扎跟我說起你們，非常表同情。他對你們很好，但是他必需謹慎，他不能連累了自己。如果你們需要我，我完全聽你們支配。」

「如果你們有什麼計劃，可以問我的意見。你們懂我的話麼？」

那不認識的先生的態度，和他那願意受我們支配的態度，任何和我們心境不同的人，都會懷疑的。鎮上人這樣親信的跟我們說話，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讓他講。

「我懂得你們，」他說。「只要看看你們的眼睛就了解你們了。來福鎗手叫你們在一小時內離開阿尼章諾，但是你們仍然在這裏。我懂得你們。你們作些事來反對政府。這很明顯；你們不能否認。我為什麼在這兒？啊，是要幫助你們，替你們出主意。跟你們一同犧牲自己。你們懂麼？」

我們一點也不懂。彭濟與·比拉多正想說什麼，貝拉圍捏他一把叫他莫說。

「好罷，」這人接着說，「我也是政府的仇敵，也許你們需要武器；是的，你們要打擊當局，但是你們缺少工具，你們沒有武器。但是我告訴你，武器並不難找，很容易，實在很容易，世界上沒有更容易的事了」。

我們還是一句話都沒說，但這樣依舊繼續自問自答。

「你們可以對我說：這些聽起來都好，但是說話是一件事，事實又是一件事，好罷，可試試我。在這裏等我一刻鐘，我給你們拿你們所要的，不但如此，還要教你們怎樣利用。你們還懷疑我麼？你們還不相信我麼？好罷，在這裏等着我」。

他站起來和我們握手，付了酒錢回去了。

他一走，旁邊桌上坐的那青年就過來對我們說：

「這是一個官方暗探，一個政府的密探。小心。他給你們拿個炸彈來再把你們逮捕起來，乘他沒有回來走罷」。

我們離開了阿凡章諾，走穿田的那條路，避免碰見那政府密探。

步行着，口渴，飢餓，充滿了苦念，我們追尋今早到阿凡章諾來的原路，那時還了希望，聖洛可的旗幟在微風裏飛揚。

我們到方塔馬拉已午夜。三點我們又上了路，走到富其諾去，因為收獲已經開始了。

第五章

地方上替包工擺去的那片草場周圍蓋了木柵。

蓋這木柵的原意是想從此結束了農民的埋怨。農民仍然相當懷疑任何人能否有權擷取一塊向來是公產的地；因而雖有了這柵欄，却仍然繼續的埋怨。

有一天木柵被燒毀了。

包工又用公款另修了一道木柵，並且派了兩個武裝守衛來保護。

但是兩個守衛就能把天關地關以來曾經看見過多少牧人的吵嘴，狼，土匪和各種各樣的戰爭與侵略的這地方恐嚇住麼？當然不能。

柵欄又在兩個守衛的眼睛面前着了火，他們清清楚楚的看見地面爆出火星來，接着是火焰，在數分鐘內就把全部木柵燒毀了。這兩個守衛，按照遇見奇蹟後一定的步驟，去把整個故事講給唐·阿巴契與聽，然後才去告訴一切願意聽的人。唐·阿巴契與參考了許多古書之後，就決斷這火一定是超自然的力量，而因此是魔鬼點的火，因此我們就斷定魔鬼決不像人家所描寫的那樣兇惡。包工不能逮捕魔鬼，所以就那兩個守衛囚禁起來。

魔鬼和包工是誰勝利呢？我們都反對包工的，但魔鬼的唯一公開信徒就是貝拉圖，維奧拉。

有一天黃昏薄暮時候我們幾個方塔馬拉女人又在討論這件事，一邊在教堂門前的空地上等着我們的男子從富其諾回來。我在那裏，和馬利亞·格拉齊亞·齊阿馬露加，斐洛米娜，加斯塔涅，萊邱塔，加納羅卓的女兒，我們跟平時一樣的坐在那朝着山谷在空地那一邊的小牆上，像一個平台的欄干。我們在朝着已經黑了的富其諾望。方塔馬拉下面的平原被那一道灰蓬蓬的大路瓜分爲二，望着是寂寞而靜悄。從平原到方塔馬的支路繞在山邊上，也很寂寞。

我們知道我們的男子要很晚才回家，因爲到了收穫的時候，富其諾是不照鐘點工作的。忽然從這沉默當中——我們沒有留神恰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們聽見一種單調，有節律的嗡嗡聲，初聽着像蜂房，漸漸愈來愈大像個碾米機。這聲音是從平原那方面來的，但是我們弄不清是什麼聲音，我們看不見有什麼碾米機。況且只有在收成將完的時候才會碾米機到大路附近。

那聲音愈來愈大了。

我們忽然看見一輛卡車裝滿了人轉過上方塔馬拉那條路的第一個彎。接着就是第二輛，第三輛，第四輛，第五輛。

五輛卡車到方塔馬拉來。但是在這些鏡頭還有一輛——又還有，到後來有了許多，誰也數不清。是十輛呢，十五輛還是十二輛？加納羅卓的女兒喊是一百輛。但是加納羅卓的

女兒是不會數的。第一輛卡車已轉了方塔馬拉前面的最後一彎，最後一輛還在山腳下。我們從來也沒看見有這許多卡車，我們誰也想像不到會有這麼許多卡車。

方塔馬拉全體居民——就是女人和沒有上富其諾去的老頭——被這麼異常之多的卡車所發出的聲音嚇着了，都衝出來到教堂前的小空地上。對於意想不到的出現了這許多摩托車各人有不同的解釋。

「這是來朝聖的！這是來朝聖的！」召加奈拉喊說，「現在的朝聖不步行了，他們是坐汽車的！這是向我們聖彼得朝聖的！」

「不，這是汽車比賽」，巴斯加里·契卜拉說。「我在鏡上當過兵。好些開汽車的彼此競賽着誰開得最快。鏡上每天賽汽車！」

卡車的聲音隨着每一分鐘而愈來愈大，後來我們也聽見在裏面的人野蠻的喊叫了。一陣尖銳的爆發聲，接着是教堂窗上的玻璃掉下來，把我們的好奇心變成恐怖。

「他們在放鎗！他們在放鎗！他們在對着教堂放鎗！他們在對着我們放了！」

「回去！回去！」巴爾地塞拉將軍對我們那些靠近矮牆的人喊：「回去！他們在放鎗了！」

但是這些放鎗的人是誰呢？他們為什麼要放呢？他們是對什麼放鎗呢？

「是戰爭！是戰爭！」巴爾地塞拉將軍開始喊叫。「是戰爭！」

但爲什麼是戰爭？爲什麼對我們挑戰？

「是戰爭！」將軍繼續的喊着。「是戰爭！上帝知道是爲什麼，但這一定是戰爭！」

「如果是戰爭的話，我們就得說戰時的啓應頌了，」鐵歐非洛管教堂的人說，並且開始唱頌；和平的聖母請爲我們祈禱，但是第二陣鎗聲打到了教堂的前面，濺了我們一磚塊。啓應頌被打斷了。整個事情好像毫無意義。戰爭？爲什麼要有戰爭呢？格幽瑪塔，斯加卜尼發起神經來了。我們在她周圍就像一羣母羊。

我們同時開始尖聲叫起來，唯一鎮定的是巴爾地塞拉將軍。

「毫無辦法，是戰爭，」他不斷的說；「是戰爭，一點沒有辦法；是戰爭，是命運。戰爭爆發後是這樣的」。

馬利亞·文聊扎·維奧拉有了一個好主意。

「我們去打教堂的鐘罷」，她說，「國家遇見危險時總是打教堂的鐘的。一八六〇比得蒙人來的時候，他們打了一整夜教堂的鐘」。

但是鐵歐非洛嚇得站都站不起來。他把鑰匙交給我。艾爾維拉和我到鐘樓上去打鑿鐘。但是艾爾維拉猶豫了。

「你聽說過同女人打仗麼？」她問。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我告訴她。

「那麼這些才到的人不是來打我們的，是來打男人的。如果他們遇見了男人就要屠殺了——才真是戰爭。不如不要鳴鑼。我們一鳴鑼男人們就以爲着了火，趕緊回來就和他們遭遇了」。

艾爾維拉在想貝拉圖，我在想我的丈夫和兒子。所以我們留在教堂的鐘樓上，不去摸鐘了。

從鐘樓頂上我們看得見卡車停在方塔馬拉路口。

有好些人帶着來福鎗從車上爬下來，有些在車旁就着。其餘的人向教堂走來。

我們下面那些方塔馬拉人已經背完了啓應頌，開始祈求了：

這是吉利的，寬恕我們，主啊，

這是吉利的，垂聽我們，主啊。

鐵歐非洛說了祈求，其他的人就唱出答應：解放我們主啊。誰也不知道究竟要發生些什麼事。鐵歐非洛把所有想得到的罪惡，叨叨的說出來，每一罪惡之後我們都回答：解放我們，主啊。

從一切罪惡事，解放我們，主啊

從一切罪孽，解放我們，主啊，

從你的忿怒，解放我們，主啊，

從突然意想不到的死亡，解放我們，主啊，

從邪惡的精神，解放我們，主啊。

誰也不知道究竟要發生什麼事。鐵歐非洛已唱到了抵抗霍亂災難和死亡的祈求，那一串武裝人已轉彎抹角到空地上來，一面喊着一面揮動着他們的來福鎗。他們人數之多使我們恐懼。艾爾維拉和我自然而然的退縮到鐘樓的一角上，看得見外面，但別人看不見我們。

至少有幾百個武裝人。除了來福鎗以外，腰帶上都插着匕首。他們都穿着藍衫。我們認識的唯有那壯丁衛士和非烈伯·伊爾·貝洛，那修塔工頭，但是其餘的人也不完全陌生，都不是從很遠處來的。有些是農民，是那些沒有地的，替地主去作工，賺得少而靠偷偷摸摸的。有些是生意人，就是你看見在市場上幌蕩的那種，還有私人家庭的那些洗碟子的，馬卓夫和流浪的音樂家——懦弱，拍馬屁的人，為剝取小地主就去拍大地主的馬屁，是些沒有顧忌的詭人唾沫的人，從前會奉命來教我們怎樣選舉，現在拿了來福鎗來向我們挑戰。這些賊子和流氓却受了託付來担任維持秩序與財產，沒有家庭，沒有品格，沒有信仰，邪惡，窮苦的這些人，却是窮人的敵人。

一個小胖領頭走，肚子上圍着三色，非烈伯·伊爾·貝洛在他旁邊像頭火鷄那樣昂然而步。

「你在說些什麼？」那個繞着三色的人對管教堂的鐵歐非洛說。

「我在祈禱和平，」管教堂的說。

「好罷，我給你和平，」那小胖子笑着向非烈伯·伊爾·貝洛招手。

非烈伯·伊爾·貝洛走到鐵歐非洛那裏，打了他一個耳光。

鐵歐非洛把手撫着臉頰，望望四周，很迷惘的說：

「是爲什麼吧？」

「懦夫！懦夫！懦夫！」那小人兒開始咆哮起來，「你爲什麼不自衛！懦夫！」

但是鐵歐非洛不動也不響。那小胖子在前面。這一羣女人老頭和病夫之中找不着什麼

可挑釁的人了。他和非烈伯·伊爾·貝洛稍稍商議之後就說：「好罷，我看是沒有別的辦法了。」

然後轉過來對着羣衆下命令：

「大家回去。」

等大家走後那小人兒轉向黑衫人下令：

「分爲五個一隊到各家搜查，沒收一切武器！快點，乘男人沒有回來！」

空地像電一般的空了。已經黑了。從我們有利的地位上就能看見五個一羣消失在有礙

幾條方塔馬拉圍着內的房子裏去。

艾爾羅拉和我以為沒有電燈之類的幫助他們，這些法律的代表就很難進行他們的搜查。

但是馬利亞·格拉齊亞突然尖叫起來，她的家就在教堂鐘樓旁邊，同時有尖聲的喊叫。從斐洛米娜·加斯塔涅索非亞·萊邱塔，利沙貝塔·利蒙娜，加拉契娜，斐洛米娜·加泰納和別的人在較遠的房子那裏喊出來，加上翻倒傢俱，打破椅子，極碎窗子的聲音已使我們清楚這些武裝人員的真正目的。

馬利亞·格拉齊亞像一頭上屠場的畜生似的尖叫着，混亂的從開着的門裏，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年輕女人和五個男人掙扎。有幾次她掙脫了逃到門邊，但是他們每一次都擋住了她。他們抓住了她的腿與肩膀把她摔倒在地按住了，一邊把她身上每片衣裳都剝光，四個人按住了她的臂與腿，那第五個隨了他的心。馬利亞·格拉齊亞的尖叫像一頭野獸在割頸時臨死的嘶喊。第一個人完事後，另一個過來，那殉道的慘劇又重演一次。等他完了事就輪到第三個，然後是第四個，但是這女人的喊叫到這時候已經微弱得我們很難聽到了。她已不再有掙扎的徵象。第四第五個攪她時已不用人按住她的臂與腿了。他們完事後就哄笑着離開了房子到二十碼遠的利沙貝塔·利蒙娜家去。

艾爾羅拉在我身邊從頭至尾看見了，沒有辦法使她不看見，這件事只在幾碼以外發生，在我們的眼底下，她一點小節目都沒有錯過。當她用臂緊緊抱着我的頸子時，我覺得

她全身都在顫抖，像在抽空氣似的，好像教堂的鐘樓在顫抖，整個周圍的大地都在震動，我須要力量使艾爾維拉不倒下去；因為她可能滾下木梯，顯露了我們躲着的地方。艾爾維拉的那對大的，兇獠的，一動不動的眼睛還在對那五個人已走開的房子疑視，馬利亞。格拉克亞那可憐的受凌辱的身體躺在那裏。我怕她也許會失去理性，我用手把她的眼閉上，像對待死人似的。忽然間我的力氣也盡了，我的腿在我的下面塌下來，一切都變黑了。

那天晚上還出了什麼事我就不記得了。我只記得告訴你的那些。

有時候我覺得全世界的事情除了已告訴了你的那晚上發生的以外，我什麼都記不得了；有時我是這樣覺得的，其餘的我丈夫可以告訴你。

我們男人從富其諾回來，所有這些事當然都不知道。真可惜她們不打教堂的鐘。

貝拉圖·維奧拉，文卿乍·斯高扎，巴爾西斯多，契洛·齊隆達，馬利亞·格拉齊亞的父親和利沙貝塔。利藏娜的未婚夫同我在貝斯契納離近回來的路上遇到了，一同走。吉亞慶多，巴萊他，慶帖利亞諾，凡奈地，桑多，盧基，塞亞伯和別人就在後面。

我們看見武裝隊伍和大批的卡車在村子外面，貝拉圖說：

「我想一定是爲了柵欄，我想得到包工的以爲是方塔馬拉的什麼人去把柵欄燒掉的。有幾個站在卡車旁邊的武裝人員和貝拉圖很熟識，但是他們不肯說什麼事到方塔馬

拉來，也許他們不知道，他們只叫我們等着。等後面的那批人到後，他們就把我們都帶到方塔馬拉。我們在那裏看見那些武裝人排成四方隊形，那肚子肥大的人指揮，修路的非烈伯·伊爾·貝諾作助手。

在這四方形中我們看了巴爾地塞拉將軍，那管教堂的鐵歐非洛，巴斯加利·契卜拉，年老的實東尼奧·勃拉契奧，裁縫阿納克來多和幾個別人，靜悄悄一動不動，慘白，低着頭站在那裏，像鴉片一樣。

我們到的時候，這四方形打開了，我們走進以後又閉起來。

貝拉圖對我看看，好像他不知是該笑呢還是發怒，我們想從巴爾地塞拉將軍那裏探聽我們未來之先的事，但是他只走過來，在我耳邊悄悄說：「這簡直沒有聽說過；」然後他又到貝拉圖那裏說了，對別人也這樣的說。「簡直不可信，簡直沒有聽說過，」他說。這句話不大清楚，但是從巴爾地塞拉嘴裏出來，確是意外，因為他向來對於最嚴重的事都能從歷史上找出先例來。

武裝人員的四方形又開開容納另外一批從富其諾回來的人，這些人是彭濟奧·比拉多，吉亞柯比·羅索多，米契利·桑巴，吉奧凡尼，泰斯東尼，吉奧凡尼·烏利發，加斯巴朗尼和幾個小夥子。

他們對我們看看，好像所有的煩惱都是我們惹的似的，但是在這麼許多武裝的面前，

他們講不說什麼。

第二批來到這四方形裏陪伴我們的是河吉里。皮翁乍，阿倫貝多。薩工尼，巴隆莫，萊邱塔的丈夫，坎西地奧。凡東尼和幾個小夥子，馬利亞。格拉齊亞的未婚夫在內。

誰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誰也不作聲。大家面面相視。大家都明白當局者和我們中間發作了什麼事。但是誰也不願比別人更遲累了自己，人人都先想到自己。

武裝人的正方形又放進了安東尼奧，斯巴文塔，拉發里，斯加卜尼，盧基。代拉。克羅齊，安東尼奧。查巴和幾個別人。

很難想像這小胖子究竟要作什麼？他要把我們大家都捉進監裏去麼？這也不大像，而且實際上無論如何辦不到。

也許可以屏我們在我們村子的空場上站些時候，但是要把我們一路，拖進鎮市放進監裏的話，這些武裝人員還不夠。

我們知道這些穿黑衫的人。他們乘黑夜來，不然不會有這麼大膽子，好些人的都是一股酒氣，並且如果你釘住眼睛，他是不歡喜的，就要轉過頭去。他們也是窮人，但却是一種特殊的窮人，沒有地又無一技之長，或是門道太多，也是一樣。這種人不喜歡作苦工，從這禮拜活到下禮拜，F裏賺進，嘴裏喫光，總要想點新花樣來賺他們每天喫的麵包。要他們背拔當局和闊人，他們是太懦弱太奴性了，他們情願把他們已結住了來獲得搶劫與壓迫

別窮人的權利——就是那些農民和比較窮的地主和佃農，如果你白天在街上遇到他們，他們是謙卑諂媚……但是到了黑夜結多了人的時候就毒辣而兇惡了；他們永遠待候着那些發命令的人，永遠如此。但是把他們編成特殊的軍隊，給他們特殊的制服與特殊的武裝却是最近幾年來特別的新鮮事。

這就是所謂法西斯黨人。

他們的胆大也還有另一種解釋，我們裏面一個人至少可以抵他們三個。但是他們中間，我們會有什麼機會呢？有什麼可以把我們大家聯合起來呢？我們中間有什麼運籌呢？我們都在這四方形中間，我們都是在方塔馬拉出生的。這是我們唯一的共同點了，人人都先想到他自己。人人都想最好怎樣逃出這方武裝人的圈子，把別人留在後面。人人都有家，我們都想着我們的家。

唯一的例外也許是貝拉圖，但他既無地，又無家。

同時又有些別的農民從富其諾來，中間有齊阿馬露加的丈夫，他們也被讓進了空壕。這時候已經很晚了。

那小胖子說：

「我們開始問話罷！」

問話、問甚麼話？

他們在空地上弄出了一碼闊的一條過道似的地方，那胖子和非烈伯·伊爾·貝洛就在兩邊站了。

問話開始，第一個被叫的是管教堂的鐵歐非洛。

「誰萬歲？」小胖子問。

鐵歐非洛，蹣跚的坐倒在地上。

「誰萬歲？」法律的代表又問。

鐵歐非洛把他那張可悲憫的恐懼的臉對着我們，希望得到甚麼靈感，但是我們所知道的和他差不多。

鐵歐非洛既無動作，那人就回過頭來對手裏拿着一本大書的非烈伯·伊爾·貝洛說，「寫上『倔強』。」

他們放了鐵歐非洛。第二個被叫的是裁縫阿納克來多。

「誰萬歲？」小胖子問他，阿納克來多已經有了工夫想過，就說，

「馬利亞萬歲！」

「那一個馬利亞？」非烈伯·伊爾·貝洛問他。

「勞萊多的馬利亞。」

「寫上『倔強』，」那小人兒說。

他們放了阿納克來多，其次被叫的是年老的安索尼奧。勃拉契奧拉他也預備好了答案：『聖洛可萬歲！』他喊。

但是這回答並不使人滿意。

『寫上「倔強」』那小胖子說。

第四個被叫的是巴斯加利。契卜拉。

『誰萬歲？』問他。

『對不起，你的意思是甚麼，』契卜拉竟敢說。

『你想到甚麼就清楚的說出來，誰萬歲？』那小胖子說。

『麵包和酒萬歲！』是巴斯加利。契卜拉最誠實的回答，但他也被寫上「倔強」。

我們大家都等着輪到，誰也猜不出這些當局的代表要我們回答些甚麼。

我們最怕的當然是怕答錯了要罰錢，誰也不知道「倔強」是甚麼意思，但我們很知道

「付錢」的意思。

我想儘量挨近巴爾地塞拉將軍，因為他受的教育比我們都好，年輕的時候到邁尼波利。我想從他那裏打聽到底應該如何回答，但是他用一副自負而又可憐我的笑容對我看，好像只有他才知道其中的原委似的。

等到小胖子問他：『誰萬歲』這老皮匠把帽子脫下來喊說：

「馬格利皇后萬歲！」

結果和巴爾地塞拉所想的正相反，所有的人都圍笑起來，並且小胖子還說：

「她已經死了。馬格利皇后已經死了。」

「她死了麼？」那老皮匠喊說，嚇壞了。「不可能！」

「寫上「立憲派」」小胖子說。

巴爾地塞拉經過了這一番不可理解的事後，憂愁的搖着頭走開了。輪到安東尼奧，查巴，他受了貝拉圖的指點喊說：「打倒強盜，」這引起了那些黑衫人嚶嚶的抗議。

小胖子命令非烈伯·伊爾·貝洛，寫上「無政府派」。

查巴去開後輪到安東尼奧·斯巴文塔。

「打倒流氓！」他喊，這又從黑衫隊被激起了新的吶喊。斯巴文塔也被寫作無政府派。

「誰萬歲？」小胖子問盧基·代拉·克羅齊，但他也是貝拉圖的門徒，不肯甚麼萬歲，只肯喊反面的。

「打倒賦稅！」是他的回答。

這一次這些法西斯黨徒並不抗議，但也把代拉·克羅齊寫作無政府派。拉登里·斯加卜尼裂着法律的代表人當面就說：「打倒付工資的人！」引起了很大的

騷動。

小胖子要逮捕他，但是，拉發星很謹慎，在沒有說話之前就躲開了空地，嚙了兩顆就到了教堂背後，後來就不看見他了。

後來的幾個比較謹慎了，第一個是吉阿柯比。羅索多。

「大家萬歲！」是他的回答，實在再也難想比這個還保險的了。但是人家也還是不欣賞。

「寫上「自由派，」」小胖子對非烈伯。伊爾。貝洛說。

「政府萬歲！」吉奧大凡尼，烏利發喊，他的用意極好。

「那一個政府？」非烈伯。伊爾。貝洛問。

烏利發從也沒聽說過有一個以上的政府，但是爲着客氣的緣故就說：

「那合法的政府！」

「寫上「賣國賊，」」小胖子對非烈伯。伊爾。貝洛說。

輪到彭濟奧。比拉多想更進一步，就也喊：「政府萬歲！」

「那一個政府？」非烈伯。伊爾。貝洛問。

「那不合法的政府！」

「寫上「犯法，」」小胖子說。

還沒有人能發現那正確的回答，錯的回答愈積愈多，可能的回答愈挑愈少，但是真正最主要的一點我們還是莫名其妙，就是答錯了是不是要付點錢。只有貝拉圖似乎對於這種可能毫不憂慮，却在向他那些年輕朋友提議組魯的回答，不叫他們說「誰誰萬歲」而根據「打倒誰誰」的話自尋開心。

「打倒銀行！」凡奈地。桑多喊。

「什麼銀行？」非烈伯。伊爾。貝洛問。

「只有一家，這家又把錢給包工的，」凡奈地說，他知道得很多。

「寫上「共產黨，」小胖子說。

加斯巴隆尼也被寫作共產黨，因為他的回答說：「打倒託羅尼亞！」

巴隆莫祕寫作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回答：

「窮人萬歲！」

在這時，貝拉圖的祖母馬利亞，文腳扎從空地的那一邊來了。不久前我們看見她到馬

利亞。格拉齊家去。

「貝拉圖！貝拉圖呢？」那老婆婆在喊：「這些土匪在我們家裏存了什麼呢？他們

把我們的女人怎麼啦？我們的男人呢？我們的男人在那裏？貝拉圖！」

貝拉圖立刻明白了，或自以為明白了，他一蹦蹦到非烈伯。伊爾。貝拉面前，把他嚇

得臉色灰白，他一把握住了他的領子問：

「艾爾維拉在那裏？」你們把他艾爾維拉怎麼啦？」

年老的馬利亞·文卿扎這時已到了教堂門檻上，跪下來，開始禱告：

「我們的聖母啊，保護我們，拯救我們，替我們出面！」

她還在禱告，但是那教堂的大鐘響了一下，使我們大家都望着鐘樓頂看。

我們看見一個鬼，一個女人的魂，年輕，頰長，消瘦，一張臉白得像雪，把手轟在欄干上。

我們氣都透不過來，然後那異象消失了。

「這是我們的聖母！這是我們的聖母！」非烈伯·伊爾·貝洛恐怖地呼喊。

其他武裝人開始喊：「這是我們胖母！這是我們聖母！」

武裝人的四方隊形立刻消散了，直奔到村外的卡車邊去。

我們聽見機器在開動，然後看見那些卡車開足了速率下山，亮着前頭的燈光，這樣多，數都數不清，隊形好像永無止境似的在山脚下和大路連接的最後一個彎上，我們看見卡車隊忽然停止了，一停停了半小時以上。

「爲什麼停了呢？你想他們會回來麼？」我問貝拉圖。

「拉發里·斯加卜尼知道是爲什麼停的，」他笑着回答了。

等卡車再開動時已經很晚了。

「我們要不要去睡，再等點把鐘到富其諾去？」我問貝拉圖。

「我們先去看看誰在鐘樓上。」

貝拉圖相信魔鬼，卻不相信我們的聖母，如果魔鬼出現，他是會相信的，但如果是我們的聖母，他就不會相信了。

我們爬上鐘樓，發現我妻子和艾爾維拉半死在那裏。

（第二天我們才知道卡車隊因為第一輛翻了車所以停在山脚下。路心的一棵樹幹兒沒有躲好，有些人受了傷，那腰圍三色的小胖子也在內）

第六章

那天晚上的苦難把艾爾維拉送上了床。

不久以前她接了一點要染織的羊毛，她因為不能工作所以就很着急。在我們這一帶，到大戰時織工業已到了最低落的時候，艾爾維拉的織機是其中有限的一架還作着活，但是活計也愈來愈少了。難得有誰拿幾碼羊毛來請她染織，在附近的村子裏，做了幾百年的織機已被拿來當營火燒了，許多事冷起來打緊這項買賣！——本地羊羣的消失，鎮上毛織物的興進，和農民的愈來愈窮。

艾爾維拉請貝拉圖來幫她劈燒柴，貝拉圖很顯意的答應了，但是不肯收工錢。他不但劈柴，還在艾爾維拉的指導下開始替她染羊毛。

艾爾維拉就睡在一個角落裏，躺在一床藁薦上。因為那天晚上受了驚，她臉色還是慘白的。也許因為她的蒼白，帶着她那圓圓的黑臉和黑睛黑髮，苗條的身材，却更顯得美麗了。她發命令，貝拉圖記着吩咐，像個小孩學一件新事一樣，有些時候他也會問話使艾爾維拉覺得很迷惑，比如他問爲什麼把一塊布浸在靛青裏就變爲深藍的了。

「阿，那是當祭的。」她就回答。

「但是爲什麼呢？」貝拉圖問。

「就因為不會選別的可，」艾爾維拉就會說然後想賺回來問。

「爲什麼向日葵子長起來不成洋葱呢？」

「別瞎說啦，」貝拉圖會回答，「這是很清楚的，假如我種的真是向日葵子當然不會長成洋葱的。」

這類的問題也不會有什麼害處，每次我到洗染店去看艾爾維拉可短少什麼，就看見貝拉圖在那兩隻磚盆旁忙着，這兩隻盆幾乎佔了半間。空氣裏汽水很濃，而貝拉圖則在用一根長的黑棍撥弄或撈起那些盆裏裹着的布，或在撥火添薪。

有一晚上，艾爾維拉在我面前又想叫貝拉圖接收幾個里拉的工錢，但是貝拉圖依照他平時的樣子很粗直的拒絕。

「貝拉圖不拿錢是因為他要你藏起來預備結婚的時候，」我說。

艾爾維拉的脸紅得像個桑葚，貝拉圖對我看的好像要打我一拳。

罷了，這也是沒辦法，我暗想，貝拉圖不是個結婚的人。

第二天早上馬利亞·文卿扎，貝拉圖的祖母走來看我。

「你看見貝拉圖麼？」她問我。

「什麼？」我說，很詫異。「他昨天晚上沒有回家麼？」

「沒有，他沒回來。」那老婆婆說，就走了。

遲了不及貝拉圖出現了。他踏在門口，甚至早安也不說，我隨隨便便，也不說甚麼。等我預備要到田裏去的時候，他對我說：

『我要人家的意見』。

這是那人生平第一次徵求別人的意見。

『是關於結婚的，』貝拉圖接着說。『昨天你提起的時候並不急切，但現在不同了』。

我明白了，貝拉圖昨夜是在艾爾維拉那裏過的。

『我的意見是快快和艾爾維拉接婚。有百利而無一弊，』我說：『方塔馬拉再找不出更好的配對了』。

『你不懂，』貝拉圖對我說。『我還希望找比艾爾維拉還好的女人麼？決沒有。我是誰？一個沒有地的農民，一隻沒有穴鑽的田鼠，一隻沒有洞住的狐狸。就算我這樣，艾爾維拉還是預備嫁給我，地都沒有，也還是要不得。艾爾維拉沒有腦筋，我是有的。我自己挨餓，或同祖母挨餓不要緊。但是我能讓艾爾維拉在家挨餓麼？天天作日工，先給這個主人作，又給那一個作也沒關係。但是艾爾維拉的丈夫去作日工麼？艾爾維拉的丈夫是個沒有地的農民麼？』

『你從前怎麼想不到這些事呢？』我對他說。『你昨天晚上沒有和艾爾維拉睡覺之前爲什麼不想到呢？』

「你不懂，」貝拉圖說，有點生氣了。「我不是想放棄艾爾維拉。我並不是願意讓別人娶她」。

貝拉圖對於無談什麼事向來就是這樣辯法的。你可以整天和他辯論而毫無結果。這時候主要點似乎很簡單了，所以我直截了當的問他一個直白的問句。

「你到要娶艾爾維拉不呢？」

「你一點都沒有明白，你再也不會明白的，」貝拉圖說着就走了。

貝拉圖似乎很懊喪。根本的困難是因為他沒有地。一直到現在，他仗着那種不着邊際的論調總想逃避事實，但是立家的急需使他不得不正視起來。

方塔馬拉和附近村子的農民大半是小地主或一小塊地的佃戶。完全沒有地的農民實在是極少數。沒有地的農民是人人看不起，瞧不上的。他時刻被迫需要改換工作。最近幾年來他的工資又是減了又減。有一個時期，在地便宜的時候，所有村子都覺得作農活的是最懶，最無知，最笨，最落後的人，事實上許多農民對於這種評語也是當之無愧。但最近幾年來事情又變了。小地主的地產不再增加，作農活的也沒有一個能作小地主。反之，我可以舉許多例子，有許多小地主被他們的債主賣出去，降到農工。甚至富農亦降為小地主。無論你覺得貝拉圖怎樣，你總不能否認他的性格與知慧是全方位塔馬拉誰都比不上的。如果沒有辦法積下錢來買一塊地，意思就是農工成爲小地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方塔馬拉有聲

多年青人都處在同樣的地位。

時代雖已變過，但是人還是舊腦筋。還是看不起沒有地的農民。貝拉圖再苦學不來忍受他這種地位。他一向希望到美洲去實現他的志向，或到義大利的別處去，但他却沒有成功過。眼前看着就需要立刻結婚，他覺得他命裏已注定了要比別的農民地位更低。毫無出路。

我們從一個從來想不到會到方塔馬拉來的人那裏得到了意外的消息，講到在鎮上找工作的情形。

一個小小個體的老人，有一天晚上氣喘吁吁的到了方塔馬拉的小空地上，他不像農民也不像鎮上人，或者像一個穿得像鎮上人的農民。他肩上背了一個袋。我們就立刻認他是一個那種鄉下的巫師，到處預言年成的豐不豐，分發靈符醫病，治療女人和惡獸，賣治雞眼的獨方。

巴爾地塞拉將軍看見他在他店門口經過就好奇的跟着他，還帶着瑪利埃達·召加奈拉，米契利·桑巴，貝拉圖·維奧拉和我。「你是那裏來的，你能預言些什麼？」他問他。

那小老頭走到空地中間，把袋子放下來，坐在上面好像他已經累得一點都站不住了似的回答：

「在他自己的國裏，誰也不能作先知」。
我們不懂他的用意何在。

這小老頭的外貌很怪。他有一顆小頭，像個嬰兒，水汪汪的眼，長的舊式的鬚，一個大的懸膽似的鼻子像一個茄子。看上去如果你去按一下的話，會流出好幾期的酒來。他頭上戴着一頂硬的鼠皮帽子，身上穿的大衣上有個絨領和兩排亮鈕扣。他的袴是灰的，像一個大兵的。

「給誰算個命什麼的罷，但是不要要錢啊」，米契利對他說。

「請等一會兒，」他說，「但先請去把鳩狄塔·高里亞諾叫來」。

「她變為灰塵了，」米契利回答，意思說鳩狄塔已經死了。我們都開始笑了，因為這老頭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先知。

「假如鳩狄塔已死，去叫貝比諾，高里亞諾來，」那假先知說。

「貝比諾，高里亞諾也已經死了，」召加奈拉回答。「他是大戰前死的。」

「貝比諾，高里亞諾呢？他也死了麼？」先知說。這回他發脾氣了。

大家對於貝比諾，高里亞諾的意見很不同。召加奈拉在年輕時曾和他發生過戀愛，說他早已死在羅馬了。巴爾地塞拉相信他已在羅馬發了財，娶了一個有錢的太太，必早已忘了出生他的村子的名字了。

「好罷」，老人說：「我來把貝比諾。高里亞諾的真事講給你們聽」。

「貝比諾。高里亞諾離開方塔馬諾到羅馬去的時候是亨勃特王被刺的那年。這是幾年
前呢？這是很容易算的。從亨勃特王死到特里波利戰爭後的彗星出現大約有十年。從彗星
到特里斯德戰爭大約有五年。這就是十五年了。特里斯德之戰約延了四五年，就是二十年
了。然後工會得勢了五年，就是二十五年了，後來是順乎時期約十年，大家都希望這時期
期結束，因為受土耳其人的統制也不見得更壞。但是順乎時期並未結束，也沒有土耳其人
的影蹤，所以就是三十五年。」

「好罷，貝比諾。高里亞諾在三十五年前到羅馬去想發財，他想發了財就回到方塔馬
去和他所愛的一個十六歲的姑娘結婚，那時她的名字是瑪利埃達。召塞多奈洛……」

「那就是我」，召加奈拉紅着臉說。

「決不是！」先知說。他把瑪利埃達從頭至脚看了幾遍。

但是我們幫她說話，那先知很懊惱。慌慌惚惚的停止了不講故事，但是等了一回之後
又接着講：

「貝比諾。高里亞諾打算在兩年內發財。他立刻在羅馬找到了工作，在慈善僧侶會裏
做洗碟子的，但是他並未發財。他一天工作十四小時，賺的錢只夠喫睡，還不夠喝酒。會
裏的神父相信酒是能使人墮落的，所以他們不肯讓那些下屬們墮落。會裏唯一有墮落的權

利的是那些高級神父。但是高級神父們的酒是地窖裏放着的，而貝比諾·高里亞諾在地窖裏作着工。因此忠誠的服務了兩年後，因常常酒醉而被開除了。此後他就失業了若干時期。他也時或賺一半個便士，但不夠解他的渴，更不足使他能足眠足食。他睡在植物園或圓劇場裏，或在埃塞得拉的涼台底下，看季節而定。有一晚上貝比諾·高里亞諾做夢看見聖洛可顯靈，告訴他如何走進隔壁的一家糧食店。貝比諾·高里亞諾立刻醒過來衝到糧食店裏，但被警察捉住判坐八個月牢監，在聽審的時候他想解釋聖洛可的關係，但是審判官不信他。審判官對於不幸的人照例是不信的。

但在監獄裏命運却對貝比諾笑起來。他得了一種眼病，起先是一種白色液體從眼睛裏流出來，然後腫了起來，照後紅得像小番茄。看着很可憐。感謝他的眼睛實在慘，貝比諾就從監牢裏開釋出來，算是一生第一次交好運。他從一個認識的人那裏雇用了一個小孩，每天早晨照例的週遊到那些替淨土前靈魂做彌撒的教堂去。正午時就到兩三家尼庵那裏去討一盤湯，下午就找討巧的地方到公墓外面和戲院門口。雖然那個小女孩要他付兩個甲拉一天，但是貝比諾已能夠賺足夠的錢付他的房租，還可以小小積下一點。他用不着愁喫，因為他從好幾個庵子裏已找得太多，並且還可以賣去一部份給聖吉奧凡尼門口的一家小酒店，換點酒喝。貝比諾打算至少討兩年飯，積夠了錢回到方塔馬拉去和召塞多奈落結婚……

「你爲什麼改變了主意呢？」瑪利埃達嘆了一口氣說。

「照舊還是嫉妒阻止他實現計劃。傷心的一天到來，一個警察要送他進醫院把眼睛治好。貝比諾·高里亞諾想反對。『這是我的眼睛，我愛怎樣就怎樣啊，』他說。但在義大利本無真正的自由。他的眼在數天之內就被治好了，但他的職業也就丟了。那快樂的時期，豐盛的時期已經過去，懺悔的時期開始了。他試作築堤工人，例如砌磚，裝車，在帝伯河上搖船，但是他每一件事都做不到一個禮拜以上的。他願意的時候沒有力量。有力量時候又不能如願。他想了一千種別的方法想發財。

「在那些時候各省有好幾個人到羅馬來希望得好處。野心小的就找小事，類如掃路，擦皮鞋，幫廚房，作園丁或馬童，替自己多少建立起一個卑微的地位來，每天積下一小點錢。但是貝比諾不像別的鄉裏來的人，耐煩等候十年來積下一千個里拉，他總想有一天發現一個「胡麻開門」可以走上發財的路。但事實上不但不如此，監牢的門却常常把他關進去。他一共坐了四年零五個月的監牢。

「經過了所有這些失敗後，貝比諾·高里亞諾就有點喪氣了。他已甘心情願的過那些從阿布魯齊來的那些窮人的生活，在羅馬做着最卑賤的事。有一個時期他在車站附近和軍營區帶了一隻鸚鵡來回走，化一個便士就可以拿到一個信封，裏面寫着你的命運。但是不到幾個月，那鸚鵡就顯得有點神經不寧，就死了。後來貝比諾開始想在那些從阿布魯齊來

不斷流到羅馬來，要在冬月找工作做的那些人身上打算，他開設了一個工作介紹處，替女人找保姆和女僕的事，給男人找洗碟子和建築工人的事。

「大概就在那個時候貝比諾認識了一位莊嚴的先生，加洛該羅主教，一個赤腳的清道神父，把他找去作他的管家。照主教先生這樣年紀，他所犯の色情狂確是有點太過了，阿布魯齊來的鄉下女郎就成了他洩慾的最好辦法。貝比諾的膳宿免費，每介紹一個鄉下女郎到這位莊嚴的先生床上，就額外多十個里拉。頭幾個月，貝比諾很盡力地作他的事，不斷的在大街和公園裏走着想勸那些使女們上加洛該羅主教那裏去懺悔。結果非常稀少。況且那位莊嚴的先生一個女人不肯要過兩三次，必需不斷的找新的。因為怕失業，貝比諾就只有去找那些龐尼可街以賣笑為職業的女人。她們喫蔥蒜，使加洛該羅主教相信自己在和阿布魯齊才來的鄉下女孩打交待。那位莊嚴的先生一直沒發現這種騙局，直到有一天他得了一種可怕的病。貝比諾·高里亞諾又被解職。劣運又困住了他。」

「但是他為什麼不同到方塔馬拉來呢？」瑪利埃達問。

「像一個叫化似的問方塔馬拉麼？根本談不到。他仍留在羅馬，在那裏還挨得住窮，他做了一千種工作；修剪狗毛，打鐘，掘墳，在街上賣鞋帶和記念古格里爾莫·奧勒唐的郵片，在各個飯店裏洗碟。他的工作愈變，愈顯得是一樣。」

「過去與現在有數千人從阿布魯齊來，和他一樣的在羅馬住着，做些那『別人』不屑

作的事。他們的一生都過着比「別人」低一級的生活，他們一輩子還是窮苦的農民，和教堂裏的老鼠一樣窮。你在街上一見就能把他們指出來。到星期六那些「別人」到「動場」或「巴里奧利花園」去；他們就到一家價值的小酒店。那些「別人」在贊成或反對特里斯德之戰遊行時，貝比諾也在羅馬，他就到勝利門附近一家可憐的小酒店去。他從來也沒有和那些「別人」爭吵過，除了全城在顛倒混沌的時候，但他也是無心。且受的報應狠兇。

「比如有一天貝比諾·高里亞諾正在走下可達·里恩乍街時，有一大羣人打着一面紅旗開始襲擊舖子。他也混進人羣走進一家鞋店，但是等出來時才發現他所拿的兩隻鞋是不成雙的。他拿了兩隻女太太們的舞鞋，都是左腳，還有一隻右腳的大馬靴。這可怎麼辦呢？他想找誰有和他手裏可以配對的靴鞋，於是碰見一個人就問，一直到遇見一個漂亮的先生說很願幫他的忙，叫他去他家去。他並未把他帶到家裏，却把他帶到了警察局，說他搶劫，逮捕起來。開審的時貝比諾和許多別的工人一同在罪人席上，他都說參加襲店是爲了政治上的原因。但他却承認是因爲缺鞋，因而比別人受加倍的刑罰。

「在那些時候如果一個人在街上被殺，只要殺人犯是爲了政治的原因，就簡直可以無罪而受賞。但假如說是爲了窮苦的緣故，就要受嚴厲的刑罰了。考慮再三之後，貝比諾已認定他之所以終生潦倒是因爲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因肚子飢餓而做的，不是爲政治的原故。雖然他已不復是一個少年，他却決定一切將來的事都要因政治的緣故而作。

「刑滿時貝比諾被警方叫了去，叫他自擇徑途。」你或者照我們的話去做，不然今晚就要離開羅馬回到方塔馬拉去，」他們對他說。新近自柯愛立皇后監牢被釋的他那些朋友也叫他們照樣選擇。貝比諾全心全意的接收了警方的建議，從事政治工作。他預領了五十個里拉奉命當夜到威尼齊亞廣場上去喊；「尼帝萬歲！打倒費奧美！」

「只要喊喊就拿五十里拉麼？」米契利問那假先知，表示我們完全不信。

「不要插嘴，你對於政治是一點也不懂。那天晚上貝比諾·高里亞諾就到威尼齊亞廣場上去，在那裏看見一大羣人。其中也有幾個柯愛立皇后的朋友。他開始喊：「尼帝萬歲！打倒費奧美！」他看見一羣官長和兵往他這方向來，同時他那些柯愛立皇后的朋友就四散亂走逃掉。但是他的政治生涯還正開始，很願保持他的職業，因此他繼續按照警察的命令喊着，也不知喊的是什麼意思。貝比諾被這些官長和衆人圍了起來，也永不記得後來的事，因為他失去了知覺，在聖吉亞柯莫醫院裏才醒過來」。

「官長是反對警方的麼？怎麼會呢？」巴爾地塞拉將軍問，他非常尊敬軍隊的訓練。「不要插嘴」，那假先知說。「你對於政治是一點也不懂。貝比諾仍然作着政治工作，也就是說，他繼續的在警方所決定的時間與地點挨打。他被打得流血一直流過聖克魯齊門的電車道工人，流過聖保羅的煤氣工人，流過勝利門的鑄鐵工人。無論他奉警方的命令到什麼地方去喊，他總是挨打。他常常獨自地就在那裏挨打，因為他那些柯愛立皇后的同

事看見情形不佳立刻逃走了。

「貝比諾爲什麼不逃走呢？」瑪利埃達問，她很憂慮。

「多賺錢啊！」那假先知解釋。「警察每天給他五個里拉，每次被送進醫院就加上二十五里拉的慰勞金。當時的生活程度一天五里拉是不夠的，所以他必需挨打。當然這樣一點都不舒服，但是工作是向來不會舒服的。我還可以說他喊的口號常常在變化。喊了六個月的「尼帝萬歲」貝比諾就得喊一整年的「打倒尼帝」。但結果總是一樣，他總是挨打。經過了一年半的政治活動，貝比諾·高里亞諾的身體就像耶穌基督被鞭以後，彭底烏斯·彼拉多說的：「你們看這人。」

貝比諾·高里亞諾實在可說是爲了政治殺身成仁的。沒是第二個義大利人爲政治的緣故受這麼大的苦。他不是一個差別人去戰鬥自己留在家裏的人。他以自己的身體作代價。有許多別的義大利人在這時候也爲了他們的理想而奮鬥，但是也比不上貝比諾。高里亞諾，他爲他們所有的理想奮鬥，爲民主主義，爲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爲教會而流血。他在每一種裏發現優點；在替他們服務時，他每天賺五個里拉，外加每次上醫院後的二十五里拉。

「但是等貝比諾漸漸老起來時，他發現挨打也愈來愈担当不起。他被脫離政治生涯的野心所苦。政治上的爭鬥也愈來愈危險。示威的人不再用石頭或棍棒，他們已開始放鎗

了，政治漸漸的趨於有生命之虞的地步了。政治已不復是挨打賺錢的藝術了。政治漸漸變得嚴肅而認真和貝比諾·高里亞諾的性情已完全不合適了。」

「他們爲什麼要開鎗呢？」召加奈拉問。

「我在羅馬住了三十五年還絲毫不懂是怎麼回事，像你這樣一個無知的女人，一輩子都耗在方塔馬拉還能想懂麼？」那假先知很含糊的問答。後來他又接着說。

「都是這些政治。貝比諾捨棄不再去回答警察方面的呼喚了。過了些時候，他又被叫去讓他照舊自擇。『你或者照我們的話去做，不然就當夜離開羅馬回到方塔馬拉去』。但這一次却不是挨打的任務了。這是一種新的政治：每天二十里拉的工資，電車上不化錢的乘車證，還有打人而不被打的權利」。

「不要瞎說了！」米契利·桑巴插進來說。「難道警察給貝比諾·高里亞諾二十里拉一天和不化錢的乘車證就是爲了打人而無被打的危險的權利麼？不要亂說。我得到富其諾去作三整天工才賺到二十里拉呢」。

那假先知停住了，好像不準知道要不要再說下去。但是過了一忽，他又接着說了也不理會米契利的打叉。

「這一會是一種新而妙的政治了，和一種從來沒聽說過的。就是這所謂法西斯主義。貝比諾·高里亞諾覺得這法西斯主義怎樣呢？他覺得實在太妙了。報酬好，比一個窮農好

三倍，打人而不被打的權利外加官方的保護。

「貝比諾·高里亞諾說一個警察領到『義大利新聞』印刷所後面的一個大廳裏。他到那裏的時候，已經有一大羣軍官，學生，書記員，穿得很漂亮的女人，商人和兩三個親父，加洛該羅主教也在其內，牆上飾着三色旗。大家都提高着嗓子說話。貝比諾在這許多高尚人物面前覺得很駭怕。但是在一個角落裏他發現了一羣認識的人，柯愛立皇后的老朋友，大半是賊。然後是很慎重的一陣沉默。一位先生站在台上開始說話了。他歡迎貝比諾·高里亞諾和他的朋友『勞工界的新貴士』他們是工廠工人中還有政治意識的，準備流最後一滴血來替國家效力。後來接着說的一些話就全不懂了。」

「演說完畢後，大廳也空了，貝比諾·高里亞諾和他的朋友被邀在這裏等着，參加比亞門的勝利。」

「他們被邀在附近一家酒店裏喫了東西喝了酒，從那裏就被一輛卡車帶到拉·勃來契亞碑附近的比亞門，在那裏等了約一小時。從他們等候的地方，他們看見來顧鎗隊和御林軍到一家共產黨報館把裏面的人逮捕了去。一個警察來通知貝比諾·高里亞諾和他手裏的人說，現在一切都已準備好，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他們現在可以很太平的到報館去搗亂了。他們如命去作，那些辦公處被襲擊了，傢俱都被拖到街心來燒掉，還有書和報。窗，門，打字機，圖畫和火爐都被擲成二千塊碎片，墨水瓶也被擲在牆上，保險箱也被科學化的

打開，但却是空的。

「在他們還未離開那些被毀壞的辦事處以前，許多新聞記者來替這些搗亂的人照像。貝比諾在一羣人的中間，舞動着一隻桌子腳。第二天他的照相在笛報上出現了，標題是「比亞門的英雄」。

「貝比諾過了一些忘不掉的光榮與著名的日子。他會徘徊到各家報館去，每家都送錢給他喝酒。他甚至還得了公爵夫人柏魯契尼的請帖，把他介紹給她的朋友，把他帶到廚房去，後來又到她臥室裏，他在那裏作了比亞門的勝利累之人的事。

「貝比諾利用這新獲的榮耀找了一個事，在鮑哥·比奧的夜會裏作守夜的，他的一個朋友被聖洛命乍的工人殺了，這使他憂慮起來。在他又接到法西斯首腦部的喚召時他就說生病了。他作了這件新事並不能賺多少錢却也不冒什麼險」。

「法西斯當了權後，貝比諾爲什麼不利用他找個好些的事呢？」召加奈拉願意知道。
「如你所說，法西斯是當了權了，但是他們舊時的信徒們的厄運也就開始了。貝比諾被叫到一個委員會前面去問：「你是個法西斯黨麼？入黨了多久？進過監沒有？」給與委員會就決定犯過多次偽竊罪的犯人不能留在法西斯黨的核心裏。因此貝比諾、高里亞諾、比亞門的英雄便被開除了。貝比諾的朋友，就是在他們從柯愛立皇后開釋後就被警察局方面雇用去的人也一樣被開除了，除了那些年紀還青的接下來加入民團。同時貝比諾在鮑哥。

比與夜會作守夜的職業也掉了，承繼者是一個年青人，據說是「加洛該羅的兒子」。

「因此貝比諾又開始了失業而困苦的生活。那舊時的不斷的飢餓，一向沒有好好去除的，又回來了。生活一個月一個月的艱難起來。誰也想不到新政府可以支持十年，但却已支持了十年。」

「住在羅馬已不可能。每天都有新的律法，天天，不錯，個個政府都是定新律法的，但是這個政府却每天都造一條新律法。」

「教皇們只用五條律法就統治了幾百年，就是教會的五條戒。加利鮑爾地自從千人出征隊之後，也只立了三條新法，用刀法，家仇法和飲酒法。但是新政府幾乎對於一切都有新法。有一條法律禁止人講某種事，一條法律禁止向牆上瀉尿，一條法律禁止你走左邊，一條法律禁止晚上唱歌，或禁止從前面上電車。一條法律對不肯結婚的人，又有一條統治一切可能的職業，又有一條統治職業介紹，又有一條統治雇主和雇工之間的爭論。」

「法律愈多，窮困也愈加深。愈窮愈多訂法律。羅馬簡直不能住。空氣都臭。羅馬的空氣都發臭了。」

「他們想了種種辦法想去除牠，但是每一次都失敗了。有一個人說：也許這臭氣是從老鼠身上來的，因此市政人員就向老鼠宣戰，分發殺鼠的毒藥，千萬老鼠被毀了。但是臭氣仍然。然後又有一个人說：也許這臭氣是從蒼蠅身上來的；因此市政人員就向蒼蠅宣戰。」

分發滅蠅的液漿和粉，我也不知道幾百萬蒼蠅被毀滅了，但是臭氣仍然。一天裏某時時候，這味氣強烈得使人發暈。」

「是從那裏來的呢？是從航艦來的麼？」米契利問。

「誰也找不出是那裏來的」，那先知回答。「在平民區最微，例如特拉斯泰凡來，聖洛倫佐，泰斯大契與，到書記員區的不拉底就較比顯著，却還受得了，但是在城中心區最穢濁，就是牧師區和聖彼得附近。是從那裏來的呢？誰也不知。有些人說是因為羅馬的古老才發出的。一個永存的城免不了是個臭城。有些人說是公共辦公處和巡警局地底下那些掩藏着的屍身上發出來的。有些人甚至於說是新政府從博物院裏拖出來替牧師大使和伙子們作制服那些材料衣服，毛飾，帽和胸鏡那邊發出來的。甚至於有人說陰溝被阻住了。還是許多理論，唯有一件事很確定，就是臭味還在那裏，並且愈來愈糟。」

「警察們每禮拜都想一個新辦法，整批的工人住處在晚上被數千武裝人來搜襲。家家從地窖搜到天花板，幾百個人被捉去。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故。人人都知道有一天要輪到他。有許多人在不斷的恐怖狀態下活着。」

「恐怖在羅馬就像一種病症，一種瘟疫。總有整禮拜整天普遍的驚恐。只要在街上或一察酒店裏對一個人釘住了狠看，他就會臉色轉白急急的走開去。爲什麼呢？因爲恐怖。」

「怕什麼呢？」貝拉圖問。

「就光是恐怖」。

「但是怕什麼？」貝拉圖問。

「就光是恐怖。誰也不知是為什麼。就光是恐怖。當恐怖把全城居民懾住後是沒有什麼解釋的。恐怖懾住了每個人。不但是反對政府的人，那些所謂法西斯黨人比任何人都駭怕。甚至他們都說事情不能這樣弄下去，也在駭怕。為什麼他們把反對的人殺去呢？因為他們駭怕。為什麼他們不斷的要增加警察和民團的人數呢？因為他們駭怕。為什麼他們要把成千成萬無辜良民捉到監裏去？因為他們駭怕。他們作孽愈多愈駭怕。愈駭怕就愈作孽。就引起更多的恐怖，更多的罪孽」。

「政府有力量麼？」米契利要知道。

「牠的恐怖很有力量，」先知回答。

「教皇，他怎麼辦呢？」瑪利埃達問。

「教皇也駭怕。他從新政府那裏接受了一萬萬里拉，買了一輛汽車，裝了一個無線電，給他自已建了一個火車站，雖然他從來不旅行。還設置許多別的奢侈品。現在他有了這些也在駭怕了。羅馬的教堂和廬子都得到了教皇的信叫他們增加給窮人的湯，這湯是恐怖湯。慈善侶侶會每逢星期四賜湯時加一點肉，這是恐怖肉。在一萬萬沒有被忘記之前還會

有許多的肉湯』。

「從各省裏到羅馬去的人怎麼樣呢？」

「阿布魯齊來的富人是過得很好，那些窮人却很苦，但是他們都駭怕。警察已開始大規模的調查窮人。一種根據于恐怖的調查。警察每個禮拜拿出一百個人，送他們回本村去。有些在羅馬已住了三四十年，他們的本村已在一九一五年的地震裏被毀了，也沒有一個活着的親戚。但是警察還是把他們送回去，「爲了公共秩序的緣故」。他們也提了貝比諾。高里亞諾，給了他強迫的旅行證，把他放上火車，強迫他回到已經離開了三十五年的方塔馬拉。就是這樣，他回來了」。

「你就是貝比諾。高里亞諾麼？」瑪利埃達很急切的問。

「你就是比亞門的英雄麼？」巴爾地塞拉將軍問。
他就是。

第七章

比亞門的英雄既無家又無自己的親戚，就在瑪利埃達，召加奈拉的合歡場上避難了。其實他現在這樣的結局若沒有年青時進城去發財的幻影引入迷途的話，已早已開始了。但是他不像瑪利埃達，像一頭剝了皮的狼，雄心未死，永遠可以從新開始。這位英雄之爲人已不幸的精疲力竭了。

他會在太陽裏坐好幾個鐘頭，寂靜像一頭壁虎。

「我們爲什麼生到這世上來呢？」走過任何人他都會問。

我們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誰知道我們是爲什麼生的？

甚至巴爾地塞拉將軍也不再自以爲懂得了。我們所聽說的那些城裏的奇事已把他煩擾比別人還兇。他所堅信的那個舊世界已經死了三十年，代替了牠的是一個奇怪，詭異的世界，裏面發生着不可置信的事情。

農民還在用木耕墾地時，鎮市上的人已乘了飛機在穿越天空了。農民仍舊在積蓄銅板，二十個銅板一個里拉，而鎮市上的人一談就是一千里拉的票子。農民仍然飢餓，雖然他們天一亮墾地墾到太陽落山，而鎮市上的人在街上打打人就可以暴發起來。

除了方塔馬拉之外誰也不記得那自動去非洲的基督將軍。現在誰也不唱那個老歌：

死 了 的 山 村

110

小心那些黑人……

城裏的新政府和變的報紙只在頌揚那些「領導」隊伍到時髦的咖啡店，報館和私人住宅去開罪的可笑的傀儡人物。

「現在他們城裏唱些什麼呢？」巴爾地塞拉將軍有一天問比亞門的英雄。你從他的聲音裏就可以聽出他是多麼慎重的等着回答。

英雄在村子空地中間站起來，開始大聲的唱最新的一支流行歌曲……

粉碎我，

拿去我的心，

粉碎了我！……

在離馬車站上，英雄接了一本書，裏面是政府對農民的宣傳。我們希望可以在裏面發現政府對我們的態度，所以有一天我們就集合在英雄旁邊，要他念給我們聽。

第一部份是獻給收割的人的，其中有一首詩。我把牠抄出來老是帶在身上，希望有一天碰到什麼人能解釋給我聽。這就是那首詩。

在山邊，穹廬無垠

天的底下，那耕田的人犁着溝道，

被太陽親着吻，一個一個的，

想到快活的收成的家庭而高興。

同時在下面那沉澗重濁的平原上
微風吹過，甜蜜的阿爾泊山的香味
帶來輕鬆，那寂寞的山間茅屋附在
冰罩的山巔，恬靜，只有涼爽的影子知道。

像羊羣炎熱的到正午休息，

農民的茅屋，深深的在山谷裏

睡眠；遠遠聽得奔騰——

打破了靜寂，越過山嶺

和樹林——那溫柔呢喃的

泉水的調子；不少這樣的幸福。

其他書中的章節比較清楚，講田裏幸福的生活，內中的議論，我記得這些。
→鎮市上的人要新鮮空氣和休息時，他到那裏去？

→到鄉下！

死了的山村

「新鮮的奶油，純的菜油，白的麵，和甘美的水果是那裏來的？」

「鄉下！」

「城裏的住民是瘦，神經質，灰白而懷喪的。」

「鄉下的住民是強壯，快樂，紅臉，充滿了暈悅的。」

新政府替農民作的事，在下面解釋了：

「感謝新政府現在農民一天的工作不超過八小時。」

「農民對於意外，疾病與失業都有了保障。」

「農民向例的賦稅已減輕了。」

「銀行準備讓農民舉貸」。

英雄在念出這一段時，我們都面面相視似乎覺得他是在哄騙我們。

英雄把書傳給米契利·桑巴，他也念出一樣的事來。米契利·桑巴又傳給彭濟奧·埃

拉多，他也念了，又傳給我，我自己也念了。

「感謝新政府現在農民一天的工作不超過八小時。」

「農民對於意外，疾病與失業都有了保障。」

「農民向例的賦稅已減輕了。」

「銀行準備讓農民舉貸」。

書的最後說：

「結果，農民手中有權力。義大利是個農業國，政府的主要份子是由農業家組成的。農民的利益為最重要。農民代表國家」。

米契利所表示的懷疑，我們也同感。

「這本書一定是政府之敵當笑話似的寫的，不然就是在瘋人院裏寫的」。

「也許是，」英雄說，「但這是來福槍手給我的」。

「來福槍手們為什麼要分發這種書呢？」貝拉圖願意知道。「託羅尼亞親王的政府和銀行為什麼要分這樣的書呢？為什麼他們要用農民的名義來殺戮，劫奪農民呢？」

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原來那使農民墮入飢餓中的政府是用了農民的名義來這樣作的。

「政府向來是對抗窮人的，」比亞門的英雄想要解釋。「但這政府是一種特殊的政府。牠是對抗窮人的，但用的是特殊的方式。牠竭盡力量對抗窮人，但用的是特殊的方式。在為現政府流血的人中間有許多是窮人。我的意思不是在說我自己和同我類似的人，雖然誰也不能說我們有錢。我是說在法西斯前線的那些書記員，電庫員，鐵路人員和砌磚的人。我是說那些現在在法西斯民團裏的。他們大都不是百萬富翁而是可憐的農民。現政府若沒有他們就不能長期得勢。現政府需要他們。託羅尼亞親王的政府和銀行需要他們。政府愈替託羅尼亞親王和銀行效勞就愈需要他們，也愈需要使人相信這是農民以及所有工人的政

府」。

比亞門的英雄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不大弄得清楚。但是已經有相當久什麼都弄不清楚了。

相當清楚的是民團會到方塔馬拉來強姦過許多女人。但是他們用法律的名義在警察代表面前做，可弄不大清楚了。

他們在富基諾增加小地主的租金，減少大地主的租金。這是清楚的，但這個建議由農民的代表提出來，可不大清楚。

那些所謂法西斯黨人曾多次搥打，傷害甚至殺戮過並未犯法的人，他們唯一的罪狀就是他們是包工的累贅，這是很清楚的。但是作這些事的永遠受着當局的賞賜，這可不大清楚。

我們的種種不幸若個別的檢討起來原並不新穎，因為類似的不幸也常常在過去發生過，但是落到我們頭上來的方式是很新穎，很奇怪的。

整個這件事已完全超過了我們了解力的範圍之外。

現在正在收穫的少數方塔馬拉的麥子，已經在五月裏就被包工的買去了，那時還正青，算一百二十里拉一百磅。我們那時非常奇怪，包工素來是很謹慎的，怎麼在五月中旬就把麥子買去呢。那時誰也不能預知市價值得多少，但是我們需錢，就在麥子還青的時候

把牠賣了給他，附近村子裏的農民也是一樣。收穫時期一到，這謎才打破了。政府對於國產麥子定了一種特別法，於是麥價結果就從一百二十張到一百七十里拉。包工頭顯然在五個月時就聽到了新法，因此在收穫之前就在我們一百磅麥子上賺了五十里拉。

我們種麥子的全部利息就都跑到包工那裏去了。耕地，下種，耙，刈草，收穫，打碾——一年工作的全部利息都到包工那裏去了。農民耕了地，夷平，挖掘，收成，打碾，一切成功後，包工就走來把利息收去。銀行走來把利息拿去。

我們能反抗嗎？我們不能。這完全是合法的，是完全合法的。唯一不合法的事就是我們去抗議了。

一切搶劫農民的事已經久已是合法的了。舊法不夠他們又製新法。

唐·契爾可斯坦扎欠貝拉岡，拉達里。斯加卜尼和我自己一些錢，因為我們把一年前被水沖壞的公墓背後的葡萄園裏的葡萄，又從新栽過。有一天星期日早晨我們到人民之友家去領取。

唐·契爾可斯坦扎握住我們的手，擁抱了我們三個，雖然他沒喝醉。

我欠你們幾天的工錢呢？」他問。

他欠貝拉岡十五天，拉達里·斯加卜尼和我是十二天。

像唐·契爾可斯坦扎這樣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這筆數字是不難算的。

但是人民之友的臉沉下來了。他沉默了幾分鐘。他在他的書房裏來回走了兩三次。他望望窗外，在鑰匙孔裏聽聽好像要喫準沒有人聽見似的。然後他走到我們面前來，幾乎難以抑制感情似的說：

『可怕透了。你們再也想不出我們受了政府多大害。政府天天加一條新法在我們身上。甚至我們自己的錢也沒有自由權支配』。

這話把我們唬住了。原來政府事實上已在開始害上等人了。

『你只要一開口，先生，所有的農民就會反抗的，』貝拉圖說。

『不，不，不，不是這個問題，』唐·契爾可斯坦扎很恐懼的說。『事情比這還糟糕。你們看，我準備了三個信封給你們；一人一個，裏面是我們說好了的工資』。

桌上有三張信封。

『我準備好的每張信封裏面都是我們說好了的工資。一個紳士都沒有少給。你們相信我麼？』

『我們相信你，』我們三個說。

他又同我們握手，擁抱我們。（我們爲什麼不信他呢？我們不信他還信誰呢？）

『好罷，』人民之友接着說，『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合同條例，專爲我們省裏的農工的。這實在是一個可怕的，想不到的打擊。你們念罷』。

我把唐·契爾可斯坦扎拿過來的報紙發了，念了用紅筆註明的幾段。

「農工現行工資，第一等工人（即十九歲至六十歲的男子）減百分之四十。

「十七八歲男孩（二等）的工資，除上述減數外，再減百分之二十，女人與小孩（三等）再減百分之四十。」

「糟不糟？」唐·契爾可斯坦扎對我們說：「你說糟不糟？」

我繼續念下去：

「一切改進地產的工作，墾種或重種葡萄，橄欖樹和菓樹，堆糞堆，鋪平，掃除，挖溝，開溝，造路等一列歸入公務類，作為失業者的救濟因而工資須比上述較低，但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

「這簡直不可忍受不是麼？」人民之友說。「法律和雇工的關係又有什麼相干呢？這樣弄下去，我們的自由呢？」

「我們的一張信封在這裏，」貝拉圖說。「我們拿了不就算了。」

貝拉圖作出去拿自己的信封的樣子，但是唐·契爾可斯坦扎阻止了他。

「什麼？」他喊說，聲音和態度都變了。「你在我自己家裏就這樣行為麼？在我自己家裏？」

「他為什麼不能拿呢？這是他的信封，」我說。「我們作工有定期。你欠我們多少也。」

不難算出」。

「但是法律呢！——法律怎麼辦呢？」人民之友喊說。「你知道違法後的刑罰麼？你們什麼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不打算爲你們的緣故進牢監啊。我實在抱歉，但是對不起。我決不能爲你們的緣故進牢監。法律是法律，還須遵守」。

「摩西的法律說：『不準偷盜，』我說。

「我們和摩西無關，我們的干係是墨索里尼，」唐·契爾可斯坦扎說。「無論如何，用不着我來維持律法的尊嚴。你們如果不滿意，我可以去找來福鎗手」。

唐·契爾可斯坦扎很着急。他在書房裏踱來踱去，他的眼冒着怒火。

「我再也想不到你們會有這樣行爲，」他說。「我替你們作了不少事，我一生全是爲人民而犧牲。你們究竟是什麼意思？你們要毀我麼？爲什麼要毀我？老實告訴我，爲什麼要毀我？」

後來他又靜下來一點。他走到他的寫字檯前。他拿起貝拉圖的信封來，從裏面拿出八十五里拉。然後他拿出一張紙，一枝鉛筆，開始計算。

「按照法律，」他說，「我們先得扣去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是三十五里拉。剩下五十一里拉。從這裏面我們按照救濟失業的律法再扣去百分之二十五。那是十三里拉。剩下三十八里拉給貝拉圖。我的親愛的貝拉圖，你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實在抱歉，但只好怪

那些法西斯人」。

然後唐·契爾可斯坦扎拿了我的信封，拿出七十八里拉，開始從頭計算起來。

「我們先照法扣除百分之四十。等於三十五里拉。剩下四十八里拉。再扣去失業救濟的百分之二十五。就是十二里拉。你剩了三十四里拉」。

爲斯加卜尼的利益關係，又照樣核算一遍。

然後，一陣慷慨的衝動，唐·契爾可斯坦扎，把侍女叫來給我們一杯酒喝。別的也沒有什麼辦法了。我們喝了酒。

同是那天早晨巴爾多維諾·斯吉亞拉巴和他女人也被叫去見唐娜·齊左拉。巴爾多維諾向唐·卡洛大人那裏租了一塊地，且曾在不多幾天前付了租金。唐娜·齊左拉覺得這價錢短少，因爲一年前巴爾多維諾曾在租金之外送了她兩打雞蛋。唐娜·齊左拉認爲按照慣例，應該在租金以外每年都送她兩打雞蛋。

我們發現巴爾多維諾在街心人民之友的門口打他的女人。他們已去見過唐娜·齊左拉，已被迫承認了慣例要他們在租金以外每年送她兩打雞蛋。

起意送唐娜·齊左拉兩打雞蛋的原是巴爾多維諾，但雞蛋是他女人拿去的，她沒有說明這不過是一次的特殊禮物，不再重複。換句話說，這全是他女人的錯。因此今年以及將來的每年，其實是巴爾多維諾的一生，以及繼他之後的兒子的一生，唐娜·齊左拉都可以

按照慣例有權利要求在那片小得可憐的地租金以外加上兩打雞蛋。

有一件事是清楚極了的。每天的新法都是有利於地主的，唯有那些有利於農民的舊法才廢除，其他還是照舊。

因此類以訂定的工資付債農民這樣一條好的慣例被廢除了，把禮物作爲「強制」那樣壞慣例却仍然有效。

唐娜·齊左拉在援用舊的慣例時像別的舊式地主一樣，用一個量蛋環來測量佃戶送她的雞蛋。她可以始終拒絕那些小到可以通過環子的雞蛋。但是這環子的年代已很早，那時母鷄下的蛋比現在大得多。因此唐娜·齊左拉越發常常拒絕小蛋，要求更大的蛋。但是母鷄不再生從前一樣的大蛋，難道是農民的錯麼？

差不多在這時候，守教堂的鐵歐非洛已募集了一筆款子請唐·阿巴契奧來替方塔馬拉人做彌撒。捐款的是十里拉，但是唐·阿巴契奧回說彌的價錢已弄了上去，若不再給他多送十里拉，他是不來的。募集後來那十里拉却非常困難，一個銅板一個銅板的來，結果有一天星期早上唐·阿巴契奧來作彌撒了。

教堂一場糊塗，滿是灰塵蛛網，牆上有好溼的地方在掉白。

唯一好看的就是聖壇上的那幅聖餐畫。耶穌手拿着一片白麪包，他在說：
「這是我的身體」。

換言之，白麵包是我的身體。白麵包是上帝的兒子。白麵包是真理和生命。耶穌不是指農民喫的玉米麵包，也不是牧師用來替代麵包的那沒有味兒枯澀的聖餅。耶穌手裏拿的是一片真正的白麵包，而他在說：「這（白麵包）是我的身體」。

他的意思是上帝的兒子的身體，即真理和生命。他的意思是「那有白麵包的人有我（即上帝）」。那沒有白麵包的只有玉米麵包的，不能得到上帝的慈恩，不知道上帝，不知道真理，沒有生命。那沒有白麵包，只有玉米麵包的，就等於從來沒有過基督，就等於離得救還早得很。

我們怎麼會不掛記我們的麥子，長年辛苦的栽培着，却在五月正青時就被銀行攫去了呢？我們是在眉毛的汗漿裏栽植的，但是我們却喫不到糧。牠走進城去，人人吃得着，甚至狗與貓；但我們却喫不着。我們得喫玉米麵包。

基督從聖壇上說：「這是我的身體」，不是指的一片玉米麵包，却是一片白麵包。我們的父的話：「我們每天的麵包求你今日賜給我們。」不是指玉米做的整腳麵包，是指麥子做的麵包。

耶穌連同魚一起變多出來，用以賜給他本鄉人充飢的麵包，不是玉米麵包，却是麥製的麵包。

聖餐禮拜裏面一節詩裏的麵包：

天堂的活命的麵包啊！

不是指玉養做的麵包，却是麥子作的麵包（麥子是長在鄉下面却在城裏消耗去的）。

等到唐·阿巴契與讀經的時候，他轉過身來向着我們，給我們宣述聖貝拉圖的道理。

聖貝拉圖是一個農民，他永遠是個農民的聖賢。他生時所行最重要的奇蹟就是在大災那年去分麵包給貝斯契納的農民。因此在某方面說來他是一個白麵包的聖人，是麥子作的麵包。

聖貝拉圖一生在貧窮中度過，死時已老。有人說他：「後受審判，那認識他祝福他的全能的神擁抱了他說：

『你所求的一切將是你的。不要遲疑，把你的願望說出來』。

聖貝拉圖聽了這樣的恩賜，心中很亂。

『我一切都可以請求麼？』他怯生生的問說。

『隨你所欲，』全能的的神鼓勵他說。『天堂裏我發命令。我可以在這裏隨心所欲。這裏沒有教皇，況且我願意你好。你所求的一切是你的』。

但是聖貝拉圖不敢說他所要的。他怕自己的奢望會觸動上帝的忿怒。上帝懲慮了他半天，並且以名譽担保不生氣後，聖貝拉圖才發表他的願望。

「主啊，」他說，「請給我一大片白麵包」。

上帝恪守他的約言，沒有生氣，反而擁抱了那農民聖賢和他同泣。然後用他那雷霆似的聲音，他叫來十二個天使，命令他們替聖貝拉圖預備天堂裏最好的白麵包。

這是四百年前的事。從此以後就未曾有過農民上天堂去。

這是聖貝拉圖的真事，在我們這一帶是父傳子述的襲下來的。但是牧師就講得不同了。按照現代牧師說來，天堂裏是不吃東西的。天堂裏用不着吃，只是仰望上帝的異象。如果這話不錯，似乎更理應在地上吃東西。唐·阿巴契奧雖然也是這樣想，因為我們知道的是個厲害的饕餮，他想要盡其可能的吃胖，準備將來永遠禁食。

唐·阿巴契奧宣道的結論是向我們建議特殊的九日禮拜，替方塔馬拉的居民獲得全能的神的佑護。

「彌撒是件好事，但還不夠，」他說。「彌撒只消半個鐘頭就了了。你們若和一個律師討論一件要案，誰肯講一次就夠了呢？上帝的這方面也須要同樣的持久。上帝自然是慈愛的，但是他喜歡聽人家向他祈禱。為這些特別的崇拜，方塔馬拉人必需自己化錢請一個牧師來在方塔馬拉住九天。大約化五十里拉！」

「付錢，付錢，永遠是付錢，」貝拉圖大聲插入，走出了教堂。其他的人也跟在後面魚貫而出。

唐·阿巴契奧開始唱詩，急急的做完了彌撒，脫下了他的法巾法衣，從聖器台裏走出，他的尾巴在他兩腿之間。

年成好的時候，牧師很好做。他們做彌撒，領三日祈禱，九日禮拜，行聖餐，做臨終禮拜，主持喪禮，而且如果年成好，就都不錯。但是逢到荒年時，一個可憐的牧師能作甚麼呢？

在這現時農民們永遠只有一種消遣——就是彼此吵架。

方塔馬拉幾乎難得有兩家還彼此說話的。一點小事就足夠引起最激烈的爭吵。白天女人吵，晚上男人作工回來又吵。也許是一一點麵酵借了沒有還，或者是爲一塊磚，一隻桶，一個盤子，或是一片木頭，一隻雞，或一點草柴。

在感到窘迫時，一天總要出一十二次的吵鬧。但是一切事端中最要吵的就是那條溪水。

那些修路的很快就挖好了新溝。在分水的那天所有方塔馬拉那些有田真灌的農民都到場看視。

在分水的那一點上有一道分兩個水閘的壩子來控制走舊道以及灌包工的兩路的水量。我們對於一人四分之三的神祕分法還是莫名其妙。

鎮上來了約莫一百個來觀餉手，列在路上。有一隊上我們這邊叫我們離開那條流向看

莓園的溪水。我們聽任他們擺佈，因為我從未見過這麼多的水碾鎗手。

過不多時一團法西斯民團和貴賓們到了，有包工的，公證人，唐·契爾可斯坦扎，那思想家，唐·柯卡瓦斯邱，唐·契孔尼，唐·彭波尼奧，唐·泰朝代拉，貝里諾閣下穿着黑衫和許多別的不認識的先生們，最後還有非烈伯·伊爾·貝洛和伊諾成卓·拉·萊格。唐·契爾可斯坦扎一直走到我們跟前來，和大家拉手，並且告訴我們爲我們自己的好處起見把一切都交給他。他們預定要我們指出一個年長人組成的委員會來監視分水。彭濟奧·比拉多，吉亞柯比·羅索多和我就被列在委員會中。其他的農民可以集合在大路上。在一排來福鎗手的背後。

一切準備好後，那公證人就走到我們面前把方塔馬拉人和包工之間關於分溪水的和約念出來。

「這和約是清楚極了，」公證人說。「四分之三的水，是流到地方上所作的新河床去，其他餘下來的四分之三仍然繼續流在舊河床裏。」

「不對！」彭濟奧·比拉多喊說，「和約是說一家四分之三，就是一家一半，就是我們四分之三，包工的四分之三。大家分得公平！」

「不，不，不！」吉亞柯比·羅索多也開始喊叫了。「和約是說我們有四分之三的水，若有多剩的就給包工——也就是說，有得多的話，因爲水已經少得可憐了。」

「一家四分之三簡直是廢話，」我說。「我一輩子也沒聽說過這種事。其實這水是方塔馬拉而，應該永遠屬於方塔馬拉。」

那些集合在路上的農民被一隊來福鎗手圍着，從我們的喊叫與手勢上已知道分水的事與我們不利了，就騷亂起來。尤其是拉發里·斯加卜尼開始像個遊魂似的尖聲起來，照常的一班小孩子就附和着。

方塔馬拉居民既已採取了鬥爭的姿態，而指定的那些年長的聚着分水，意見又不同，我就用地方長官的權力來指派員里諾閣下，民團指揮和唐·契爾可斯坦扎來作方塔馬拉的代表，「包工的報告說。」

六個來福鎗手上頭來把我們帶到大路上站着的其他那些方塔馬拉人那裏，而唐·契爾可斯坦扎就向我們喊說：

「安靜安靜相信我！」

在這一排來福鎗手後面我們很難弄清楚溪邊在出些什麼事。我們私心裏並不完全不快，因為我們對於其他那些方塔馬拉居民就可以卸責了。讓一個像唐·契爾可斯坦扎受過教育的人來保護我們的利益是要好些。

先是公證人，其次是一個建築師，然後是四個修路的人帶了鐮子走到溪邊。貝里諾閣下和唐·契可斯坦扎個別的和建築師商討一番。

路的高岸和大羣來福鎗手，和官員圍着控制分水的兩閘，使我們看不見這著名的，「一家四分之三」是怎樣被解釋的。但是在約莫一百碼以下，溪床就轉了灣，繞過吉亞慶多·巴萊他和巴巴西斯多的花園。我們可以在那裏看我們的水要減少多少，還留多少。因此大家的眼睛都注在這一點上，我們凝視而又凝視，想要猜數碼以外的那些官員和我們自己的代表在作些什麼。

拉發里第一個看見水平線往下沉。誰也不信我們能保留從前那麼多水，但是一旦真正看見牠在沉落時，我們大家都喊起來，咒詛包工和他的客人。

「賊，賊，賊！」我們喊。

斐洛米娜，加泰納萊邱塔，加納羅卓的女兒，格幽地塔。斯加卜尼，利沙貝塔·利蒙那還有好些別的女人都跪下來開始唱咒：

「但願他們流的血和偷了我們的水一樣多！」

「但願他們流的淚和偷了我們的水一樣多！」

「但願他們肚子裏生蝦蟆！但願他們的肚子裏生海蟒！」

「但願他們永遠不能再見他們的妻子兒女。」

「耶穌，約瑟，聖安娜和馬利亞，

「請將這恩惠賜給我的靈魂！」

這時候水平線愈落愈下，直到我們看見底下的石塊叢草和野草。

「大功告成！」我們聽見唐·阿巴契奧說。

「我們所有的水！我們所有的水！他們把我們所有的水都拿走了！」我們又開始大喊。拉發里·斯加卜尼和凡奈地·桑多，後面還有別的青年人擁護着撞入那排限制我們在大路上的來福鎗手。這些來福鎗手用鎗柄自衛，撒野似的打着喊叫：「回去！回去！」

唐·契爾可斯坦扎費了大力說法，在騷動中聽見他的聲音。

「安靜！安靜！」他喊說。「我在這裏保護你們的利益。不要莽撞，把一切交給我。」唐·契爾可斯坦扎沿着路邊朝我們走來，開始他慣常的演說辭。

「你們對我失去信仰了麼？這才萬事不順哩，因為你們不信任我。你們以為喊叫蠻力就能得到什麼嗎？」

然後他轉向包工說：

「這些人的不滿是有道理的。必需想一妥協辦法。我以你的人道主義，以我的人民之友的資格求你。這些方塔馬拉的好人是值得尊敬的，地方上已化了錢掘了新溪床。做了的已經是做了，基督會說過，事實已是事實！」

「不錯，」唐·阿巴契奧插進來。

「因此我建議定期限，過期後溪水就全部歸回方塔馬拉人民。這就可以安慰方塔馬

拉人了。他們的損失是合法的，但却非永遠的。請誰建議期限。」

「五十年！」包工的提議。

義憤的怒吼從我們中間發出來迎接這荒謬的建議。

「我們情願殺頭！我們情願坐監！賊，賊！」

唐·契爾可斯坦扎又竭力恢復和平。他轉向包工的說。

「我用方塔馬拉人民的名字不能認可波但士達的建議，五十年太長了。我們的期限必需要比這個短得多，」

「四十年，」唐·阿巴契奧建議。

「三十五，」貝里諾閣下建議。

「二十五，」公證人建議。

但是每一個新建議都被全體農民吼倒了。

唐·契爾可斯坦扎又走上前來。

「請讓我用那些良善刻苦的方塔馬拉人的名義再建議一次。我建議十勒斯特（註）我求波但士達慈悲慈悲，接收這大犧牲！」

唐·泰朗代拉，唐·契孔尼，唐·彭波尼奧，唐·柯卡瓦斯邱和思想家都圍着包工求他為我們的緣故犧牲。

經過長期勸說後，包工的才軟化。

張紙拿出來了，公證人就吧唐·契爾可斯坦扎建議的字樣寫下來，給包工和貝里諾

閣下和建議者簽字，他是方塔馬拉人民的代表。

（其實我們誰也不知道十勒斯特是有多久）

註：一勒斯特為五年，十勒斯特即五十年。

第八章

方塔馬拉又大爭辯起來，到底十勒斯特能有多久。

比亞門的英雄以爲十勒斯特是一百年，但巴爾地塞拉將軍堅持是十世紀。

瑪利埃達，召加奈拉也想插進話來。「不會是十個月麼？」她說，但是誰也不聽她的。

無論如何十勒斯特對於方塔馬拉的意義就是挨餓。一天一天望着山脚下那些從前被溪水灌溉的田園憔悴下去。更糟的是天老爺也像和包工約結了幫，自從五月以後就沒有下過雨。

唐·阿巴契奧利用這一點又重新建議特別禮拜，但鐵歐非洛，那教堂的却是第一個反對，像他這樣一個教友說出這種口氣的話來簡直是褻瀆。

在底下平原上全部的農產物在慢慢的被燒枯。大的裂痕在乾枯焦爛的土地上出現。從遠處看去彭濟奧·比拉多和安東尼奧·拉諾契亞的玉米田似乎是例外——但只是看去罷了。玉米桿已長高，但是包包少而小，米粒小而瘦，至多只能餵畜生。

米契利·桑巴，巴爾多維諾·斯查亞拉巴和我的豆田所受的災苦却更糟。那些豆子像太陽燒枯了的野草一般。吉亞慶多·巴萊他，凡奈地，桑多，安東尼奧·勃拉契奧拉和巴

巴西斯多的田裏好像流過了一大陣火藥溶液的火山石。

這意思就是方塔馬拉要挨餓了。

照平常的情形，我們自有或租來的地上的出產足夠償付租金和賦稅了，同時那些水田裏的出產就是我們冬日的糧食——玉米麵包和蔬菜湯。把我們的水偷掉之後就把我們打死了沒有麵包或沒有湯的冬天。這件事人能受得了麼？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誰也不甘心擔當這樣的未來。但是我們去求誰呢？

十勒斯特這件可咒詛的事，加在每家四分之三這專的頭上，已使我們對於紳士流最後的一點信心打碎了。在這兩回事上，我們被我們所信託，替我們辯護的人明明白白的欺騙了，再沒有人可信託了。我們去求誰呢？

這事對於我們的意義實在很難說出來。一個農民若不能走進任何一個系統（其領袖大概是個律師）使他能在別一系統欺負他時去尋求保護，或尋找工作，或請求遷移，或替他當兵的兒子請幾天假，或指點他立遺囑或結婚成家等等，他永遠自以為和地面上的一條蟲似的一樣的無告無援。

因此每一個農民都想到一個受過教育的階級，最好是律師的力量來幫助他，這律師可以靠一個能影響副督辦的同時幫忙，而這副督辦用他的力量去影響提督，順序而直上到羅馬政府。這個龐大陰謀的羅網是受過教育的人的所謂國家。我們不曾看得這樣

清楚，但現在我們的眼睛已睜開了。

在從前若沒有唐·契爾可斯坦扎陪着一個方塔馬拉農民就不敢上地方機關上去辦手續，例如辦一張出生證明書。假如他獨自個去，準就立刻被踢出來。巴爾地塞拉將軍還記得羅馬到貝斯加拉剛通火車的時候，方塔馬拉的居民每次去購買一張火車票時，不但付錢，還要很慎重的拿出一張唐·契爾可斯坦扎的名片，鐵路究竟是屬於國家的，國家對農民又有什麼義務呢？毫無。但是旅行普遍起來，火車也愈來愈擠，於是帶封介紹信上售票員那裏去的風俗也就漸漸的廢而不用了。方塔馬拉農民竟然旅行到遠如羅馬的地方而可以不向唐·契爾可斯坦扎提一句話。但是在其他一切方面，農民若沒有一個紳士流的保護就感覺得像魚之出水了。

這對我們似乎已成了自然的社會組織。但是在最年長的居民記憶中，事情並未一向如此。從前曾有過三四個大地主，包括教皇在內，他們根據人人知道個個理解的兩三條簡單的律法就佔有整制了一切。後來比得蒙人來，他們一天立一條新法，一天派一個新官，結果什麼也弄得複雜得不得了，你簡直非娶一個律師不可，不然就辦不了。在各義上，法律已不再僅是地主們的，乃是大家一樣的，但實際上却可以利用賤，迴避賤，爲自己的便利來解釋牠，而律師的重要性也愈來愈大。

我還是在小孩子的時候我們鎮上有兩個律師，他們兼作公證人，現在有四個律師，八個

公證人這不說那些在裁判時瞎混的混人。律師們都得這些仇意爭端出來討生活，他們每星期都要發動控告案，把很小的案子拖成長期案。爲了這些律師的緣故，從前很容易就能解決的紛爭，就要拖幾年，化去不知多少血汗錢，還在後面一路拖上漫長的仇與恨。爲了這些律師的緣故，這家和那家的關係愈來愈緊張。律師什麼都干涉。他們的手勢，他們的聲調，他們的衣式，他們招呼人的態度，嗶，嗶，都是特別研究出來唬窮苦的農民的。

一個農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有一個律師做乾爹。因此到了行堅信禮的那天，天主堂裏就有成打的農家兒童，穿着星期最漂亮的衣服，由媽媽陪着去圍鎮上的每一個律師。任何盛典，律師有尊貴的上賓，尤其是喜筵上，他們坐在新娘的右邊。

系統與系統之間不停的打起架來是不願一切的。人家都想抓到市長或波但士達，成巡長，或來補鎗手隊長，或副提督，或刑事檢查官，或地方代表，把他弄在自己這一邊。各個系統所最渴望的目標，就是要能夠分配市政地方上的慈善經費。在位的這一系統就給自己的門下客指派職務，任情加稅，偷竊地方事業的合同，並且到了選舉的時候，把選舉人的名單上堆滿了離了鄉和已經死了的人名。

用這套辦法之後，就常常會有一系統控制整個一村。因此拿茂馬拉一向在唐契爾可斯坦扎手上，而考拉米利是唐柯卡瓦斯邱的，奧多納是唐。契孔尼的，比塞西涅是唐，朝代拉的，聖貝內遠它是唐，彭波尼奧的。巡長，來爾鎗手，書記員可以變換，但是新來的人

都得不到拜服在系統下面，不然就得上路。

敵系領袖間的爭論變成了全村間的爭論。舉一個例就是一九一三年貝斯契納和聖貝內達克之「戰」——是兩個敵對的領袖間之戰，但却是農民們拿起一切可能的傢伙來打的。他們在井裏下毒，砍斷葡萄，放火燒禾捆，結果是開鎗。羅馬政府把「戰爭」結束了，但却飽經巨艱。他們派了一團步兵外加百數左右的馬隊。戰爭是結束了，但是農民間的仇恨却仍舊在作痛。

唯一在系統之外留着的農民，就是那些既無所失又無所獲的，這些不是沒有地的農民，就是罪徒；他們不肯盲目的奉承個把主人奴僕，壯丁衛士，以及作最近的那些法西斯黨人。在近幾年來，我們這一帶也組織了政治會社，追隨別處地方的時行。但是這些新的政黨不是別的，只是舊系統加了名辭。因此想加強他對於最窮的農民的力量起見，唐·契爾可斯坦扎就把自己作了一個人民黨的領袖，自謂是代表自由的健將，他對我們說是馬錫加的保護人，要抵禦外邊來的開發者的侵略，但是對面真正來了開發者時，他的前線又很奇怪地變了。

唐卡洛大人和其他那些大地主確實在銀行手上遭了很多殃。訂定市價的已不是他們，却是包工了。在地方事業的合同方面，包工一致的打擊了他們，唯有在包工不關心的事上他們還能說句把話。

大地主們想在農民身上收回銀行方面的損失。同時他們和包工也揭起了暗爭，煽動農民和從前那些公務員工來反對他。唐·契爾可斯坦扎和他的同事們對於包工的態度却完全不同。他們比包工更狡詐，比他更知道農民的腦筋，他們騙窮人的藝術已高明到絕頂，他們以農民和新當局的中間人的資格來維持他們的力量。但是每逢真有困難時，唐·契爾可斯坦扎總是援救包工的。

唐·契爾可斯坦扎在過去實在已欺騙了我們幾百次。但他對我們的態度總是很規矩友善的。總是和我們握手，而且在喝醉了時擁抱我們，我們向來是原諒了他，尤其因為我們須要他的保護。但是一家四分之三的把戲和十勒斯特的把戲已確實的使我們睜開了眼睛。

大家都謀不利于我。那舊時的國家，曾有多少敵對的陰謀在鬥爭的已經完了。一個新的國家，只有一個陰謀的，已經取而代之。那麼我們到那兒去告訴苦呢？

「我們已到了農民沒有麵包，皮匠沒有鞋，裁縫褲上有洞，鋪磚的頭上沒有屋的一天了，」巴爾地塞拉跑來跑去的傳道。「這是銀行時代。這是一切的末日。這是反基督的統治。」

我們誰也不甘失水，但是誰也不知怎樣去拿回來。彭濟奧·比拉多和米契利·桑巴要和包工打官司，但我不答應，別人也不肯，這種官司的結局，我們知道得太清楚了。這種官司要打一百年，從這個法官到那個，從這次上訴到那一次，把整代農民的生財都喫光，結

果事情還是照舊。馬錫加村村都見過這一類的貧富官司。其結果總是照樣再來一遍，但是假如我們真的打起官司來，把案子信託給誰呢？給唐·契爾可斯坦扎麼？他還會照一家四分之三，十勒斯¹似的迴避的。給唐·柯卡瓦斯邱麼？給唐·泰朗代拉麼？話愈少說愈好。無論如何誰也不甘失水，誰也不甘損失全部的收成，誰也不甘心到冬天沒有麵包，沒有湯。

『若是沒有公理來對付賊，我們是到了末日了，』彭濟奧。比拉多說。

『法律已被打倒，而先犯法的又是與法的人，那就到了恢復人民之法的時候了，』有一天晚上那老皮匠這樣說。

『人民之法是什麼呢？』

『自助者神之必助之，』巴爾地塞拉說，結果巴爾地塞拉也採取了貝拉圖，維奧拉的忿世主義。

沒有人反對他。

拉發里·斯加卜尼從袋裏拿出一匣洋火來說：

『這就是人民之法』。

貝拉圖不大說話，貝拉圖已不再像從前。他的思想在別處。自從和艾爾維拉過了頭一宵後他的思想就一直往別處。艾爾維拉已不能再從床上爬起來。她好像在慢慢的死去。雖

然如此，貝拉圖現在却夜夜去和牠過，幾乎就在她那老而半身不遂的父親眼前，也不再麻煩裝面子。

『你把這女孩害了，』我女人對他說，但他只是聳聳肩膀。

十勒斯特的把戲在他是無動于中。我們一切申訴水權的計劃，他完全冷漠。

『活該，』他說。『我沒有要灌水的地。我已不再是個小孩了。我有自己的事憂慮。』

貝拉圖有一個固定的看法：走，遷移，像田裏的野獸似的作工，比別人加倍的下苦力，過了六個月或一年回到方塔馬拉來買一塊地結婚。別的同他說沒有用。他已和從前不同了。

他唯一的願望就是走，一天工作十小時，一天十二小時，一天十四小時，袋裏裝着一千里拉回來。

有好幾次有人看見貝拉圖在和比亞門的英雄討論鏡上找事件的事情。

『重頭工作，我的意思是；不是叫我找使女娼妓這類的事，也不是幫加洛該羅主教；也不是作法西斯。我要的是真正的工作。』英雄替他寫信到羅馬各處去，回音說是有河工的事，一天十里拉。

『十里拉一天不算多，』貝拉圖來告訴我，『但這是一般的工資。假如我比別人作得多，我就可以多賺。致于化呢，我把皮帶抽緊！——儘量抽緊』。

貝拉圖要我借他一百里拉，我答應了，條件是把我兒子帶去。貝拉圖接受了這條件。

艾爾維拉又借他五十里拉。

臨走的那天晚上我去看貝拉圖，囑咐他：『關於我兒子的話。我照舊在洗染店裏找到了他，坐在艾爾維拉輪的薦墊腳下邊。』

『做重頭工作的話，我不要我兒子一天超過十小時，』我開始對貝拉圖說，『我不要他住在有壞女人來去的店裏……』

正在這時拉發里·斯加卜尼衝進來打斷了。和他同來的幾個別人在外面等着。

『塞爾莫納起了革命！』他進來的時候對貝拉圖喊。

『什麼樣的革命？』貝拉圖問。『糖菓商反了麼？』

『不是，農民起來了，』斯加卜尼回說，聽他的聲音不像願聽笑話的樣子。

『是誰告訴你的？』貝拉圖問。

『巴爾地塞拉』。

『誰告訴巴爾地塞拉的？』

『這是祕密，』斯加卜尼回答。

『那就是假的，』貝拉圖決定了。

斯加卜尼走到街上去告訴外面等着的凡奈地。桑多去把皮匠找來。我們在等着的時候誰也不說話。

巴爾塞受了半天勸結果才來。這就是他告訴我們的：

我今天到鎮上去買皮。在四叉路空地上遇見唐娜·齊左拉，她正從教堂裏走出來。你們都知道我小時在她父母家裏作過事。所以我們交情頗好，遇見的時候總是止步說話的。「聖安東尼派你到我這裏來了。」唐·卡洛大人的太太低低的對我說。「到我家裏來一下。我要同你講一件事」。

我知道責任所在，但是絲毫不知是怎麼回事，但是我買了皮就即刻去看她。「你聽見了重要的新聞了麼？」她開門時問我。「塞爾莫納起了革命，所有這裏及附近各處的來福鎗手都派去了」。照唐娜·齊左拉說來，塞爾莫納也有一個類似包工的人，把大家毀得不成樣。革命是三天前在市場上開始的，還在繼續進行。「難道和我們這土匪算賬的日子也到了麼？」唐娜·齊左拉問，意思是我們的包工。但是我並未回答。「我日夜在聖安東尼像前燃兩支臘燭已兩個月了，我求他讓包工遭遇些事情，但至今還沒有，」她悄悄在我耳朵裏說。因為我還不作聲，她就更公開的講起來。「行動的時候已經到了。來福鎗手都上塞爾莫納去了，大家怨恨包工。我們只在等候信號，只有方塔拉的農民可以給。我在教堂那邊碰到你時，我立刻就知道你是聖安東尼自己差遣來的」。我解釋給她聽，我只是到鎮上來買皮的，但是唐娜·齊左拉的腦筋在別的事上。「是聖安東尼差遣你的，」她堅持「我今早祈禱聖人指引了我。他說：『我不能替你作什麼；只有方塔馬拉的農民才能給這

強盜以應得的教訓，「于是我在離教堂時，就遇了你」。

唐卡洛大人的太太告訴老鞋匠如果方塔馬拉的農民要汽油或武器是可以的，但必須經過一個可靠的人。

巴爾地塞拉說完後，拉發里·斯加卜尼就轉向貝拉圖說：「怎麼樣？」

「你自己覺得怎樣？」貝拉圖回說。

「盧基·代拉·克羅齊，安東尼與·斯巴文塔，凡奈地·桑多·加斯巴朗尼，安東尼與·查巴和我沒有到這裏以前集合了。他們就在外面。我可以用他們的名字來告訴你，我們必需追隨塞爾莫納的榜樣。我們不能拒絕任何人的援助，」拉發里說，他已經計劃了行動，夜襲鎮市，首先毀壞包工所有的許多建築物。

「但是你們要作這些幹嗎呢？」貝拉圖問。

拉發里忍不住發氣了。

「你是住在月亮裏麼？你這人？」他喊「你把包工對我們的過錯都忘記了麼？你不知道我們已沒有別的路走了麼？你不知道今年冬天除了石頭就沒有東西喫了麼？」

貝拉圖讓他講去。然後他轉過來對巴爾地塞拉用和以前一樣鎮靜坦白的聲音說：

「如果唐娜·齊左拉很包工，她爲什麼不找聖安東尼幫忙呢？她不是有丈夫麼？如果聖安東尼同情她，爲什麼來找我們呢？他不是就有個把天使麼？」

他用同樣的聲音轉過來對斯加卜尼說：

「假如你燒了包工的工廠，你以為我們就能在灰裏過冬麼？如果包工的水門汀工廠，包工的磚瓦廠和包工的製革廠裏的工人失了業，你覺得我們有什麼好處麼？」

然後他變了聲音把心上真正的話說了。「我告訴你們，這些事和我絲毫不相干，說良心話，我們的處境已夠惡劣的了，各人有各人自己的事得照管。過去我對於與自己不相干的事已管得太多了。我現在已三十歲了，除了睡着的草以外一樣也沒有。我已不再是一個男孩子，我不考慮我自己的事。所以還我太平罷！」

「不是我們使你不太平，是包工的使我們大家都不能太平的活着啊，」斯加卜尼回答。

「聽啊，聽啊！」巴爾地塞拉將軍說。「誰也沒有我這樣願意太平安靜的。但是現在既沒有法律又無秩序，既無政府又無公理。這不是你自己願自的時候了，現在誰也太平不了。如果護法的人晚上來把你村子裏的女人姦了，你難道還轉過頭來說：「這是女人裏沒有我的女人？」如果護法的把你的地和水全拿走使你不能工作，難道你也轉過頭來說：「這和我沒在關係？」」

貝拉圖站着聽，搖着頭，這些議論他已知道得太清楚了。他自己對巴爾地塞拉將軍也辯過幾百回。但是總現在已不復是一個男孩子。他現在不單要想到他自己。他已不再能欣

然的將一切，生命與自由作孤注之一擲，因為他現在不單要想到他自己了。他已被迫作不同的想法。自從他和艾爾維拉過了第二夜後他就不得不作不同的想法了。在空村子轉來取貝拉圖的看法時，他却背棄了她。

『你們聽，』他說。『讓我從此說一個清楚透澈。我無意爲你們的水和地進監牢。我有我自己的事要憂慮。』

斯加下尼和巴爾地塞拉站起來走了。

『貝拉圖害怕了，』斯加下尼對外面街上等着的年青人說，響得我們大家都聽見。方塔馬拉的青年把貝拉圖看作半個神仙。他們願意跟隨他至死。

沒有他顯然就什麼都幹不了。

這時艾爾維拉一直還是躺在她的墓窟上，臉色比往常尤其慘白。在辯論的時候，她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貝拉圖。她皺着他，起先是出於好奇，好像懷疑他是否當真如此，繼之以詫異，因懷疑已不可能，變而爲關心而驚懼，雖然她不敢在別人面前攪擾他或反對他。但是斯加下尼和巴爾地塞拉一走，她就再忍不住，聲音裏充滿了責備似的向他說：

『如果你是爲我的緣故才這樣行爲的話，我請你記得，數年前你初次使我注意的時候是因爲你的謬論和現在正好相反啊。』

貝拉圖看見艾爾維拉也反對他，就不能完全遏制怒氣，幾乎說出粗惡的咒詛來。但是

他轉過身走了，連晚安也不說。

我到家的時候必已是半夜了。「無論出什麼事，你還是想法睡一覺。明天天不亮你就要走的，」我對兒子說。

我們大家想法睡，或假裝要睡的樣子。但是誰也睡不着。我們三個醒着鐘聲。大概兩點鐘時，我們忽然聽見教堂的鐘響了幾下。第一第二響是亮而清楚。其餘接續的響像是第一響的回聲。

「你聽見了麼？」我女人驚訝的坐起來。

「這一定是我們聖母，」我告訴她。「我們睡罷。」

這不是一個誠實的回答。我們三個都屏息繼續的聽着，但是我們再沒聽見什麼。

也許又過了半點鐘，我們又聽見鐘聲響了兩三下，比先頭弱一點。

「你聽見了麼？」我女人說，更加恐懼。

「一定是風，」我說。「我們睡罷。」

但是空氣凝靜，決不會是風。況且最大的北風也從來沒有撞過我們教堂的鐘。

不多時又聽見一響，這一次却非常微弱，若不是我們在聽是聽不見的。

「一定是貓頭鷹，」我說，找話說。

「貓頭鷹怎麼會去打教堂的鐘呢？」

『若不是貓頭鷹就一定是鼯鼠。』
『鼯鼠上教堂鐘樓上去作什麼？』

『若不是鼯鼠就一定是個女妖！』我只能想到這一樣了。

在這時候方塔馬拉不會有多少人睡着的。所有那些聽了這莫名其妙的教堂鐘聲縮着聲音的也許在一樣的猜度，像我們一樣的辯論着。但是各人自顧不暇，誰也沒有起來看誰在教堂的鐘樓上。

後來的事我兒子可以告訴你。

第九章

第二天早上四點鐘我和貝拉圖離開了方塔馬拉動身到本鎮去趕火車上羅馬。

貝拉圖心境不佳。他連我的「早安」都不回答，我只作沒理會，因為我不願在旅程一開始的時候就有什麼不快。

「你昨晚上聽見鐘聲了麼？」我問他，想開一個頭談話。我等於說給風聽。在我們未到洪水聖母的教堂之前，我又試一下。

「羅馬會不會在下雨？」我說，但是他不同答。

他大踏步的向前急走，我也離開和他一致。我們進到鎮上時忽聽見火車的謠音。我們跑去趕，却原來是輛貨車，等我們的車到還要等好久。

我們在候車室坐了半小時，拉發琪·斯加卜尼在門口出現了。

貝拉圖假裝不見他。把背轉過去對着他，念牆上貼着的一張佈告。但是斯加卜尼一直朝他走去。

「鐵歐非洛上吊自殺了，」他說。

貝拉圖的眼睛不移開佈告。

「巴爾地塞拉將軍在教堂鐘樓的台級上找到他，頸上掛着那根鐘繩，」斯加卜尼接着

講。「他的身體還是暖的。他一定在繩上幌蕩了一夜。」

「但願他平安的安息，」貝拉圖說，也不轉過頭來。

「我到唐·阿巴契與那裏去過了，」斯加卜尼接着說，好像他不相信貝拉圖的冷淡。「我剛從唐·阿巴契與家裏來。他起先咒我這早把他叫醒，後來又拒絕來行赦免禮。「你怎麼可以不替一個終生服務于教堂的守堂人祝禱呢？」我問他。「一個上吊自殺的人直接往地獄裏去了。」唐·阿巴契與說「他若是個守教堂的就該上最下層的坑裏去。」

貝拉圖不動，

「但願他平安的安息，」他再說一遍。

「我們將鐵歐非洛安放在教堂的正中間，」斯加卜尼接着說。「如果統帥不來我們只好沒有他。如果他派來福鎗手來我們就擋駕。我們要把鐵歐非洛放在教堂正中間，把他放二十四小時，以致基督，我們的聖母，聖洛可，聖安東尼，約瑟，聖貝拉圖和其他所有的聖人都夠時間看到他，他們可以看見我們遭了什麼樣的難……」

「但願他平安的安息，」貝拉圖重說一次。
我們的火車到了。

「不要走，」斯加卜尼忽然說。

「爲什麼？」貝拉圖奇怪的說。

「不要走，」斯加卜尼再說。

貝拉圖向着火車走去。我跟他後面。斯加卜尼跟着我，搖着頭，莫名其妙的樣子。

「來福鎗手要來找鐵歐非落了，」斯加卜尼說。「不要走，貝拉圖。」

但是我們走了。

一路上我們一句話也不說。貝拉圖一直坐在我對面，望着窗外，我守着他。我忽然了解他已決定不顧一切的求達到他的目的。任何動心的事都扳他不回來。假如有利於他的目的的話，他會毫不猶疑的把我扔出窗外。他頸部的堅決已夠嚇人。「他餓了會把我活活吞下去的，」我自己想。

在羅馬我們住在名叫「懺悔之賊」的店內。這旅店有一標幟，顯出加爾佛里的三個十字架。你也許會以為店之得名是從基督右手邊釘死的那著名的賊身上來的。他臨死時認識了耶穌，因此得了那偉大的賜許；「今天你將和我同在天堂。」但其實這店是從店主得名的。店主因竊犯受過幾次監禁，他也正像比亞門的英雄似的，到後半生把命運寄給了法西黨人，參加許多懲罰新政權之敵的運動，專長於對合作供廢和工會作愛國的搶劫。他的工作是如此優異故而警長在某一愛國盛會上贈了他「懺悔之賊」的類呼。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到文地塞丹卜路一個辦事處去，想在那裏找河工的專作。

看門的人把我們送上了三樓。我們在那裏發現過道裏已滿是等着的人。我們也加入排

隊。到正午才輪到我們但却發現我們不是在三樓排隊面却是在四樓。

第二天我們回到三樓去。我們在那裏等了三小時，坐在一條長凳上，光是我們兩個。好多人打我們身邊走過，但是誰也不來理我們。結果又被送上五樓。我們在那裏等了兩小時，給了我們一個在考索·維多利亞的地址。第三天就完了。

在考索·維多利亞那辦事處裏他們問我們：『你們有證件麼？』

『什麼證件？』我們詫異的問。

我們被帶到一個窗邊，有一個書記員替我們辦證件，在上面貼了十二張印花，一年之中每月一張。

書記員就問我們要三十五里拉。

『付錢，老是付錢，』貝拉圖咕嚕着。三十五處刀傷也不會比這更痛。我們付了錢。然後我們又回到先前那個辦事處。

『我們的證件在這裏，』我們說。

『行了，』人家告訴我們。『明天到職業交易所去，簽具失業工人自動尋找建設地方方面的事。』

這樣就完了第四天。

我得承認貝拉圖對於所有這一切都很有耐的受了。他似乎把一切都當作當然。

「工作愈難找，找到了就賺得愈多，」他總是一遍又一遍的對我說。下午辦事處關門的時候他就領我全城裏走。

「你看！你看！」我們第一次走過一座大廈，外面有「銀行」的字樣寫着，他喘興奮的喊起來。

貝拉圖朝着牠瞪着眼，着了迷似的幾分鐘。然後悄悄的在我耳邊說。

「包工所有的錢都是這裏來的。」

過去一點我們又遇見一家銀行，然後是第三家，然後是第四家。過了一會我們也就不數了。那一家是包工的呢？很難說。我們以為在羅馬中心是會找到聖彼得寺的，却沒有別的只是銀行。

「你看罷，你就看罷！」我們每次走過一家新銀行，貝拉圖就嚷。一家比一家大而巍然。每家的周圍都偉大的來往着人和汽車。

貝拉圖對於這一切都表驚異而不倦。

有一日黃昏我們發現一大堆人在我們店門外。一輛軍糧車翻倒了，靠牆躺在一邊。許多人在想法搬動牠。他們吵得很厲害。但却一點辦法都沒有，鏡上的羣衆照例如斯。

貝拉圖在人羣中擠了過去，脫下帽子外衣，跪下來爬到車下，用背負起重球。在衆人的驚異豔羨中，慢慢把車舉了起來，把輪子滾放好。

這件事乎使貝拉圖又恢復了舊時的多話。「唐娜·齊左拉在聖安東尼修前燒兩根蠟燭想打倒銀行的力量，這豈不可笑！」那天黃昏他對我說。

我沒有心腸和人辯論。我發覺貝拉圖又想要重新討論臨走那天晚上，他和斯加卜尼說的話了，我的心境是什麼也不願討論。

「年輕時候冒險是不错的，」他接着說。「火爆栗子也還有點意思，但是燒包工的房子有什麼好處呢？」

我讓他說下去，他像是願意說下去。

「你看不出麼？這和勇氣是不相干的。」他接着說。「斯加卜尼可以以為我是害怕，但是他錯了。你想我會不肯冒險比別人多賺點錢麼？我覺得我有力量做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他們明天就要給工給我們作了，我們一開始你就奇怪了，別人也會的，就是工頭也會詫異的。」

「我在想像鐵歐非洛的喪事是怎麼辦了的？」我說，想阻止他吹牛。這一下可攪惱了他。

「我告訴你這和勇氣毫無關係！」他發怒的喊說。「和暴力也毫無關係。包工對我們用了暴力麼？他沒有，他既不用勇氣也不用暴力，他用他的腦筋。他就是這樣把我們的溪水拿去的。他簡直連傘都沒有拿，實在是方塔馬拉送給他的。他們先得了具名的車輪磨。」

然後他又通過了一家四分之三的股份，然後是十勒斯特股份，你們想包工還給做什麼別的呢？他的行為完全合法，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

貝拉圖的看法又變到如此地步。

「報價一定會大落，」他接着說，露出了他最深慮的思想。「沒有了滾水地價不得不跌。還得另想辦法來壓櫃。」

他已經知道回家後要那一塊地了。

第五天早晨我們到職業交易所去找工。

「你們是那省裏來的？」他們說。

「阿基拉，」我們說。

「那麼你們去找阿基拉交易所。」

「阿基拉交易所在那裏？」

書記員放聲大笑了。他把我們問的話告訴其他那些書記，整個辦事處都鬨然大笑。

「阿基拉交易所就在阿基拉，」那書記告訴我們，他已鎮定下來，笑了這多，所以擦

着眼睛。

但是我們根本無意于迴避義大利。

「我們這一向到的辦事處也夠了，」貝拉圖很著重的申言。「我們到羅馬是去找工做

的，不是到卡爾佛里。」但是我們仍然在繼續着我們的卡爾佛里。

鐵梅之賊店裏住着一個阿勒魯齊來的律師叫唐·阿基利·巴齊恩查。我們立刻去找他。我們住羅馬的第六天他叫我們到他臥室裏去會談。他的臥房在我們隔壁，也和我们的一樣黑暗，狹小，凌亂而骯髒，唐·阿基利·巴齊恩查躺在床上，他是一個窮苦的，打鼻子裏出氣的老人，鬍子有了十天，一身黃衣服，白紵麻的鞋，頭上一頂草帽，胸口一塊銅章，嘴裏一根木頭剔牙杖，他是穿得這樣來接見我們的，床下面立着一個滿得齊邊的便壺。

「談話一次十里拉，」唐·巴齊恩查一開口便說。

「噢，好罷」我無可奈何的回答。

「十里拉預先付出，」唐·巴齊恩查說。

我們把十里拉交過去。

「一人十里拉」他添一句。

我們又給了他十里。

之後，那位老先生就從床上爬起來一言不發的出了房門，我們聽見他在過道裏咳嗽。又聽見聲慢慢下樓梯，在下面鐵梅之賊的守望處停了幾分鐘，在這老年人走進路對面家旅店裏去後就消散了。

那薄窗子將近一小時這咳嗽才又出現。我們又聽見他過街來慢慢的，勞累的爬上樓梯。

了一個麵包，半個香腸，半瓶紅酒走進來，「你
後對我們講。我們還沒把來意告訴他。」

思考的停頓之後他問。

貝拉圖的帽子。加起來大約有十四里拉。

那律師失望的說，「你們還能到塔馬拉去弄點錢

然他準知道得其反。

兩隻鷄？還有一點牛酪？爲我的咳嗽弄點蜂蜜？」

然他一生沒見過蜂蜜。

似笑着說，在笑的過程中至少漏出四十個黃牙。

一說。

個拐杖，活像是把舊雨傘的柄，把牠舉起來在空中揮動

唐·巴勞說：「同我來。」

我們跟了他去。第一停是在郵局。

唐·巴勞遞交寫了一個電報如下：

「請寄二百里拉，半磅七磅，蜂蜜兩磅，雞若干。」

「寫什麼地址呢？你們兩家誰比較闊一點？」他問。

「寄給我父親，文慶乍，維奧拉，」貝拉圖說他，小時父親就死了。

唐·巴齊恩查剛要把電報發出時，貝拉圖拍拍他的肩膀。

「你不歡喜喫桃子麼？先生？」他說。

「很喜歡，」是回答：「對咳嗽很好啊。」

因此電報上又加上七磅桃子的要求。律師把他抄寫出來。「付了電費跟我來，他對我們說。

我們付了電費跟了他去。第二停是法西斯城業交易所，就是第一天我們來過被打發走的那地方。唐·巴齊恩查讓我們站在過道裏，我們從窗裏望進去看見他在和一個官員說話，很興奮地作着手勢。他把發到方塔馬拉去的電報拿給官員看，用手指着裏面最重要的字眼，這官員好像表示強硬的反對因為我們那律師的臉色忽然轉白了。他跑到我們這邊來問：

「方塔馬拉的牛酪是烹調用的呢還是喫的？」

「新鮮的時候是喫的陳了就用來烹調，」貝拉圖回答，律師聽了非常滿意就把這保險的回話講給那官員聽。

顯然是沒有什麼阻礙了，因為唐·巴齊恩查回來對我們說。

「情在進行了。職業交易所需要那些必要的文件是：出生證明書，警察記錄和品行證明書，你們把這些弄到手就可以把你們的名字放在失業註冊處，接着就有工做了。職業交易所方面會來找你們的。」

我們在羅馬住下來的第七天只剩了四個里拉。

我們買了兩個麵包就一文不剩了。

「職業交易所的回話不會太久了，」貝拉圖不住向我說，也鼓鼓自己的勇氣。

我們不再離開店子，為的是可以等職業交易所傳來話就走。況且我們再要出去走路也實在太餓了。

一聽見脚步声我們就衝到門口。

一看見郵差我們就衝下樓到底下懺悔之賊守望的地方。

巴齊恩查閣下和我們一樣着急。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等工作做而他等一筆匯款和貝拉圖父親送來的食品。我們三個整天就躺在床上，一聽見聲音，我們三個就衝下樓。問上來時彼此間的埋怨是一天比一天厲害。

「你的父親沒有良心」唐·巴齊恩對貝拉圖說「只匯你二百個里拉怎麼這樣久？」

「到底有沒有工作呢？」貝拉圖就會回答。「假如有工作的話，他們為什麼不來找我們呢？假如有工作的話怎麼會有這許多例行公事呢？」

「食品綫纔是懂得的。」律師會說。「包裹一向走得很慢，內容越易腐越走得慢，但是羅款當天就可以到了。你父親真是頭自私的蠢猪。」

「找事和出證明明書有什麼關係呢？」貝拉圖會回答。「假如人要找工作的話，然巴出生啦，從來沒聽說出生之前，找工作的！」

經過了三天的絕食與等候，貝拉圖和我聽見了郵差也就不衝下樓去了。

我們自早到晚躺在床上，只等到盥洗間裏的龍頭上去渴水時才起來。

唐·巴齊恩查比我們有耐心有希望得多，一天三趟每一次信到我們這裏聽見他咳嗽的聲音從床上起來，離開房間，慢慢的下樓直到樓下，而且過了一會兒又慢慢疲勞的上來，在我們門旁鑰匙洞等一下，我們就會聽見這老頭嚙着咒詛方塔馬拉。

「貝拉圖·維奧拉，」這可憐的老人喘着說。「你父親是條猪，你父親毀了我，貝拉圖·維奧拉，你父親要把我弄死，因為你父親的緣故已經三天沒喫東西了。這都是他的錯。」

貝拉圖一句話不答，又重新恢復了他以前的沉默。他會不斷的一言不發幾個鐘頭的凝視着天花板。

「我們怎麼辦呢？」我問。「我們不能永遠沒有東西喫啊。」
但是貝拉圖不回答。

我們絕食的第四天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奇事，大約一定是五點左右，我們聽見唐·巴齊恩查和懺悔之賊兩個走上樓梯，瘋一般的喊着。

我們聽見那律師在唱：

「啊，勝利的金翅在那裏？……」

上帝使她做了羅馬的奴隸……」

他們走到我們門口，也不叩門就推開走了進來。那懺悔之賊在羞曬着一封貝拉圖的電報，唐·巴齊恩查則拿着兩瓶酒。

「貝拉圖·維奧拉，」律師喊說，「你父親是個好人，匯的款子到了！」

「真的麼？」貝拉圖很驚訝的說，的幾乎喜瘋了。他當然不相信他父親給他匯了一筆款子，他父親已經死了二十年，但是絕了四天之後，是幾乎什麼都準備相信了。

律師在打開酒瓶時，貝拉圖就拿了電報，折開來，看了，向我們看看，摺起來一言不發的放在口袋裏。

「什麼事？」我問。

貝拉圖不答，他的臉像一張面具，他的眼白忽然重濁而血紅起來。我在方塔馬拉就知道他有了強烈的感情後，這是他唯一的表現。

「什麼事？」我又問，儘量的和藹。

貝拉圖直直的躺上床上一句話不說。悔。賊和唐。巴齊恩查弄得完全莫名其妙，就走了，但是沒有忘記那兩瓶酒，我至貝拉圖床上躺下睡在他身邊，沉默很久，以求的信仰，然後我再問他：

「什麼事？出了什麼事？是有人死了麼？」

但是貝拉圖不回答，我知道一定是誰在方塔馬拉死了

當天晚上八點鐘，我們隔壁那屋，就是我告訴過你的唐。巴齊恩查住的那間，忽然熱鬧起來。不久我們的門立即開啓，唐。巴齊恩查出現了。他並不進來，對着我們喊說：

「法西斯職業交易所的負責人剛來看過我。你們的證件到了。你們的證明書上，波但士達簽了名，說是：『品行，自國家的立場說來，爲最劣等。』有了這樣的證明書是再也

不會給事給你們作的了。這樣一個證明書是再也找不到事的。並且已經通知了警方。」

他門一碰就走了。

五分鐘後門又開了。這是懺悔之賊。「你們的房間已租出了，」他告訴我們。「你們要在半小時內滾出來」。

我們離店時天已經黑了。

「我們現在怎麼辦呢？」我問貝拉圖。但是他能回答些什麼呢？什麼也不能。

我俄得腿發軟，頭也痛了。我時刻覺得要暈過去。街上的人都瞪着我們看。他們走開

一邊，好像怕我們的樣子。貝拉圖的樣子實在可怕。

我們無意間發現自己已在車站附近。空地上有大批來福鎗手，兵士和警察在阻住行人查問。他們阻住了站車也搜查。忽然有一個年青人，很詭異的向我們看看，在我們面前站住了。

「晚安，」他對貝拉圖說。

貝拉圖懷疑的望着他也不回答。

「我正奮想起你，」那年青人接着說。「我今天若不在這裏看見你，明天就要到方塔馬拉去找你了。」

「我身上是一個銅板也沒有，」貝拉圖說。「你若耍騙人最好去找別人罷。」

那年青人笑了起來，他一半像學生，一半像工人。他高而瘦，雖然穿得並不漂亮，却也很好。他的聲音和容貌不易使人起疑。

「上次你倆查阿凡章諾不認得了麼？」他問貝拉圖，「你記得不記得那個紅頭髮下巴上有疤的暗探把你和其他那些方塔馬拉人帶去的那家酒店？你不記得麼？你忘記是誰告訴你們留神他陰麼？」

貝拉圖很很的對他說，認識他了。

「給我們一點錢買東西喫罷，」我問他，我看見貝拉圖是要錯過這機會了。

阿凡章諾的年青人領我們到了一間咖啡店，點了火腿和雞蛋。

「是給我們的麼？」貝拉圖很懷疑的問。「誰付賬呢？我們沒有錢啊。」

爲使他安心起見，那青年就跑到賬桌前，預先把賬付了。同時貝拉圖對我看看，好像說：「這傢伙定是個瘋子」。

「這許多笨腦鎗手和民團是作什麼的？」貝拉圖喫了東西就問那青年。

「就是照例搜查那神祕人，」那青年說，但是這句話對我們是莫名其妙。

「已經有些時以前了，一個不知名的人叫做神祕人的在危害地方治安，」青年解釋着。「所有特別法院的案子裏都是提神祕人。他印行小冊，秘密散發，抓着帶違法報紙文件的人都承認是從神祕人那裏接來的。神祕人起先在幾家大工廠裏工作，後來在城郊和軍營裏。後來他又出現在大學裏。有一天早上同時好幾處報告他的去處，而且當天又報告說他在邊界。義大利最高期的偵探都在追查他的統跡，但是沒有抓到他們。他們已逮捕了六千人，有好幾次政府相信神祕人是在這些犯人中間。但是過不了多久那秘密印刷所又開始工作了，神祕人又出現在特別法院的記錄上。過去一些時候，他似乎是在阿勃魯齊。」

「在阿勃魯齊麼？」貝拉圖很急切的問。

「在塞爾莫納，滾來查，阿凡章諾，也在別的地方。他到那裏，農民就革命；農民在那裏革命，他就出現」。

「他是誰？他是魔鬼麼？」貝拉圖問。

「也許是」，阿凡章諾來的人笑着回答。

「有誰肯帶路把他找到方塔馬拉來，」貝拉圖加上一句。

「他已經知道了，」阿凡章諾來的人悄悄的回答。

正在這時一個巡警和一隊民團走進了咖啡店向我們而來。

「證件和身份證」，他們來索取。

民團搜查咖啡店，巡警則檢查我們職業交易所弄來的文書，檢查個人的證件，身份證和許多別的和我們在一塊的那青年的證件。

我們的證件合法，巡警正要走，民團却拿了帽架底下躺着一個布包衝到我們這裏來。裏面的內容使巡警和民團大為震怒起來。他們衝過來對我們嚷：「這包是誰的？誰擦下的？」

他們不問情由的把我們逮捕了起來帶到巡警局裏去。

貝拉圖以為包裏是贓物，他們把我們當作了賊，所以一路到巡警局他就喊叫：

「我們不是賊！你們不識羞！你們是賊！我們是遭賊偷的人，不是賊。法西斯職業交易所的人才不是賊！他們偷了我們三十五里拉。唐·巴齊恩查是賊！他拿了我們二十里拉，我們不是賊！包工才是賊！」

巡警局裏帶到了不斷如流的人犯，是全城各處帶來的。

「還在搜查神祕人，」阿凡章諾的青年悄悄解釋給貝拉圖聽。貝拉圖知道我們不是當賊被捉之後就安靜下來了。

經過若干例行公舉之後，我們便被關進一間牢裏，裏面已經有了兩個別的犯人。貝拉圖和我滿意的相顧一瞥，至少我們頭上有一片屋頂，明天也准有些東西喫了，那比較渺遠的將來還有的是工夫來慢慢思想。

半個牢是被一塊三和土佔滿了，比地稍稍高一點，是畫床用的。在角落裏是一個洞。這洞用處更明顯了。

在我們之前的那兩個犯人在另一角落裏伸腿而睡用捲起的外衣作枕頭。我立刻學樣。我躺在三和土上，把外衣脫下來放在頭底下。貝拉圖和阿凡章諾來的那人開始急切的講起話來，來回的在監裏走，那阿凡章諾來的人悄聲說話無疑是爲了那兩個人。但是貝拉圖太興奮了，不能學他的樣子。所以我只能聽見貝拉圖的話。

「這神祕人的故事我不敢相信，這神祕人是鎖上人呢還是個農民呢？他若是個鎖上人而到阿勃魯齊，他一定有秘密的目的……」

「但是鎖上人是沒有錢的，」他接着說，「他們是有錢的，因爲他們剝削農民。啊，不錯，我知道鎖上也是有窮人的，貝比諾·高里亞諾的時運惡劣，律師巴齊恩查也不見得

真正遊遊在繁華裏，但是他們不是真的鎮上人；他們是從阿勃魯齊到鎮上來的人！」

有的時候貝拉圖想要悄聲說話，我把談話的綫索又失了，但是我可以從他們的手勢上看得出，他和阿凡章諸人的那人意見不合。貝拉圖雖然最好把聲音降低些，却有時興奮的爆發出來，這時不但我們這兩個犯友聽得見，恐怕鄰室裏的人也聽見他了。

「你說他們在咖啡店找着的包裹是報紙麼？你是指印刷的紙張麼？這樣一個紙包能值多少呢？」

這青年不但是個好人，却也是一個有耐心的人。他勸貝拉圖把聲音放低些？貝拉圖也答應了，但不多久他又忍不住開始嚷了。

「但是鎮上人有錢，農民沒有，鎮上人喫得齊喝得好不付稅。鎮上人不做什么事賺許多錢。一天二十里拉爲打人而自己不發打。你只要看看他們買我們的帽子衣服製鞋的皮革要多少錢……我們農民就爬蟲。人人都來剝削我們，人人來踐踏我們。人人來欺騙我們。甚至唐·契爾斯連扎也背了我們。甚至唐·契爾斯連扎！」

阿凡章諸來的人很用心的聽取所有這些話。

「真是可怕，」他呢喃着說。「你說的都真麼？所有的農民也都和你的想法一樣麼？」

「我不明白，」貝拉圖不久又接着說，「我不懂爲什麼鎮上人要印一張紙一錢不取的

送去給農民，我小明白爲什麼那神祕人不自管自。他許他是一個紙商印報紙來堆銷他的紙張的？」

「還有你告訴我的這些人都上了監牢！——他們瘋了麼？」我聽見貝拉圖問。「他們如果不瘋，那他個是什麼意思呢？還有你說過被政府槍斃的！——他們是幹什麼的呢？被槍斃就是他們自願自的辦法麼？」

阿凡章諾來的青年一定理會得他提出來的反駁，是向他自己提出來的。貝拉圖自管自的希望，找工作買一片地的希望都已消失了。一切出路均已堵絕。波德士達說我們從國家的立場來看是很壞的人，因此一切出路都被堵絕了。因此貝拉圖一定覺得他過去的想法又佔據了他。這一次比任何時更加強烈。他向阿凡章諾來的那人所提出來的反駁是他最後的靠山。

他們的談話必是漸漸的轉到別的國家，其中有俄國，而且義聽見貝拉圖說：

「俄國？請你把真話告訴我。人人講得這樣熱鬧，是真有俄國這樣一個地方麼？人人都講俄國，但是誰也沒有去過。農民們到處都去！——美國，非洲，法國，但是誰也沒有到過俄國。」

在有些事上貝拉圖是不能動搖的。他比如講到自由的問題時。

「言論自由？」貝拉圖問。「我們不是律師。印刷自由？我們又不是印工。你爲什麼

不讓工作自由，買地自由？」

在這時我一定沒留神睡着了。等貝拉圖把我弄醒時我一定已經睡了好幾個鐘頭。他坐在我腳下，那青年坐在他旁邊。我奇怪他們怎樣還醒着，還在說話。

「對不起，」貝拉圖對我說，「再過幾分鐘我就讓你再睡。你知道託羅尼亞親王的真相麼？」

「我不感興趣，」我告訴他。「所有的親王真相對我都是一樣。讓我睡罷。」

「我一定堅告訴你那所謂託羅尼亞親王不是一個親王，他的名字也不是託羅尼亞。」
「你一定是在做夢罷，」我回說。

「我一定要告訴你那農民崇拜為大地之主的所謂託羅尼亞親王是一百年前隨着一團法軍到義大利來的隨營的。他不但不是個親王，連名字上也沒有封號，甚至還不及唐·巴齊恩查。他是個酒販，香腸販。他的名字不是託羅尼亞，是託羅尼。他是個法國人，一個投機家，他靠打仗投機，靠鹽投機；他賺了牧師們的錢賺了比得蒙朝人的錢。他左搶右奪，被封為公爵又被封為親王……」

「你在做夢麼？」我問貝拉圖。

但是貝拉圖轉過頭把背來對着我，又開始和那凡章諾來的人講起話。他們已不再分歧。從言語姿勢上已很顯然，貝拉圖已放棄，不再反駁。他又復換了他的老樣子。

他告訴我的託羅尼亞我聽着就像個神仙故事，但是那個過去的貝拉圖是喜歡這樣的神仙故事的。

他們接着講話時，我又睡着了。我醒過來已天亮，貝拉圖在牢裏走來走去像個上籠的獅子，阿凡章諾來的人睡在我旁邊，但是沒有睡着，他睡得很近，好像在等我醒來。

「你相信貝拉圖麼？」他悄悄對我說。

「相信，」我告訴他。

「個個農民都應該相信他，」青年接着說。「你要叫方塔馬拉所有的人相信他，他是個奇人。他經歷過了這樣的經歷是很幸運的。我不信今義大利會有另外一個像他那樣的農民。你要把這話告訴方塔馬拉人，聽見拉圖的話行事，你們兩個今明就要被遣回家了，這是無疑的，我的命運也許不同。如果我現在不說明，就請你原諒，貝拉圖會到方塔馬拉去解釋的。第一樁事是替貝拉圖與斯加卜尼和解。其他的貝拉圖都知道。」

八點鐘他們給我們帶來一罐咖啡。貝拉圖把上下走牢的步伐打斷了。

「我立刻要同警察特派員說話，」他對獄卒說。

「等你輪到罷，」他回答了走開。

這些話並沒逃過阿凡章諾來的青年，他以充滿恐怖的眼望着貝拉圖。他不敢要求他解釋，但怕被出賣的恐懼却在他眼睛裏。

死了的山村

一六八

九點鐘，我們三個被帶到警察特派員面前。
貝拉爾走上前去說：

「我預備招認一切，先生。」

「說罷，」警察特派員說。
「車站附近咖啡店裏找到的那包違法報紙是我的，我印了這些紙去發散到農民中去的。我就是那神秘人！」

第十章

神秘人結果是被捕了。

神秘人被捕的消息傳來，新聞記者，法西斯領袖和高級國家官員都成羣的到監禁我們的巡警局裏來，如此說來神秘人是個農民了。

警察曾在城裏搜尋過他，但是城裏的住民他們那一個不認識呢？個個人都列表格，蓋橡皮章，列卡片索引，被監視，被認識。那些知道是反對政府的人又特別澈底的列表格，蓋橡皮章，列卡片索引，被監視，被認識。但是農民呢？誰認識農民呢？義大利曾有過認識農民的政府麼？他們怎能會將每一個農民都列卡片索引，蓋橡皮章，被監視，被認識呢？

如此說來，神秘人是個農民了。貝拉圖不時的被人從牢裏拖出來，又有一個高級長官要訊問他，或竟是來看看他。爲謹慎起見到了晚上貝拉圖，阿凡章諾來的那人和我便被分囚在三個牢裏，但是在後來的幾天內他們把我們三人一起提去了好幾次，作特殊的的訊問。

警察特派員願意從貝拉圖口中知道許多事。他要知道那秘密印刷局在那裏，印工是誰，有沒有同夥。但是貝拉圖不肯答覆。貝拉圖唇至流血，表示他不願講。

每訊問一次，他又現得更糟一點。第一次訊問時他只有右眼下的一個青印，但到了後來簡直是認都認不識他了。脣，鼻，耳，眉都有酷刑的記號，但他還是不肯說不肯回答警察派員的問話，只他關不緊他那破碎的嘴唇時，他就咬緊了牙向警察表示不講的決心。

有一天我也被提去作特別訊問，我被帶到一個地窖裏，被扔在一條木凳上，我的手用一條皮腰帶綁在背後。後來就好像一陣大雨落在我背上好像在我背上弄了一個洞灑進去，好像在我裏面裂開成了一個無底的深坑。

等我醒過來時才看見血在我嘴裏流出來在木凳上成了一條小小溪道。我用舌尖把牠舔了，因為我喉嚨在像火似的燃燒。

第二天那阿凡章諾的人就被開釋了。

貝拉圖和我又被放進同一個牢裏，還有一個人，簡直混身是一個暗探。我把我的疑心悄悄的湊着耳朵告訴貝拉圖，但是他回答說：

「這毫無關係，我已經把應該說的話都說完了。」

但是在我告訴他開釋了阿凡章諾的人後，他說：

「那麼我們現在最好也想法走出去，這把戲若玩得不太多倒還可以。」

關於玩這把戲却也夠容易的，但要結束它可不怎樣會容易了。
貝拉圖和警察們談話時，他總是一笑臉，但他是長的時，警察員大笑把亂送回監牢，並

貝說：

「你若不想你所知道的事情出來，你可穿壞事了。」

當天晚上又來提貝拉圖，再作一次特審，貝拉圖的特審有一種恐怖的特質，貝拉圖是要抵抗的，他不能受打而不還擊，要八九個獄卒才能綁住他的手和腳，那天晚上他假裝毫不抵抗的受刑，但是在一個獄卒彎着腰在他膝蓋周圍繫索時，他撲在他身上咬住了他的頸根，用牙齒齧得怎樣緊，別的獄卒們得捶他的牙床才拉開了。結果又把他送回監牢，兜着他的肩膀，像耶穌從十字架上下來一樣。

「他在外面，我在裏面，」貝拉圖第二天早晨對我說。「他心裏到底是個鎮上人，他現在在外面享福，而我在這裏，我在這裏爲他的緣故受割宰，我爲什麼不全招了——把我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招了呢，你想，還加上我不知道，想不出的那些事？」

（我們疑心是偵探的那囚犯豎起了耳朵。）

第二次我們被叫到警察特派員面前去時，我以爲貝拉圖寫了出獄的緣故是要把阿凡章請那人告訴他的一切都招出來了。我一時委決不下不知他這一着是否聰明。

「你備全招了麼？」警察特派員問他。

「是的，」貝拉圖回答。

那警察特派員把一張報紙舉在他面前，上面有以「這一行大字標題：

「貝拉圖·維奧拉萬歲。」

「這秘密報紙上面有許多情報敘述你被捕至今天在警察手下所受的應得的待遇，」警察特派員說，「你現在既願招認可以先告訴我們你怎樣從獄中把消息傳遞給那家秘密報紙的。」

貝拉圖不回答。

「這報上有許多關於方塔馬拉的事，」代表接着說。「一條溪水改換溪道是提到了，一片牧場也提到了，富其諾問地也提到了，某一鐵歐非洛的自殺也提到了，某一艾爾維拉的死。這顯然除了是方塔馬拉的住民外，別人是寫不出的。解釋你怎麼從獄中把消息傳遞給這家報紙的。」

貝拉圖不回答，他凝視着特派員舉在他面前的報紙像痴了一般，這報上有他的名字和艾爾維拉的名字，並且用觸目的標題刻着：「貝拉圖，維奧拉萬歲！」

「說罷，人，」特派員堅持。

「我不能？」貝拉圖說。「我情願死。」

代表仍是慫恿他說。但是貝拉圖的精魂已在另一處。他已不再看見警察特派員，他不能再聽見他。他被頭回盪牢像一個已經立了遺囑準備死的人一樣。

那天晚上我們都不睡。

貝拉圖用手抱住了他的頭，好像頭要開裂的樣子。他決定招了，後來又改了主意。他又下了決心，他又改了心。他把手抱住了他的頭，好像阻止牠不讓牠開裂，他爲什麼要坐監呢？他爲什麼要在三十歲上死在牢裏呢？是爲榮譽？是爲理想？但是他幾時對政治發生過興趣呢？好幾個鐘頭是這樣度過的。貝拉圖這樣對自己說，對我說，而坐牢的第三個人却盡力的想聽每一個字。他內心的奮鬥還是繼續着。

「我若出賣，一切就完了，」他說。「我若出賣，方塔馬拉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若出賣，至少要再過幾百年才會再有一個機會。我若死了呢？……我將是第一個爲人而不是爲己而死的農民，是爲了別的農民。爲了農民的團結。」

這是他最大的發現。這字好像掀開了他眼上的鱗甲，好像一種燦爛的光忽然射進了我們的牢房。

「團結，」他說。「什麼是團結？你們聽見過這名辭麼？這是一個新名辭，團結，就是——休戚相關。就是——力量。就是——自由。就是地（免租）。你聽見過這名辭麼？這樣簡單的一件事。你一定要把這名辭帶到方塔馬拉去。假如我死了——他對我說——你一定要把這名辭帶到方塔馬拉去。團結，你一定要告訴大家——尤其是拉發里，斯加卜尼，然後是所有其他的人，米契利·桑巴，巴爾地塞拉，軍，彭濟奧，比拉多，安東尼奧·拉諾契亞和其他的人。團結。停止農民之間的仇恨，掃除農民和工人之間的仇恨。我

們只少一樣東西——就是團結。其確會慢慢來的。」

這是我最後一次學到貝拉圖的話了。第二天早晨我們是最後一次被分開。

兩天後我被警察特派員傳去，他比平常和藹得多。

貝拉圖·維奧拉昨晚上自盡了。」他告訴我，「他出于絕望在他牢房的窗上上吊了。事實是毫無可疑，但沒有證據。一個證人是絕對必要的，你願意簽具證明書證明昨夜貝拉圖上吊自殺麼？你若肯就可以立刻開釋。」

我聽見貝拉圖已死就送出淚來。

特派員預備好了證明書，我看不看的簽了名，後來我就被帶到巡長辦公處去。

「你是死者貝拉圖，維奧拉的朋友麼？」他問我。

「是的，先生。」

「你是否同意死者一向有自殺的傾向？」

「是，先生。」

「你是習慣性地在最近有過嚴重的失戀？」

「是的，先生。」

「你是否同意死者和你同關在一間牢裏，他却在你睡熟時在窗欄上上了吊？」

「是的，先生。」

然後他叫我簽具了一項文書放了我走。

後來我又被帶到公理之宮去，走進一個法官的房子。

法官問我：

「你是死者貝圖拉，維奧拉的朋友麼？」

「是的，先生。」

「你是否同意死者在最近有過嚴重的失戀？」

「是的，先生。」

「你是否同意死者和你關在一間牢裏，他却在你睡熟時吞窗欄上上了吊？」

「是的，先生。」

他也叫我簽具了一項文書放了我走。

我到正午被開釋了，我被押解到車站，帶着強迫旅行的證件被放在到阿凡章諾的火車上，其餘我父親可以告訴你。

我兒子到亦塔馬拉時，我們已知道了好些關於他所告訴你的神秘人的事。

我兒子到的時候我們十五個來往的人正在圍着那塊「石頭」和別的工具，這是神秘人給我們印慶民自己的報紙的——這是第一張慶民自己的報紙，那塊「石頭」是一個木箱在

查子底下有一塊所謂石印板，還有酸質和油墨可以用來印任何手寫的紙在那白面上，可以任意重印多少份。

我們已把『石頭』放在街心召奈拉的桌子上，就像我說的，有十五個來往的人圍着他在討論弄一張什麼樣的報紙。

比亞門的英雄在那裏。他的書法最清楚，他是準備來寫那張紙的。巴爾地塞拉將軍懂得文法和拼音，也在那裏。神秘人把『石頭』的用法教給了拉發里。斯加下尼，他和安東尼與·勃拉契奧拉。巴斯加利，契卜拉，契洛·齊隆達，文卿乍·斯高札，吉亞慶多·巴萊他，吉奧凡尼·泰斯東尼，裁縫阿納克來多，阿爾貝多·薩工尼，和米契利·桑巴，還有我和召加奈拉。

我們討論的第一件事就是報紙的稱號。

比亞門的英雄要像鎮上用的那些名稱，比如『先鋒報』『論壇』等等，但是拉發里·斯加下尼遺傳了貝拉圖·維奧拉的態度，叫他閉上嘴。

『我們的報紙誰也不摹仿』他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第一張報紙！』

米契利·桑巴提了一個好稱呼，『真理』，這包含的意義很廣。但是斯加下尼不贊成。

『真理？』他說。『那個鬼知道真理？』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願意知道，」米契利回答。

「有了牠作什麼——做湯？」斯加卜尼問。

這是他辯論的方法。

巴爾地塞拉將軍又有個好意見：「公理」。

「你瘋了，」斯加卜尼說。「公理不是向例和我們作對的麼？」

要懂他的意思必須記得我們之所謂「公理」向來是指那些來福鎗手。落入公理的手中

就是說落入來福鎗手的手中。替公理服務，就是偵探，作來福鎗手的情報員。

「但我所說的是真正的公理，」老皮匠說，他不耐煩了。「人人都平等的公理」。

「你到天堂上去找罷，」拉發里·斯加卜尼說。

這句話並無回答。

召加奈拉提議報紙名稱是「農民號筒」但是誰都不理她。

「我們該怎樣呢？」斯加卜尼說。

「我們一定要找一個好的名稱，」英雄說。「你提議罷」。

「我已經建議了：「我們該怎樣？」」

我們叫他重說了三遍才發覺斯加卜尼提議的報名真是「我們該怎樣？」我們都奇怪得

面面相覷。

「但這不是名稱」英雄說。「這不是名稱！我們要的是一個名稱，用漂亮的書法放在報頭上的。你明白麼？」

「好，那麼你就用你的漂亮書法在報頭上寫「我們該怎樣？」」斯加卜尼說。「這就是你的名稱」。

「但這名稱太可笑了，」英雄反對。「如果我們的報紙到羅馬去，他們是要笑話的」。拉波里·斯加卜尼發脾氣了。這報紙是農民自己的報紙，是農民第一張自己的報紙，是農民寫的，爲農民而寫的。羅馬條條想，他管不着。

巴爾地塞拉贊給斯加卜尼，以他的建議被接收了。

這時英雄就不情不願的坐下來開始把報紙的名稱寫出來，其餘的人就討論第一篇文章該是什麼。

「第一篇文章的題目一定要是：「他們殺了貝拉圖·維奧拉。」你們都會同意的，」米契利·桑巴說。

斯加卜尼接收了，但要這樣說：「他們殺了貝拉圖·維奧拉，我們該怎樣？」

「我們該怎樣？」已經是名稱了，米契利注意到。

「一次不夠，」斯加卜尼說。我們一定要重覆牠，若我們不重覆牠，這名稱就沒有用。每篇文章都得重覆「我們該怎樣？」他們拿走了我們的水。我們該怎樣？懂麼？教師

不肯葬我們的死人，我們該怎樣？他們用法律的名義強姦我們的女人。我們該怎樣？唐·契爾可斯坦扎是一個混蛋。我們該怎樣？」

我們明白了斯加卜尼的意思，都表贊同。

關於貝拉圖的名字有一點小紛爭。巴爾地塞拉硬說維奧拉的拚法有兩個「I」，但米契利·桑巴覺得一個已經夠了。但是英雄說他可以把他寫得看成一個也可，兩個也可，這下就結束了辯論。

我看沒有什麼別的可討論了，就和兒子回家去和他單獨處一刻工夫，因為我以為已失去了他，但他却又回到了我這裏。

斯加卜尼來看我已夜深了，他帶着一包我們的報紙「我們該怎樣？」共三十份，他要我到聖·貝內迪它去分發，因為我那裏熟人很多。其餘的農民明天到別村裏去發報，一共印了五百份。

我女人的家住在聖·貝內迪它所以決定慶祝我兒子從牢中解放的緣故，三人回到聖·貝內迪它去。我們因為去了那兒才得了款。

第二天下午我們動身到聖·貝內迪它去。我在半小時內把報紙發了，那天晚上我們在聖·貝內迪它喫了晚飯，快近九點才開始向方塔瑪拉轉去。我們在半路上遠遠聽見幾聲鎗聲。

「今天是什麼聖賢的節期？」我女人問，要知道鎗聲是從那一村來的。

很難猜是那個聖賢的節期，聖路易節已過，聖安恩節還沒有到。

「誰都會以為鐘聲是從方塔馬拉那裏來的，」我說。

這時正巧路過一個瑪納方諾的趕車人，從我們本鎮這方向來。

「喂，你們方塔馬拉人，」他停也不停的喊。「方塔馬拉有戰爭啦！」
我們仍往前走。

「戰爭？為什麼有戰爭呢？」我們彼此相問。

「是方塔馬拉自己開戰麼？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自己彼此的說，
包工的向方塔馬拉人開戰麼？為什麼？」

鐘聲時或靜寂，但又響起來了，我們一路走近就更確定鐘聲是方塔馬拉那裏來的，而且鐘聲是來顧鎗。

「我們該怎樣？」我們彼此相問。

這是斯加卜尼問的話「我們該怎樣？」

這問句問着比答着容易。這時我們却還是向前走。

在貝斯契納和方塔馬拉兩路的交點碰到了巴斯加利·契卜拉。

「你們上那兒？上方塔馬拉？你們瘋罷？」他對我們喊，接着向貝斯契納跑去。
我們就開始跟着巴斯加利·契卜拉跑。

「方塔馬拉出了什麼事？」我在他後面喊。「爲什麼放鎗？」

「是戰爭！戰爭！」他回答說。「這是對抗農民的戰爭！——是對抗報紙的！」

「其餘的人怎麼了？」

「有些跑了的。有些逃了的，」契卜拉回答，「還是不停脚。」

「斯加卜尼逃了麼？」我兒子問。

「願他的靈魂安息，」契卜拉說，劃了一個十字。

「凡奈地·桑多逃了麼？」

「願他的靈魂安息？」契卜拉說，劃了一個十字。

「彭齊奧·比拉多呢？」

「他翻山逃走了。」

「米契利·桑巴呢？」

「他走奧多納那條路。」

「巴爾地塞拉將軍呢？」

「願他的靈魂安息。」

「還有誰死了？」

這時候我們聽見馬蹄聲向我們的方向來，也許是來福鎗手從貝斯契納到方塔馬拉去。

死了的山村

一八二

我們衝到窟裏去躲避。在黑暗中我們迷失了巴斯加利·契卜拉。我們從此沒聽到他的消息。

別人的消息也從沒有聽到過——是誰死了，誰逃走了，也不知道我們的房子和地怎樣。

現在我們在這裏。神祕人對我們逃出了籠，但是顯然我們是不能住在外國的。我們該怎樣呢？

經過了這許多奮鬥，慘痛和眼淚，傷痕與血，恨與決望——我們該怎樣呢？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死了的山村

全一冊實價四十元整

譯者 趙 蘿 蕤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18/04/33.
該社呈繳

配甲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統安圖書六廿五號

主獨